

魔法的禁书目录
INDEX
9
(日)镰池和马/著
(日)灰村清孝/绘
郑淑慧/译
CNS 湖南美术出版社



学园都市中最盛大的活动“大霸星祭”。

这是位于超能力开发机构——学园都市的所有学校所共同举办的超大规模运动会。

上条当麻当然也参与了这项活动，但是他的“不幸”依然存在，不仅被肚子饿的茵蒂克丝咬，遭到大霸星祭营运委员吹寄制理谴责，还在比赛中被御坂美琴放电攻击……

就在这时，某个魔法师为了神秘灵装“刺突杭剑”，潜入了学园都市。

欧莉安娜·汤姆森，在魔法业界中首屈一指的“送货人”，人称“追踪封锁”的她，到底有何目的……

当科学与魔法交会之际，上条当麻的故事即将开始——！


上架指南：轻小说/流行文学
ISBN 978-7-5356-5796-1
9 787535 657961 >
定价：22.00元



(日)镰池和马/著
(日)灰村清孝/绘　郑淑慧/译

CNS |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法的禁书目录. 9 / (日) 镰池和马著；(日) 灰村清孝绘；郑淑慧译. --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356-5796-1

Ⅰ. ①魔… Ⅱ. ①镰… ②灰… ③郑… Ⅲ.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2375号

原著名:《とある魔術の禁書目録9》, 著者:鎌池和馬, 绘者: 灰村キヨタカ, 日版设计: 渡辺宏一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魔法的禁书目录9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著　者	（日）镰池和马
绘　者	（日）灰村清孝
译　者	郑淑慧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版人	李小山
出品人	刘烜伟
责任编辑	谢爱友 曹汝珉
美术编辑	罗毅俊
制版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8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5796-1
定　价	22.00元

魔法的禁书目录

INDEX



(日) 镰池和马 / 著

(日) 灰村清孝 / 绘　郑淑慧 / 译

【刺突杭剑】（Stab Sword）

抽出处刑与刺杀的宗教意涵，将之增幅并凝聚、集结至极限的灵装。传说可以“将龙刺穿并钉于地面”。

对普通人没有任何效果，但对象如果是“圣人”，光是用剑尖一指，无论距离多远，瞬间就能了结对方的生命。





contents

【大霸星祭】

由总人口数两百三十万的超能力开发机构——学园都市里的所有学校共同举行的超大规模活动（运动会），活动期间是九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这七天。

序章　第三者眼中的准备时间

Parent's_View_Point.

大霸星祭。

这是学园都市在九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这七天里举办的活动。简单地说，就是大规模的运动会。虽说只是城中所有学校共同举办的体育节，毕竟这里是占据整个东京西部的超能力开发机构，总人口多达两百三十万人，其中有八成左右都是学生，活动的规模当然不容小觑。

今天是十九日，开幕第一天。

虽然是平日的早晨，但街上已经满是大霸星祭参加者的家长。学园都市的统括理事会，当初如果没针对大量涌入的参观群众采取因应措施，禁止一般车辆进入，无意义的塞车恐怕会在街上连绵十多公里。在这种情况下走路反倒比开车还快，而且学园都市为了应付交通问题，不仅增加了列车及地铁的临时班次，还准备了无人驾驶的自动巴士。过于密集的列车班次竟导致驾驶员人手不足，真是令人惊讶。

无论哪里看起来都像尖峰时刻的车站月台一样，由此可见大霸星祭这个活动有多受欢迎。

这是学园都市在一年中仅有数次的对外公开特别日子之一，内容又是只有电影里才能看到的超能力者互斗竞争。虽说是竞技项目极为普通的体育节，但能亲身接触到“电视上非常有名，但实际上没亲眼目睹”，既亲近却又不可思议的“超能力”，

对学园都市外的人来说，真的有相当大的刺激性跟魅力。

一对男女走在这样的近未来街道上。

“哦，孩子他妈，你看，不论来过几次，学园都市看起来还是魄力十足啊，简直就是小时候用蜡笔画的未来世界。如果加上在圆管里奔驰的列车跟飞天滑板，那就太完美了……”

说这番话的人是上条刀夜，某少年的父亲。朴素的便裤，衬衫袖子卷起至肩。模样一点也不实用，看起来像赠品的领带早已松开，穿到快烂的皮鞋鞋底，发出令人难为情的啪哒声。

听到刀夜这么说——

“哎呀呀，这跟我想象中的近未来世界差得多了。既没看到巨大宇宙战舰跟人型兵器分成联邦与帝国彼此对立战争，也看不到五颜六色的红蓝光线在天空射来射去，更没有在宇宙空间里其实不该听见的哔哔作响声啊？而且我也没看到像荧光灯一样的光剑啊。”

回答的人是上条诗菜，某少年的母亲。她看起来比刀夜年轻两轮左右，身上的穿着站在刀夜身旁也极不搭调。她穿着一件长至脚踝的精致连身洋装，质地又薄又滑，似乎是以丝绸之类的布料制成。洋装上松松地披着一件针织罩衫，手腕上提着一个似乎装着便当的藤篮，再加上头上戴的淑女帽，浑身上下流露出一股上流社会的气质。

与其说这两人是夫妇，看起来更像贵族小姐跟被雇用的司机。他们正缓缓地走向自己儿子也即将参加的开幕典礼会场。

“孩子他妈，要把你描述的那种场景称作‘近’未来，恐怕还得经过好长一段时间啦。如果是高热刀刃的话，这里应该会有……算了，别提那些吓死人的武器。这里的气氛这么好，

说这种煞风景的话未免也太不识趣了。”

天空中燃放着只有白烟的烟火。到处飞来飞去的直升机，应该是媒体派来的吧。大霸星祭不但开放给一般民众参观，还准许电视台进行实况转播。竞技场上不但设有解说席，街道上也到处设有临时的野外摄影棚。因为这项活动的收视率足以媲美世界杯，所以媒体也铆足了全力吧？身为企业人士的刀夜胡乱想着。

此时，有人从两夫妻面前经过。

像汽油桶般的自动警卫机器人上头，端坐着一位身穿女仆装的少女。她就像棒球场上的售货员，以一条绳索绕过脖子固定住卡在腹部的端盘，喊道：

“瞧一瞧，看一看啊，女仆便当哦。有没有人要买学园都市的名产女仆便当？这是缭乱家政女子学校的女仆便当哦。准确来说是女仆见习生的便当哦，有没有人要买呀？”

两人听到这番叫卖不禁哑然，载着女仆的自动警卫机器人，无声地由左至右通过两人面前。女仆便当这名称虽然听起来很西式，便当里装的似乎都是纯和风菜色。

诗菜不可思议地将一只手贴在脸颊上说：

“……学园都市里真是什么样的学校都有呢。”

刀夜边走边望向远去的女仆（准确来说应该是女仆见习生）装少女，说道：

“因为这里是浓缩了世界上所有教育机构的场所啊，其中当然包含世界各国的家政学科技术与知识吧。不过就算有女仆走在街上看起来也不突兀，这里还真是个可怕的地方——哇?!”

心不在焉的刀夜，不小心跟人迎头撞上。

“哎呀！不好意思，撞到你了。”

说这话的人是个看起来像大学生的女子。淡灰色衬衫，配上薄布料的深黑细长裤。衣服的设计虽然简单，却一眼就能让人感受到高级名牌的味道，这副打扮就算坐在董事长室的大椅上也不突兀。但是穿着这套衣服的人却跟打扮相反，完全不见威严，看起来反而给人不良少女硬要做正式着装的感觉。跟平常总是穿着邋遢西装，参加攸关公司命运交易的刀夜相比，可说是完全相反的类型。

和刀夜相撞的她，露出友善的微笑说：

“这里这么大，真的很容易迷路呢。啊——请问一下，您知道常盘台中学在哪里吗？”

“啊？……啊，请等一下。”

刀夜急忙拿出导览手册。由于学园都市占地广阔，参加活动的学校数量又多，导览手册的厚度跟海外旅行用的旅游指南差不多。他放弃在地图上寻找目标，直接查看卷末的地名表。

“常，常……找不到呢，地名表上面没有常盘台中学的名字哦。既然正式导览手册上没有介绍，会不会是没有对外开放？”

“哇！真的吗？那美琴这丫头到底在哪里啊！亏我还特地跟大学请假来这里呢！”

美琴应该是她妹妹的名字吧？刀夜看着导览手册胡乱想着。此时那名女子突然接近，她以肩膀朝刀夜一挤，凑过头来看着刀夜手上的导览手册。

“常，常，常——哇！真的没有欸！哎呀，这下该怎么办才好!!”

大概是没事先约好碰面地点吧（开幕典礼前对方关掉手机的可能性很高），那名女子发出走投无路的绝望叫声。她毫无防备的脸颊，几乎要碰到刀夜长满胡茬的脸。女子柔软的发丝掠过刀夜的耳朵，发丝间散发出一股微微的甜香。

正当刀夜慌张地别开脸时——

"哎呀，刀夜。你'又'来啦？"

"孩，孩子他妈？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刀夜小心翼翼地反问。诗菜一只手贴着脸颊，发出打从内心感到悲伤的叹息，脸上可以看到浓浓的阴影。

"刀夜你这个人真是的。在路边跟女生相撞认识，之后就因为不自觉的言行越来越亲近。你说这是第几次了？多到我都懒得去计算了。哎呀呀，真是讨厌。总是要这样惹我生气，难道你是被虐狂吗？"

诗菜的表情所显露出的魄力，就算一千日元钞票或五千日元钞票上的肖像看了也会吓到（注：现行的日元纸币中，一千日元钞票上的肖像为野口英世，五千日元钞票上的肖像为樋口一叶），但刀夜身旁的女子却完全没注意到她的变化，只顾不断地拉着刀夜的手说："那你知道营运委员的帐篷在哪里吗？知不知道？"

"孩子他妈看起来好可怕！可，可是，她轻微嫉妒的样子还真是挺可爱的呢，这个关头我该怎么办？"正当刀夜烦恼不知该突破现状还是享受现状才好时——

"哎呀，那不是当麻吗？"

得知诗菜因为其他的事分心，刀夜偷偷地松了口气。"得，得救了，可是我为什么会有点失望啊？"心中感到不可思议的刀夜，顺着诗菜视线的方向看过去。此时身边的女子还是看着



导览手册，并拉着刀夜的手。

视线所及之处是汹涌的人潮，大部分都是身穿体育服的学生。他们身上的体育服虽然因学校而异，但头上都绑着红色或白色的头带。

在人群之中，可以看到自己儿子熟悉的冲天头发型。因为他也是大霸星祭的参赛者，身上当然也穿着短袖的体育服。在他的身旁，有个身穿田径赛专用跑步制服和短裤的女孩。在刀夜身旁看着导览手册的女子突然抬起头来，指着那个茶发及肩的女孩叫道："啊！那就是我们家的美琴啦。太好了！之前因为大学太忙，害我来不及跟她约好碰面地点呢。"

由于中间隔着人群，对面的孩子们似乎没察觉到家长们的存在。

不过，因为他们在大声交谈，所以家长们可以清楚听到两人谈话的内容。

"喂，那你是红队还是白队啊？"

"哦？我是红队啊。难道御坂你也是红队？"

"对，对啊。"

"哦哦，你也是红队啊。那我们都要好好加油哦！"

"那——如，如果红队的成员有共同竞技项目……"

"骗你的啦！我是白队的!!"

"……咦?!"

"看看我头上纯白的头带！这就是要将你们这群敌人杀得一个都不留的证据!!不可能有什么并肩作战啦！谁管什么初中生还是高中生！我可要从你们红队那里狂抢分数过来，你给我觉悟吧！"

“你，你这个混蛋!!竟然因为我年纪比你小就自以为是！你们这群乌合之众，我要把你们全都打飞！”

“打——不——到——！哼，如果输给你，你要怎么惩罚我都行！我什么都答应你！”

“真，真敢讲。好，我接受挑战……你说什么都答应我是吧。好，我拼了！”

“哎呀，常盘台中学的大小姐真是的，明明赢不了口气还这么大！那如果你输了，我也要惩罚你哦。”

“咦？那，那你是说，我什么都要听你的……”

“哎呀，你该不会是后悔了吧，御坂同学——？刚刚在那边大放厥词的大小姐，原来只有这点自信——？”

“……好。就这么决定，到时你可不要哭着求我！”

“是吗？光是说出这句台词，你就已经注定要输了!!”

“你说什么！”

家长们僵硬地听着夹杂雷击声的争吵，目送两人远去。这跟他们理想中的孩子似乎有些差距。

上条诗菜把一只手贴在脸颊上说：

“哎呀呀……用花言巧语让年幼的小妹妹答应无理的要求，这点到底是像到谁呢？讨厌啦，妈妈我想起学生时代的事了。”

上条刀夜一脸遭受打击的表情说道：

“怎，怎么会这样？竟然对女初中生说如果赢了要玩惩罚游戏，要对方什么都要听自己的。他到底打算提出怎样的要求？当麻这小子真是的!!”

他身旁的女子一手贴在额头上叹气：“原来是受到这群人的影响啊。算了，晚点我再仔细盘问美琴吧，不过这孩子还真嫩

啊……”

长达七日的学园都市综合体育祭“大霸星祭”，就此揭开序幕。

第一章　大热天的开始信号

Commence_Hostilities.

1

伦敦圣乔治大教堂。

这幢建筑物称为教会是宽敞了些，称之为大教堂似乎又过于狭窄，在这幢就某种意义来说非常不起眼的建筑物里，英国清教实质的领袖，最大主教萝拉·史都华悠然身处其中。

现在是日本时间早上九点，世界标准时间的英国时钟正指向凌晨零时。虽说这里是一国首都，但包围萝拉的宁静气氛，甚至可以用庄严来形容，柔软的黑夜与凉爽的夜间空气，共同为一天画下休止符。

蜡烛熄灭的大教堂里，除了她之外别无他人。

萝拉在说教坛前放了一把椅子，坐在上面。她身上穿着以纯白色为基调的修道服，衣服上绘有黑、红、绿、紫、金线、银线等正式服装认可色彩交织而成的对比图样。除此之外，衣服上还满缀高位阶圣职者使用的装饰布条。这是拜访他人时穿着的正式服装。

基本上，无论在哪里的文化圈都一样，在十字教的社会里，服装也是用来表明身份与立场的方法。这么说明似乎有点严肃，道理其实就跟厨师帽子的高度或学校制服一样。

跟一般的修女不同，像萝拉这样经常出席公共场合的人，

必须配合季节、时间、场所、仪式、立场、意志等，准备无数款式的修道服。有时为了抬高客人的地位，故意穿上地位较低的服装迎接客人，有时为了表达己方的不满，故意穿上比对方地位还高的装束出席会议，这方面的礼节相当繁琐复杂。

（在主之前众人皆兄弟……是吗？这话还真是冠冕堂皇呢。）

最大主教对于立场跟地位这样的字眼，忍不住嗤之以鼻。

但这种程度的繁文缛节，对萝拉来说只不过是琐碎小事。她华丽的外表，并不比她身上的华服逊色。

她最大的特征，就是长达身高二点五倍的金色长发。平常以银制发夹夹住的发丝，现在不同于平常，数量庞大的头发由肩往下垂直放下，无法整理的部分就直接散布于地板。

坐在椅子上的萝拉，膝上放了一整排的金银梳子。

她从梳齿长度、宽度、间隔等皆不相同的梳子中选了一把。把自己的长发当成竖琴的弦一般，用梳子仔细地梳过一绺又一绺。长度超过身高的头发，光伸长手也无法够到发尾。所以萝拉优雅地用手将头发拉近，仔细梳理过后再放回地板。金黄色的秀发，呈现出波浪起伏般的景色。

等全部的头发梳理过后，再换别的梳子，全部梳过后再换别的梳子，她不断重复这样的动作，仿佛梳子的顺序也有极重大的意义在内。

投射在她长发上的，只有穿透过玻璃窗的月光，以及放置在说教坛上液晶屏幕的亮光。

屏幕跟通信设备，是请伦敦某学园都市协力派机构临时装置的。这本来应该是史提尔的工作，但是他现在人不在英国。

神裂火织是知道怎么操作手机，但如果是这种最新机器的装配，她恐怕只会正襟危坐地跟操作说明书大眼瞪小眼，最后用被抛弃的小狗般无助的眼神望向自己。

“你这是在做什么？”

屏幕那端传来刺耳的声音。那声音的来源不知是男是女、是小孩还是大人、是圣人还是囚犯。萝拉并没有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反正，屏幕上出现的应该是倒立着浮在液体里的那个“人类”。

学园都市统括理事会理事长，“人类”亚雷斯塔。

丰厚长发自肩垂地的萝拉静静说道：

“你不知吗？我正在整理头发。妇女整顿容妆，本不该让男士看见。”她忍住笑说，“十二世纪英国的贵妇人们认为，将秀发沐浴于日光或月光下，使发色形成颜色最佳的‘阳光之发’，乃是至大之美德呢。与其使用煞风景之染料，此举乃非更有情趣乎？”

萝拉得意地回答道，但屏幕那端却没有回应。

？

没看液晶屏幕的她，微感诧异地问道：

“如何？为何如此沉默不回应他人之问题？”

屏幕那端仍旧没有回应。

正当她觉得奇怪时，机械那边终于传来声音说：

“不……其实我很久以前就想问你一件事。”

“嗯？”

“老实说你的日文很奇怪，还是你故意把我当笨蛋才这么说？到底是哪一种情况？”



萝拉的动作突然停住了。

在庄严的金发中流动的梳子，微微地颤抖着：

“我，我不知你所言为何？对不信主之威光者毋须有礼，对尔等之言辞简陋即可!!”

“原来是这样啊……如果你是出于刻意用这样充满特色的语调说话就算了。我只是想说，如果你真的为此感到烦恼，我可以派一个日语老师教你。毕竟我可是统治学问之街的人。”

“呜！我并未为此烦恼！我何须为区区远东小国所用之语言费神?!”

刷刷地快速梳发的萝拉大声说道。屏幕那端没有传来任何声音，无人的大教堂里，顿时只有梳理头发的声响。

过了一会，亚雷斯塔似乎想改变话题而说道：

“不过，为什么要在客人面前梳发？这不是在我们谈话之前应该先做好的事？”

不知是因为喜欢头发的话题，还是因为对方改变话题松了口气，萝拉的语气跟态度渐渐恢复原有的冷静。

“因为时间之故。值此夜深人静，本为妇女于寝室整理容妆之时。梳整头发程度之小事，请你见谅。”

“嗯，那成果就是你刚刚说的‘阳光之发’吗？月光的传说应该是迷信吧，太阳则是紫外线导致的脱色效果。这应该是从阳光所造成的书本褪色所获得的灵感吧。不过我要给你一个忠告……会秃头哦。”

“……如此无礼至极之言，足以发展为外交问题哦。”

萝拉视线一转，有如绒毯般垂落在地板上的头发，反射着液晶屏幕的亮光。用金银梳子仔细梳理过后获得光辉的头发，

混入了红色或蓝色等原色。

她又低声说了一次:“无礼至极。”

“先前我欲联络你之意图应早已传达，现在我再确认一次。首先，感谢你愿意接受我方无礼要求。”

“如果你指的是时差，那大可以不必在意。现在刚好是我们要开始工作的时间。”

“我只想说，妨碍你的工作时间亦是无礼。”萝拉看着反射在自己头发上的光线说,“现在那边应是开幕典礼吧。你既为领袖，是否应该上台打个招呼？”

“……你想我能让人看到我这副模样吗？”

“呵呵，说得也是。此模样的确不合礼仪。”

萝拉此时才转向说教坛上的液晶屏幕。

透明圆筒状的水槽内注满红色液体，里面倒浮着一个人。他身上穿着绿色的手术服，无论怎么说，这副模样都不适合出现在公共场合。

而且，他今后应该会有一千年以上都保持这模样吧（据说如此。萝拉无法理解其中的详细原理）。如果经常出现在公众场合，人们应该会察觉有异。不过若是真想这么做，当然也有改变姓名或长相的方法。

萝拉·史都华的实际年龄也跟她的外表不符，但她并不是那种会以他人为借鉴的人，而是会无视自身缺点，只顾着嘲笑他人的类型。

“那我就不客气啰。因为我也没时间了，此事要长话短说。”

屏幕那边叹了一口气。

“……你是指学园都市侵入者的事？”



萝拉点头称是。

“我知道你们那边如今正招待一般民众，警备也因此必然较为松散。”

这种事萝拉也有经验。在游行或是圣诞节等大规模庆典时，如果为了保护重要人物，展开真正滴水不漏的警卫体制，一般来场民众的移动也将因此停滞，直接影响到营运行程。为了不让行程有所延误，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空间”。

“就是有魔法师见缝插针，借此对学园都市下手——根据英国清教的情报，现在已经确认有两名入侵者。是罗马正教的重要人物，以及她所雇用的送货人。”

“送货人？我确认一下，是否为以战斗跟破坏为目的的工作人员？”

“是的，送货人名叫欧莉安娜·汤姆森，雇用她的人是丽多薇雅·罗伦婕蒂。她们的目的是某物品的交易。”

萝拉一把抓起说教坛上屏幕旁的文件，在屏幕前挥了挥。文件上的字很小，不过既然对方是操弄不知名技术的学园都市，应该不会说出“看不清楚”这样轻率的言词吧。

“首先是欧莉安娜·汤姆森。正如其姓氏，她出生于英国，现在应该是意大利籍吧。（注：汤姆森，即Thomson，是典型的英国姓氏。）人称“追踪封锁（Route Disturb）”，是魔法业界屈指可数的送货人。此女之能力除了擅长躲藏逃跑，就算被敌人发现，也一定能够摆脱追兵。”

更准确地说，欧莉安娜是那种**只要能摆脱追兵就会不择手段的女人**。加上由于无法完全掌握她的行动倾向，即使敌人经由事前情报拟好对策，也会被她轻易摆脱。欧莉安娜·汤姆森

是那种会将桥打断、制造火海、布下无数符文阻断后续追兵脚步，拥有许多绝技的魔法师。而且她也是那种有时会利用人性弱点的美女。

从欧莉安娜原本的国籍是英国这点可以想象，她在伦敦活动时，曾经跟英国清教有过几次激烈冲突。就在“必要之恶教会”追击欧莉安娜的途中，曾有好几次遭到与魔法完全无关的一般人阻挡，这些人全都“自称她最好的朋友”。她不是普通的战斗狂，还懂得利用一般平民所形成的“人墙”轻易混入人群内。

“还有丽多薇雅·罗伦婕蒂，她是罗马正教中的异类，人称‘告解星期二’。她所展开的传教活动专以社会不容之边缘人为对象，又被称为改过少女。”

她跟欧莉安娜不同，是教皇国梵蒂冈出生的地道罗马正教徒。她居于这么高的地位，却不追求“自己的一席之地”，反而觉得世界各地的传教活动更有意义。她也是“为了传教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女人”，就连教皇为了奖赏她的优良功绩，亲自颁赠的绢制装束跟白金手杖，她也能毫不犹豫地马上将其典当换取旅行盘缠。

受到丽多薇雅所“拯救”，以及“为了拯救更多人”而集结的这些人才，都是以往不见天日的不幸天才，而且大多是凶恶罪犯及邪教崇拜者等人类社会上的问题人物。像这样的人别说是发掘他们的才能，就算将他们处决也不足为奇，但丽多薇雅的特征就是专门集结这种人才。

她不仅拥有发掘人才的绝佳嗅觉，更拥有统率及管理问题人物的才能。

就算是逢罪人就杀、遇到异教徒就火焚的罗马正教，也不

能随意攻击正式认定已经真正洗心革面的人。对于厌恶这些问题人物的高层而言，丽多薇雅的行为有如眼中钉，而且对英国清教最大主教萝拉而言，她也是个很难缠的对手。

如果是明目张胆培养魔法师，还能堂堂正正地出手阻止，但如果是教授不幸的人们《圣经》与祈祷，妨碍他们的人反而会被当成恶人。

“对你们的世界而言，她们俩都是相当有分量的人对吧？我是没听说过她们啦。那么要跟这两人进行交易的人物呢？”

“无法明言。目前嫌疑最大者为俄罗斯成教的尼可拉·托尔斯泰，他是主教级的干部。”

尼可拉虽然没有罗马正教那般“废绝异教徒”的攻击性，但他却是那种两组织间发生纷争时，会积极牟取渔翁之利的知名狡猾人物。

“那这起事件中，送货人所运送的物品是……可以对我们说明吗？”

“如果不说明名称跟形状，你们那边也不能追踪吧。”

萝拉的视线离开说教坛上的屏幕，发出嘿咻一声。坐在椅子上的她，举起放置在地板上的某样“物品”。

“那是剑吗？”

“这只是复制品啦，是我从大英博物馆借来的。这个复制品徒有外表，实际上没有任何魔法功能。”

萝拉手上拿的是一柄大理石做成的剑。长度有一点五米，宽度……应该说是剑的护手，左右各三十五厘米，合起来有七十厘米。厚度为直径十厘米左右。可想而知没有刀刃，剑的尖端就像削过的铅笔一样锐利。

“这叫‘刺突杭剑’。详细效果我无法说明，听说可以‘将龙刺穿并钉于地面’，魔法的价值与效果绝大。如果落到不该拥有的人手中，我们将会马上陷入困境，整个英国可能卷入战争的漩涡。”

“刺突杭剑”是种能一击破坏教会宗派上相当重要“支柱”的灵装。只要锁定特定宗派破坏其“支柱”，周围敌对势力就可能趁着该宗派虚弱化时，一举进攻而来。

“支柱”指的就是十字教派中的“圣人”。

“刺突杭剑”能够从根本上，完全排除掉十字教社会中那些等同核武器般战斗力与价值观的圣人们。

“嗯，这就像你们世界那边的战术武器吧。”

亚雷斯塔透过视频相机，看着作为问题点的剑说道：

“可否说明一下，这把剑如果在学园都市中使用，会产生怎样的危险？依据情况，说不定需要对一般在场民众进行诱导跟避难。”

“毋需担心。此为魔法世界方能运用之武器，在你们那边的世界使用，不会有任何效果。”

“这样啊。如果你能详细一点说明它的构造跟原理，我们也可以拟定一些对策。”

“哦。科学世界里的居民，也能够拟定魔法的对策？莫非有魔法师潜藏其中？”

“……”

“……”

双方沉默。紧张感有如又细又锐利的线一样布满四周，仿佛会因呼吸这样的一个小小动作而断裂。但双方的脸上都看不

到焦虑，甚至让人觉得两人乐在其中。

萝拉像是啪的一声用手指弹开紧张的丝线般，以开朗的声调说道：

“我们就别做这种无谓的迂回了，现在时间相当宝贵。”

她摇了摇头，如绒毯般延展在地的长发微微晃动。

“最大的问题是，‘刺突杭剑’的交易是在你们学园都市进行。”

“敌人应该也事先调查过，我们不能破例只让英国清教的魔法师进入领地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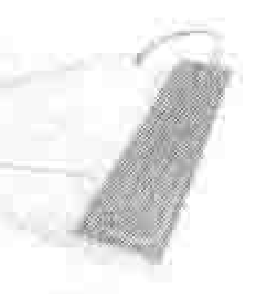
如果对英国清教的特例放行，其他教会跟组织也会提出“那也给我们许可”的要求。这些人不完全都是善意的协力派，其中，可能有人会趁此机会入侵学园都市内部，进行种种破坏工作。

原本的状况就已经很麻烦，如果再招来新的火种，任谁也知道可能会发展成怎样的事态。更何况现在正值大霸星祭期间，在有许多一般民众跟媒体来场的情况下，他当然想避开混乱，更遑论是惨剧了。

相同的状态，在八月初“三泽塾”被炼金术师占领时也发生过。当时为了阻止奥雷欧斯·伊萨德的失控行为，学园都市曾经招来英国清教与罗马正教。但是这次的状况不同，现在是大霸星祭期间，从学园都市“外部”前来的一般民众也很多。如果亚雷斯塔提出“自己的城市中所发生的问题让谁解决，由我们决定”，而对方又主张“但是那些观光客里也有我们国家的人民。我们的伙伴由我们来守护”，反而会引发更大的混乱。

当然，组织间也有力量的差别。

身为科学世界领袖的学园都市，跟魔法世界的小势力有能



力上的根本差异。这么一来，在发言的影响力上当然也会产生差别，但也不能因此而强行压制对方。

拒绝魔法世界小势力的意见后，接下来会有较大的组织会以此为借口开口要求。就算能压下他们的意见，之后也会有更大的组织开口。在这样的一来一往当中，问题就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最后成为科学与魔法整体的对立。

大霸星祭原本就备受全世界瞩目。

从问题的发生到发展，应该花不了一天时间吧。

“虽说如此，学园都市的人若在学园都市内打败魔法师，也会带来问题哦。”

科学与魔法各据一方，保有彼此的利益跟权利。学园都市的治安机构如果轻率地逮捕魔法师，就会产生擅自跨越对方领域的危险性。

“那些家伙想得还真周到。即使我们双方都察觉到异常，却因为不能轻率地对侵入者出手而有所保留。这么一来，他们就能够安心专注于交易。”

“但若是因此而罢手，那我们岂不是拿他们没辙？”

萝拉站了起来。

她过长的头发，即使这样的动作也不会离开地面。

原本放在她膝上的金银梳子掉落在地，萝拉对其却看也不看一眼。

“现在你们那边正在招待一般来场民众。如果是这样，我们这边正在休假的人就算混进去，应该也没问题吧？”

听到她认真的声音，屏幕那端的人微笑道：

“这个嘛，就算伪装成休假中的旅行者，如果前来的团体

客全是英国清教所属成员，我们也会很头痛。如果被发现这是某组织内计划实行的集团行动，外人可能会认为‘有组织侵入学园都市的教会势力存在’。但如果是限定个人……而那个人又跟学园都市内居民有友好关系，倒是可以混淆视听啦。”

亚雷斯塔愉快地吹了声口哨后，又补上一句：

“……这么一来，就只好起用那个少年当导游啰。”

2

上午十点三十分。

开幕典礼总算结束了。

“热死了……”

平凡的高中生上条当麻站在足球场上。这里好像是重视社团活动的体育学校附属设施，连合成树脂质地的人工草皮都快要熔化的残暑中，身穿各式各样体育服的男女行步至出口后，就三三两两各自散开。

大霸星祭的参加者超过一百八十万人。运动场虽然是专业规格，却也无法收容所有人。因此，开幕典礼是在三百个以上的地点同时举办，即使如此……

“……这城市里的校长未免也太多了吧？”

上条精疲力竭地说道。在炙热的残暑中，连续听了好几次冗长的“校长致词”，无论是谁都会觉得讨厌吧。因为某些缘故失去记忆的上条，不小心又经历了人生第二次的体验。

统括理事会这边其实已经严格挑选过致词者了。如果所有校长都上场致词，大概要花掉大会第一天的全部时间。

四周满是参加大霸星祭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大家的表情都跟上条一样。他们的基本服装是短袖上衣加短裤，因学校而异，还有的人穿着紧身裤或是田径用跑步服等。特殊学校的场合，还会穿上合气道服、迷彩纹的工作裤、特殊材料的装甲服（非驱动式）。

而所有学生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额头上都绑着红或白色的头带。

大霸星祭基本上是由各校间进行对抗，然后依据胜败结果计分。各学校再分为红队跟白队，根据各队的总胜利次数，每间学校再追加分数。红队对白队，学校对学校。根据合计的综合分数，然后决定每所学校的最终名次。

上条与美琴在开幕式前争论输赢时，就是以这样的系统为依据。在学园都市里，自己学校的名次在对方学校之上时，就是“赢了”。美琴那时撂下的狠话好像是：“你，你给我等着瞧吧……我会让你后悔说出‘比赛输了之后，要玩什么都听我的惩罚游戏!!’”

“……她会怎么处置我？等，等一下。该不会要我陪她玩超电磁炮的接球游戏（主要都是我在接球）直到太阳下山为止吧？我可不想再陪她玩这种接球游戏啊!!”

上条忍不住一个人大叫出来，运动场出口附近的学生们，对他投以异样的眼光。好不容易回过神的上条，悄悄离开运动场前的公车站。

（不过我也太杞人忧天了。）

虽然上条到刚才为止都在因为令人战栗的未来预想图而吓到发抖，但其实只要比赛不输不就没事了？虽说对手是名门学

校，毕竟也只是女初中生，即使比赛允许使用超能力，但基本上还是在体育的延长线上（应该是吧）。老实说，上条认为娇生惯养的大小姐们，应该不可能赢过年轻气盛充满汗臭味的高中生集团。就算上条在跟常盘台中学的直接对决中落败，还是有其他方法。只要上条的学校赢过其他学校，而常盘台输给其他学校，还是可以补救双方的差距。

“当麻！”

一旁突然传来女孩子的声音。

往声音的方向一看，在身穿体育服的人群中，站着一位身穿金丝刺绣纯白修道服的少女。她的名字是茵蒂克丝，是个拥有银白色的长发和绿色眼眸以及纤细体型的英国少女，同时也是将十万三千本魔道书完全记在脑中的完全记忆能力者。老实说，她是比差劲的超能力者还有用得多的存在。

茵蒂克丝将一只小小的三色猫抱在胸前，无精打采地说：

“当麻……人家肚子好像饿了。”

“已经饿了?!现在才早上哦，况且两小时前你不是才刚吃过早饭？”

“呜呜。可是到处都可以闻到一股难以言喻的迷人香气啊，人家受不了啦。”

怀中的三毛猫也配合着茵蒂克丝的声音，蠢动着鼻子发出愉快的叫声。

哦？上条也跟着确认周围的味道。周围飘来一股酱油或酱汁，还有蛋黄酱等烧焦时的独特香气。望向风吹过来的方向，可以看到园游会般的摊贩沿着道路左右并排的区域。

虽说是大规模的运动会，并非所有学生全部的时间都被比

赛所拘束。只要遵守在既定时间内到达相关竞技场的规定，其他的行动基本上是自由的。无论是去帮其他学校加油，或是跟家人一起买手信，还是要站在便利商店看杂志都没有问题。像土御门舞夏就读的家政或烹饪学校，就会趁这个时候摆摊增加临时收入。

一间学校所有学生都参加的竞技比赛意外地少。依学年与竞技项目不同，经常有人刚好没事做。原本应该要去帮自己学校加油，但是摆摊有了进账，庆功宴也能办得豪华一点。光是卖东西给一百八十万名学生的家长，也能大赚一笔。

“啊，啊呜……日本的料理文化或许是以食为名的诱惑啊。”

抱着三色猫的修女，忍不住脱口而出。

茵蒂克丝是那种只要眼前有食物，无论是什么都会下嘴的人。虽说只是远方飘来的香气，但长时间处在这样的状况下，连口水都会流出来。反而应该嘉奖她没有强行袭击那些摊位，上条认真地如此评论着。

“啊，说得也是。你今天一整天都没事做，我晚点儿会找时间跟你一起去逛逛。”

茵蒂克丝点头后，突然停止动作说：

“……晚点儿吗？”

“啊，第一场比赛要开始了，我得走啦。你看看导览手册，上面用笔做记号的地方，就是我今天参加项目的竞技场加油席。”

“哇，哇哇哇！今，今天的当麻好冷淡哦！”

茵蒂克丝嘴里好像还在叫些什么，但是时间快要来不及了。他原本想让她先逛一两个摊位，但是现在把空腹状态的茵蒂克

丝放出去，一定会没完没了。她如果不逛完所有摊位，是绝对不会心满意足的。

上条向恰好经过的舞夏杀价，以半价买下女仆便当（定价一千两百日元，好贵……），将便当塞给茵蒂克丝之后便前往竞技场。顺带一提，女仆便当这个名称很西式，但是商品全都是纯和风菜色。当上条抱怨菜色跟价格时，舞夏解释说：

“因为日本才是便当大国啊，外国本来就没有便当文化嘛。英国只用lunch一个词来概括表现中饭的概念，而且西洋文化的携带食材就只有饼干而已啊。所以我们才会故意采用和风的菜色。虽然你一直嚷着很贵，但是提供给剧场观众的初期幕之内便当，价格可是乌冬面十倍的高级品呢。用一流的食材跟手法所做出来的大霸星祭便当，反而才是遵循正统的传统啊——”

虽然听来有够强词夺理，不过她这么说似乎也不无道理。

上条当麻手拿着女仆便当前往的竞技场，位于他所就读的高中校园。本来应该把茵蒂克丝送到加油席，但是选手跟加油群众的出入口不同。上条跟少女分开后，便走入选手入口。校园现在正在准备中，为了防止沙尘飞舞，教员们拿着水管洒水。

蓝色的天空中飞着自动运行的热气球，垂直垂下的特殊薄型屏幕上播放着“第七学区·高等学校部门·第一项目·扳木棒比赛”的跑马灯文字。

（学校名次如果输给常盘台中学，不知道御坂那家伙的惩罚游戏会提出什么要求，所以就要赢在起跑点。）

长达七日的大霸星祭中，大会全体的步调掌握与最后的名次息息相关。这一部分就要看各校的战略，看是要一开始就拉开差距甩开对方，还是保存体力到后半部，再一口气赶上其他

精疲力竭的学校，有许多种选择。

上条因为丧失了记忆，所以感觉上大霸星祭似乎是初次体验的活动。

不过，如果不是鼓励运动的学校学生，根本就无法冷静分析战局持续保存体力。虽说拥有特殊的能力，但基本上还是学生间的胜负，竞技的结果也很有可能影响到感情。比方来说，理论上还有可能会赢的状况，如果跟对方差距太大，就无法在心理完全投降的状况下扭转情势。

基于以上原因，上条是主张赢在起跑点，先拉开差距的那一派。

（话说回来，之前准备的时候我们班上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应该说全校都是这样的感觉。嗯，那些家伙应该都充满干劲吧。里面有不少人都很好胜，我反而比较担心他们为了赢得比赛会不择手段。）

上条满怀着对班上同学无意义团结的期待，得意洋洋地走进校园内的选手休息室，加入班上同学的人群里。

当平常最喜欢热闹的蓝发耳环转过头时——

"啊——提不起干劲来……"

上条不禁摔倒在地。

趴在地上的他仔细环视四周，其他的同学也是这样的感觉，全都看起来像快中暑一样。

"等，等一下，大家怎么了？为什么第一场比赛还没开始，就露出最后一天无力的疲态？"

上条边发抖边问着，蓝发耳环用力转过头说：

“什么？还不是因为前天晚上玩得太过头没睡！而且开幕典礼前，全班又在争论要用什么战术才能赢过其他学校，仅存的一点点体力就这样用掉了!!”

“所有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样不是本末倒置吗！不过，恭喜你，姬神！看到你这样融入全班，我上条就放心了。”

姬神就是站在离上条略远之处的姬神秋沙。这名肤色白皙、黑发及腰的少女，拥有吸血杀手的特殊能力。为了封住这种能力，她的颈上戴着一个十字架，现在隐藏在短袖运动服的胸口里。她这个月初刚刚转进上条的班级。

姬神轻轻摇晃着现今比较稀奇的纯和风黑长直发说道：

“学生的竞技，反正不就是这样？又不是有专属的训练员或教练。”

“呜，你竟然说‘反正不就是这样’。”

看样子是输定了！上条烦恼地抱着头。此时，仿佛要安慰他似的——

“喵！不过阿上啊，大家会这样没力也是没办法的事啊。没想到开幕典礼竟然是十五位校长的连续致词表演，再加上怒涛般滚滚而来的道贺电报五十连发。我倒要夸奖你竟然还忍得住……”

说这话的人是土御门元春——外表看似学生，其实是精通魔法与科学的多面间谍。短短的金发像刺一样尖尖的，戴着淡色的太阳眼镜，脖子上戴着金色饰品，只能说短袖上衣的体育服跟他的装饰品一点也不搭。

“连，连体力旺盛的蓝发耳环跟土御门也是这副德行……

等……等一下，如果对手也这样无精打采的话，说不定还有赢的机会……”

上条怀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

“没用的喵，阿上，对方好像是私立的精英运动学校哦。”

哇呀呀呀！上条完全趴在地上。输给御坂美琴之后等待着他的地狱般惩罚，如今明确地浮现在脑海中。当他因此感到汗毛直竖时，班上一名女同学姗姗来迟。

“……怎，怎么回事？怎么全都无精打采的！”

嗯？上条趴在地上抬起头来。

眼前站着一名跟其他同学一样穿着短上衣跟短裤的少女，但是她多穿了一件连帽薄外套。外套手臂上写着“大霸星祭营运委员·高等部”，背部应该也写有同样的文字吧。她在班上算是高挑型的，身材也很好。一眼就能看出体育服的T恤下那高高隆起的胸部。一头黑发中分塞在两侧耳后，使得额头看起来有点宽。

吹寄制理。

她的绰号，是跟美貌一点也不符合的“铁壁之女”。

她呆呆地环视四周，视线终于跟趴在地上的上条四目相接。

“啊！不会吧，上条？都是因为你又这样无精打采的，所以才会传染给大家。你这家伙……你打算怎么解决！”

“咦？不……不是我的错啦！我才刚到而已！”

“也就是说，因为你一个人迟到，所以害大家都失去干劲？”

“不论怎样你都要赖到我头上?!吹寄你自己不也是迟到！”

“我是因为营运委员的工作才会晚来，笨蛋！”

不管怎么说都是要把我当傻瓜是吧？上条几乎要哭出来

了，说道：

“你别管我了！我不行了！面临不幸现实的上条现在实在站不起来啦!!”

“你这样子还真难看。这不是心理问题，是没吃早餐所引起的轻微贫血啦，只要喝运动饮料补充水跟矿物质就好了。上条当麻，你给我站起来！”

吹寄从外套口袋里哗啦啦地掏出数种约五百毫升塑料瓶一半大小的瓶装饮料。

“哇！这种健康食品迷听起来应该会很高兴的胡说八道理论是怎么回事?!还有，这是我的错觉吗？我怎么觉得你不是水分跟矿物质不够，而是钙质不够？”

“你在说什么？我已经摄取必要量的小鱼干了！”吹寄狠狠瞪了上条一眼说，“我最讨厌那种拿不幸当理由，对人生偷工减料的人。你一个人无精打采，周围的人也会跟着失去干劲，所以为了大家，你给我好好振作起来。”

面对咄咄逼人的吹寄制理，上条忍不住后退。营运委员更加逼近往后退的少年，上条还想再往后面退，不过他已经碰到了花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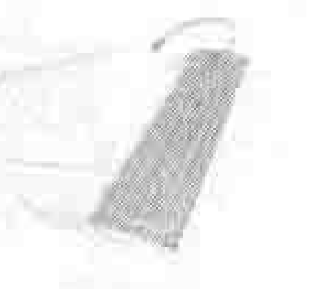
看到这个景象的同学们露出欢喜的表情。

“太，太强了，吹寄你太强了！真不愧是完全防御上条的女人！”

“如果是普通人，这时可能就会心软说‘上，上条同学，你还好吧’！”

“这家伙老说自己不幸，其实总是占了最好的位子!!”

“你是我们人类的希望啊。好好研究吹寄制理，也许可以



克服阿上哦!!”

在你们眼中的我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渣啊?!上条无精打采地往后退。

就在这时。

上条的脚好像踩到什么软软的东西。那是洒水用的橡胶水管，为了防止校园地面的尘埃飞舞（无法完全地防止），所以竞技前要洒水。

往远方看去，在校园内作业的男性教师，狐疑地看着没有出水的水管口。

就在这一瞬间。

刚刚上条的脚压住的水爆发出来。连接地面洒水专用水龙头的水管口松脱，附近洒满了水。

最靠近水龙头的人则是……

“吹，吹寄?!上条你这家伙，竟然对我们最后的堡垒这样!!”

“不行了，遇到上条这家伙，就连那个母老虎也全身湿透了。”

“而且出乎意料可爱的内衣也被看到了，该不会发展成以往的恋爱喜剧……”

“这是我们人类的绝望啊——如果连吹寄也不行，那还有谁能存活呢!!”

在你们眼中的我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渣啊?!还有，吹寄同学对不起！上条不断重复生气跟道歉的动作。附带一提，全身湿透的吹寄，运动服紧紧贴在身上，连皮肤跟内衣也看得一清二楚。没想到她竟然穿着跟她形象完全不符合的内衣，黄色与橙色的棋盘格纹设计相当可爱。

“……你有什么不满吗？”

不，小的不敢!!上条快速低头道歉后，吹寄“哼”地把头一转，拉上外套的拉链，从口袋拿出纸盒包装的牛奶吸了起来。大概是为了想要平息愤怒，才要摄取钙质吧。

周围的男同学们把拇指压在洒水用水龙头口上，接二连三放出有如激光炮般的水柱，开始玩了起来。其实他们都已经很累了，但似乎是体谅到全身湿透的吹寄，想要发挥他们的绅士精神，故意表现出“没注意到”的样子。乍看之下天真无邪，眼神其实完全没有在笑的男同学们，不断重复着悲壮至极的喷水游戏。

上条呆呆看着眼前完全没有团队精神的同学们，心想：

（完，完全没人在想扳木棒比赛的事?!这下真的惨了。这个班级就许多层意义来说，还真是四分五裂。）

正当上条摇摇晃晃地靠在选手入口附近的体育馆墙壁时，突然听到男女争论的声音。好像有人躲藏在体育馆的后面谈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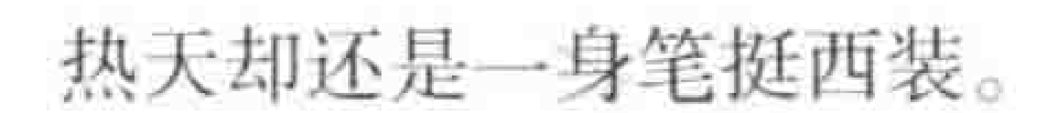
“这种事……绝对——的！”

“……说什么傻话——一定……吗？”

这次又是怎么回事？上条把身体贴近体育馆，从旁探出头来偷看。

在阴暗的体育馆后方的人，是上条班上的班主任月咏小萌。身高一百三十五厘米，就算背小学生的背包也不会有人吐槽的老师，身上穿着白色的短百褶裙，配上浅绿色无袖背心的拉拉队制服。看来这套衣服应该是加油用的。

面对她的是某个未曾谋面的男人，应该是其他学校的老师吧。大霸星祭期间，教员们都穿着市售的运动服，但这个人大



热天却还是一身笔挺西装。

小萌老师跟那位男老师正在争吵。

——与其这么说，其实应该是小萌紧咬着嘲笑她的男老师不肯罢休。

“我承认我们学校的设备跟授课内容不够完备！但那是我们的错，学生们没有什么错！”

小萌老师挥动两手大叫。男老师却毫不在意地说：

“哼，设备不足不也是因为你的学生资质太低？如果产生了成果，统括理事会也会追加资金吧。呵呵，像你们这样废物辈出的学校应该没办法通过申请吧？啊，我听说啰，老师，你们班上学期的期末能力测定成绩似乎很糟是吧？管理这么多失败作品一定很辛苦吧？”

“学，学生没有什么成功跟失败！他们有的只是各自的个性，大家明明都很努力啊！怎么能……怎么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丢下他们!!”

“这是要隐瞒自己能力不够的借口吗？哈哈哈。你的意见还真是梦想远大呢，要不要我在现实中让你清醒过来？让我所培养的精英班级，把你那些废物打得体无完肤吧。嗯，在这里举行的比赛项目是‘扳木棒比赛’是吧？身为对战学校，我要给你一个忠告，希望你们好好做热身运动，以免等会儿有人受伤啊。”

“你……”

“上次学会时你让我当众出丑，这次我要在全世界转播的竞技场上，向你讨回这笔债哦。我们下手会稍微轻一点啦，不过你那些失败作品如果太弱，那我就不知道啰。”

哈哈哈——男老师笑着离开。

那个人应该是对战学校的老师吧，这是上条心中大致的感觉。老实说，对等级零无能力者上条而言，事到如今就算被说成是失败作品或废物，其实也没什么太大伤害。

“……不是这样的。”

此时，小萌老师说了这句话。

落单的她，并不是在跟谁说话。她低着头，以微微颤抖的声音说道：

“他们并不是什么废物吧……”

原本瘦小的肩膀，缩得更小了。

她仿佛在说，都是自己的错，才害得学生被外人侮辱。

她抬起头来望向天空，仿佛在忍耐什么似的，整个人一直静止不动。

“——”

上条沉默片刻。

他扭过头。

全班同学无言地站在那里。

上条当麻仿佛确认似的问道：

“好啦，你们都听到了吧？刚才大家还嚷着什么没劲、体力用尽啦……”

上条闭上一只眼睛。

“——我再问一遍。你们真的不想赢吗？”

3

御坂美琴在学生用加油席。

跟一般来场客人用加油席不同，这里没有可以遮挡太阳的帐篷。只是在地面上铺上蓝色的塑料布，连椅子也没有。美琴叹口气心想，这里好像赏花用的宴会席。简陋到这么原始的地步，反而有种野性的新鲜感。

其实考虑到自己要参加的竞技项目，观赏上条的比赛直到结束会有点危险，但她就是非常在意，等回过神来时，自己已经站在这里了。

周围没有其他同样穿着常盘台中学指定体育服的少女。

（虽然他不可能赢过我们学校……）

美琴偷偷地吐了一口气。常盘台中学是由等级5超能力者两名，等级4大能力者四十七名，其余全是等级3强能力者的精英所构成的实力主义精英学校，非常难缠。去年的大霸星祭里虽然屈居第二，不过当时的优胜者也是跟常盘台中学一样，可以算进五根手指之内的长点上机学园。结果，真正争夺冠军的，每年都是这“五根手指”内的学校。当这样的状况改变时，也是“五根手指”的学校重新洗牌的时候。

这明明是学园都市的人都知道的事，为什么那家伙会做这么有勇无谋的赌注？美琴不禁感到疑惑，不过那个笨蛋应该没什么特别意图吧。

（但是……）

说不定可能出现出乎意料的胜负。

跟等级零无能力者与等级5超能力者的客观评价无关，没错，就像当初那个人用右拳一击打败学园都市最强的等级5超能力者那时一样。

当时那个人为了她，好几次咬紧牙关重新站了起来。

（……）

美琴的思绪呈现短暂的空白状态。

（啊啊，真讨厌，我干吗突然害羞啦!!）

她拿起原本垫在屁股下的扇子，朝自己的脸拼命挥动送风。好险没被同校的学生看到自己现在的这副表情，她悄悄把头往旁一转。

结果——

有个银发碧眼的修女匍匐在地。

“?!”

美琴的肩膀抖了一下。这的确是开幕仪式当天，跟那个笨蛋在一起的少女。名字好像是什么茵蒂克丝，这应该是绰号吧？很难想象有人真名会叫这种名字。为什么她会在这里呢？美琴感到有些疑惑，但她马上想到对方也是来加油的。

少女右手握拳抓住筷子，附近放了一个空便当盒，好像是土御门舞夏卖的学生便当。

俯伏在地上的少女以缓慢的声音说：

“……我，我肚子好饿……”

“你不是才刚吃完便当吗?!”

美琴反射地大叫。突然想到她会这么没精打采也许不是肚子饿，而是中暑，于是将放在塑料布上的瓶装运动饮料递给她。少女瞬间猛力起身，当她说完“谢，谢谢你”时，瓶子已经空了。



随即她又恢复无精打采的模样。

“……只，只靠饮料想填饱肚子，可能有点勉强呢……”

“你真的只是肚子饿而已……”

美琴将手放在额头上叹了口气。从匍匐在地上的少女的腹部跟地面间的空隙中，钻出一只三色猫，它好像在说：“这位小姐，我们家的这家伙给您添麻烦了。嗯……怎么好像怪怪的？”同时不可思议地东张西望。

美琴的能力名称是超电磁炮（Railgun），也就是使用超强力的电气。就算她平常没有动作，周围还是会有微弱的磁场，所以动物都不太喜欢靠近她。

她看着有气无力的纯白修女说：

“喂，你今天遇到那家伙了吗？你有没有发现他哪里怪怪的？”

“嗯？那家伙？是指当麻？当麻跟平常没两样啊……”

你是一直跟那家伙在一起吗？美琴忍不住想吐槽她，还是忍了下来。如果那家伙跟平常没什么不同，那应该不是很执著于输赢吧？

（这么说，应该还是我们学校会赢……咦？如果赢了之后要怎么办？）

美琴稍作思考后，突然用力地摇头。倒在地上的少女看到这样的美琴，微感诧异。

“喂，短头发。”

“……喂，你这人真是的，对给你饮料喝的恩人这么称呼好吗？”

“喂，小腹很鼓的短头发。”

“这种称呼只要是女生听了都会不爽吧!!”

美琴挑动一边的眉毛叫道，修女却丝毫不在意地说：

“短头发在这里做什么？”

“什么？做，做什么吗？我没有……”

“来帮当麻加油吗？”

“什，什么？笨，笨蛋，你在说什么啊，为什么我要帮那个家伙加油？”

白色少女就此不再追究，美琴拿起扇子猛扇着自己的脸。

此时，校内广播传来选手进场的信号。

第一场的竞技项目是“扳木棒比赛”——敌对双方分别竖起长七米左右的木棒，在守卫己方木棒同时，还要去扳倒敌方的木棒。播音器那端传来的沙哑声音，说明参加竞技的是高一学生。

虽说有电视台的摄影机来采访，但基本上还是学校的运动会。电视播放用的介绍解说是在别的摄影棚内举行，就外观来看没什么太大差异。不过，光是“会在电视上播出”的事实，就让场内的气氛与存在感，跟平常有很大的差别。

虽说实际上不可能全注意到多达一百八十万人的学生，但还是会感到紧张。

学生们骚动的声音相当嘈杂，然而身体中央却让人感到一股莫名的紧张感。在这一瞬间，让人实际感受到这的确是世界众所瞩目的正式活动。

“肚，肚子，好饿哦……”

匍匐在地的修女，毫不留情地打破这股紧张的空气。美琴看她这么可怜，从口袋拿出饼干状的活力补充携带食品（巧克

力口味），递到茵蒂克丝面前。无力的修女倒在地上只抬起头来，张开小小的嘴巴。美琴捏着携带食品塞进茵蒂克丝嘴里，她也乖乖吃着。

（算了，反正那家伙应该不会感到紧张吧……说不定还会装作不知道翘掉比赛。）

美琴仿佛像被广播催促似的，不经意地望向校园内。上条他们的对战对手好像是相当注重运动的精英学校，就连简单的热身操也让人感受到专业的感觉。将适度紧张转换成运动力的表情，看来相当习惯正式的比赛。他们聚集在自己的队伍里，各班都竖着一根木棒。

对方如果是认真的就糟了。美琴摇了摇头，望着上条那边的方向。光就导览手册来看，他的学校绝非什么升学学校，真的是很没有个性的“极为一般的学校”——至少美琴原本是这么想的。

但是站在那里的却是真正的勇者们。

咦？美琴忍不住怀疑自己看错了。

那一整团的人散发出一股莫名的威严，完全没有人在胡闹。

他们以上条当麻为中心，在校园里排成一横列。与其说是扳木棒比赛，倒不如说看起来比较像战国时代的合战要开始前的紧张气氛。到处排列的木棒，看起来就像兵团所持有的长枪。这股紧张感跟电视台摄影机在场引起的紧张感相比，好像次元不同。感觉上除了我军跟敌军，眼中没有其他。

咚咚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他们的四周发出奇妙的效果音。

这是三位数能力的余波互相碰撞，震动空气所发出的声音。

（咦……）

看到这样异样的紧张感，美琴忍不住叫了出来。

（……那股觉悟是怎么回事?!那家伙，竟然在这种事情上发挥出莫名奇妙的领导能力，该，该不会是认真想要赢吧?!那家伙赢了我，到底是想要求什么?!）

其实这是小萌老师的故事传到全军耳中的结果，但美琴不可能知道这件事。

脸色发青的美琴面前，传来扳木棒比赛开始的广播，上条他们卷起一阵沙尘，冲向因为他们表现出的气势而心生畏惧的敌军。

4

参加扳木棒比赛的人，自然分成两组人马。

一组人马竖起自己的木棒，并支撑守护着。

另一组是推倒对方木棒的人马。

上条选择的是后者。

所以竞技开始的信号传来后，他一马当先跑向敌方阵营。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上条大叫着奔跑过去。

一般人可能认为……这是运动会里的一项竞技，但是学园都市里有大半学生都是因某些力量觉醒的超能力者，一百人规模的激烈冲突，无论是气势还是紧张的程度都非同小可。

现在双方阵营相距约八十米。

排成一横排的敌方阵营，连续发出闪光。乍看很像加油席上的相机闪光灯，其实并非如此，

这是超能力者发出的远距离攻击。

发出的攻击，应该是使用火焰或爆发系能力所形成的爆压。为了使其形成弹丸状，上面还包裹着压力系超能力者所形成的透明外壁。在制造爆压弹的过程中，弹壳会改变空气的曲折率，就像透明气球反射阳光一般，所以会将光线折射。多名超能力者共同合作制造出一种形式的攻击，这也只有在大霸星祭才能看得到。

上条预测其构造应该是借由拿掉压力系外壳，解放其中的爆压，向四周释放冲击波。

他朝着数十发单位释放而出的攻击跑去，身后自军所放出的无数沙枪越过他迎击敌军。这是以念动能力为主体的攻击。原本只不过是没有颜色跟形状的“力量”，但是空气中飞舞的尘埃，遇到透明的“力量”发生反应。沙砾配合磁力线的流动，在空中画出一条条的线。

爆发弹与念动枪在两阵营的中间地点激烈冲突，爆发开来。

看到突然发生的暴风，加油席上发出有如乘坐过山车般的愉快尖叫声。

（看的人应该是觉得很有趣啦!!）

上条虽然因为爆发声有点迟疑，仍旧继续向前跑。

对方学校好像是运动相关的专家，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于能力开发倾注了相当的心力。虽然跟超电磁炮还有一方通行那样让人感受到一击必杀的威力相比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可怕的东西毕竟还是很可怕啊。



上条的右手具有幻想杀手的能力。这是无论魔法、超能力还是神迹，只要碰到他的右手，全部都会无效的神奇力量……不过，效果范围只有右手。如果攻击从四面八方攻来，毕竟还是防不胜防。

当上条边这么想边跑向敌营的时候，身旁有人跟他并肩跑在一起。

蓝发耳环。

“我先走一步啦，阿上。看看我这个搞笑专家，如何粉碎那些高高在上的腐败精英集团所散发出来的讨人厌帅气！哇哈哈哈哈哈!!”

迎击组发出的弹丸有好几发攻击过来，蓝发耳环像跳芭蕾舞般地不断转圈躲避，悠哉地躲过全部的攻击。

距离两阵营激烈冲突为止还有二十米。在这种情况下明明已经无暇顾及他人，上条仍惊讶地对并肩和自己跑在一起的蓝发耳环说：

“话说回来，你干吗那么高兴啊？”

“啊?!阿上啊，这都是因为爱啊。汗水与泪水跃动的运动少女们传达出的淡淡爱意，交织而成的嗜虐恋爱感情，现在正通过全国电视网……不，是通过多国的同步转播传达过来啊！面对这样不择手段的庞大爱意，就算不能接受，我也一定要杀出一条通往后宫之路啊!!”

啊哈啊哈啊哈——!!蓝发耳环的动作，伴随着高涨的情绪越来越快。

“我说啊……那边那个光头肌肉男也算在爱慕者范围里？刚刚那个人好像一直盯着你，不断送出爱的声援哦。”

"你在胡说些什么啊——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听到上条冷淡的吐槽，发现远方传送爱意的佳人的真实身份后，蓝发耳环呆住了，受到爆压弹丸攻击的他，身体垂直向后飞去。上条惊讶地回头望去，蓝色耳环被自己人所发出看不见的念动能力接住。

一般来场民众用的加油席上，涌起一阵欢声与鼓掌声。

（啊，如果被打中会飞得相当远呢，我可不想被迫演出这样的加料节目！话说回来，加油席上那股"这才是大霸星祭"的气氛是怎么回事!!）

上条将视线从往后方飞去的蓝发耳环，转回前方。

敌军阵营就在前方。

跟对方激烈冲突为止还有十米，上条当麻偷偷地握紧右手的拳头。

随即冲入敌营正中央。

5

从结论上来说，上条他们赢了比赛。

他们心里很清楚，从正面竞争一定会输，所以才在两军交锋前，使用所有的能力在地面放起烟尘，掩住敌军视线，采取奇袭战术的闪电战。之前教员们为了防止尘埃飞扬，曾经在比赛开始前先洒水，但毕竟无法应付将地面的土整个挖起的连续攻击。提出这个主意的吹寄制理压住外套前端，将同学们分为"卷起烟尘的弹幕组"、"趁烟尘扳倒木棒组"、"卷起烟尘的号令以及传达让烟尘中的同伴撤退时机的念话能力组"，并担任全

体同学的指挥。

途中，因为卷起烟尘号令时所使用的念话能力无法传达到，冲入敌军中的上条不但被同伴的弹丸弹飞，最后还被敌军痛殴一顿，但结果毕竟还是赢了。

全身满是擦伤的勇者们，完全不在意他们获得胜利以及受伤的事，从选手用出口走到校园内。快要哭出来的小萌老师抱着急救箱在那边等他们。

“为，为什么大家要这么勉强地努力！大霸星祭如果大家不玩得愉快就没意义了啊，胜负什么的根本就不重要！老，老师看到大家伤成这样，可是一点都不高兴……”

面对小萌老师的泣诉，学生们仿佛认为这个时候不要多做解释比较好，三三两两地纷纷散去。上条走出选手休息区后，就开始寻找加油席上茵蒂克丝的身影。

茵蒂克丝应该在学生用的加油席上。

本来这里是除了学生以外禁止进入的区域，但是上条不敢将茵蒂克丝送到一般来场民众用的加油席。她可是脑中藏有十万三千本魔道书的魔道图书馆，学园都市外的人，比内部的人更能肯定其价值。

“茵蒂克丝？咦，那家伙上哪去了？”

上条看了看她应该在的学生用加油席，却没有看到她的身影。虽说是加油席，其实也只是在校园的泥土地铺上蓝色塑料布，根本没有任何遮蔽物……再加上周围人群混杂，到处往来的学生们形成了人墙，光是环视四周都很辛苦。

上条混在人群当中，从加油席这一端走向另一端，找不到茵蒂克丝，于是又折了回去，但仍旧没有发现她的踪影。

（嗯……穿着那么显眼的纯白修道服，应该很快就能发现啊。）

他将手插进体育服的短裤里，视线转向有点距离的校舍。

（之前曾经交给茵蒂克丝免费手机，用那个联络她应该是最快的方法，不过我的手机放在教室里。）

之前完全没见过茵蒂克丝使用手机，心里虽然不安，但上条根据现状判断，这是最好的办法。

大霸星祭期间，有很多学校禁止进入校舍。因为有不少能力开发课程的相关设备，所以不可能让外人看到。不过像上条这样，原本就是学校的学生就没有问题。为了预防有人受伤，保健室里有校医值班，也开放淋浴间。

因此，上条走向楼梯口。

拖鞋柜那里，有两名身穿黑色装备的警卫。平常在黑板前教历史跟数学的老师们携带枪支的光景，看起来有些奇妙。

“啊，我想找在人群中迷路的人，可以进教室拿手机吗？”

“上条，你的理由还真直接啊。如果电波状态不良无法取得联络，需要用校内广播时就跟我们说一声吧。就这样吧，祝你大霸星祭玩得愉快。”

数学老师有些嫌麻烦似的回答道。不过重点全都提到了，真不愧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士。

上条穿过警卫身边，走向楼梯口。在拖鞋柜那边换上拖鞋后，他走向楼梯。无人的校园相当的安静——才这么想，扩音器那端就传来校内广播刺耳的回音，听起来有点吵。

他爬上楼梯。在走廊上走了几步路后，马上就到了自己的班级。来到教室前，拉开教室拉门的上条心想：

（姬神好像已经融入我们班上了，这真是太好了。对了，等一下拿到手机就马上跟茵蒂克丝联络。如果姬神也有空，大家一起逛好像也挺有趣的——）

但他之后马上瘫在原地。

不知为什么，营运委员吹寄制理竟然脱光了衣服。

他开门前没有注意到，窗户全部的帘子都拉上了。在微暗的教室内，坐在附近桌上与上条面对面的吹寄制理，竟然只穿着一件内裤。真的只有内裤，就连胸罩也没有穿。她似乎正在替换被水管喷出的水弄湿的衣物，就连她现在身穿的内裤好像也是新的，脚边的塑料袋里装有湿掉的衣服跟内衣，其他的衣服似乎放在塑料袋旁的运动包包里。

吹寄制理面不改色地望着入侵者。

“……”

面无表情的她将手伸向附近的椅子。

上条的肩膀震了一下，

“等，等一下，吹寄同学！我是为了找迷路的人才会来这里拿手机，我的心中完全没有任何邪念!!还有，请您读完教室椅子的使用说明书再使用，如果被那玩意砸到真的会死人啊!!”

上条倏地以零点零二秒的速度下跪。看到眼前的少年，吹寄觉得无聊似的轻叹一口气，手离开了椅子。她从脚边的运动包包拿出了替换用外套，将外套披在赤裸的身上说：

“算了，你先离开教室吧。”

“……您不生气了？”

“没办法，你是为了寻找迷路的人。不用再下跪了，不过头不准抬起来，上条当麻！”

眼前的营运委员身披外套，身上只穿着一件内裤。令人感到焦虑的是她还没拉上胸前的拉链，跟她一样受到惊吓的上条，并没注意到吹寄制理的手其实在微微颤抖。

遵命!!仿佛家臣跪迎主公远去般，上条一步步跪着往后退，正当他要离开教室的时候——

“……您真的不生气了？”

“给我出去！”

吹寄拿起桌上的纸盒往上条头上扔过去，上条连忙惊慌地跑出教室。他砰的一声在背后拉上门，瘫坐在走廊上深呼吸。

（啊——真是吓死我了……）

上条摇摇头后，视线往下。此时，他发现走廊上有个香烟盒大小的纸盒。这个就是吹寄丢过来的盒子？上条将盒子拿在手里端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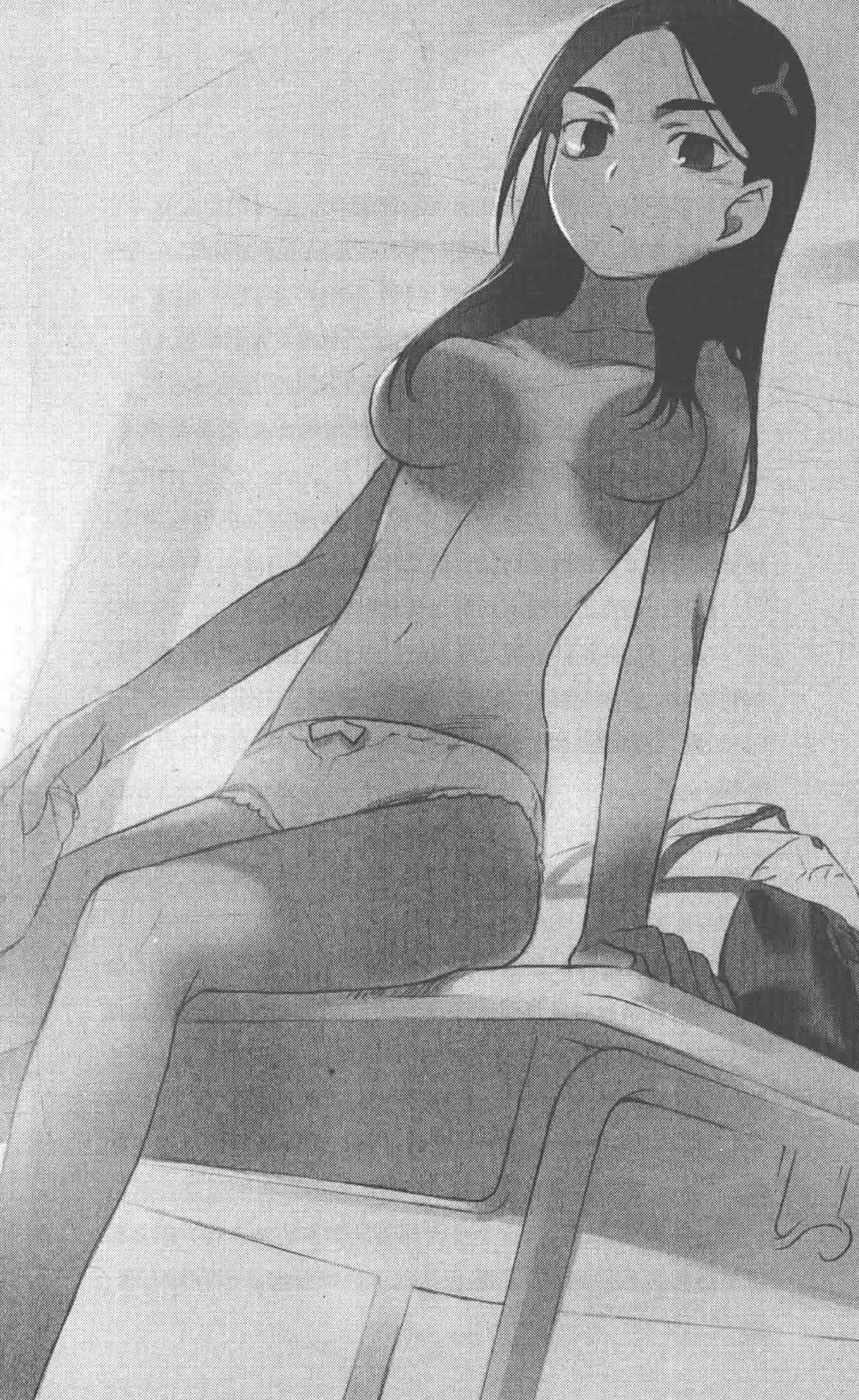
“接在手机下方的接触器就可以使用的远红外线治疗器‘暖洋洋羊咩咩’，不论是肩膀僵硬还是消除疲劳都很有效哦!!”

上面是这么写的。

看看盒子的外表，商品本体好像是变形设计的羊。跟美琴书包上挂的青蛙幸运物应该是同一系列吧。

“……这是特地用来装在手机上的装饰品啊。消除肩膀僵硬的疲劳啊，使用范围还真小，这个地球上竟然还有人会被这种明明就很怪的商品吸引……咦，这不是深夜的邮购节目会介绍的东西吗？”

因为晚上茵蒂克丝会在有电视的房间里安稳地睡觉，所以



上条只能使用手机的电视功能收看深夜节目。

另一方面，教室里的吹寄好像没注意到上条的叹气。

“上条，你的手机放在抽屉里吗？”

“啊，我的包包是不是在桌上？手机就放在那里面。”

“等我换完衣服就拿给你，你在那边等就行了。”

“谢啦，吹寄。那就跟你丢过来的奇怪邮购商品交换哦，不过看不出你是会用邮购的人呢。”

听到上条这么一说，教室中传来了“哇?!”的慌张声音。她好像现在才发现刚才自己丢的是什么。

过了一会儿，教室入口那边传来吹寄制理的声音。

“这，这种事怎样都无所谓吧？就算我会边拿笔记本边看邮购节目，在床上滚来滚去看邮购杂志，那又有什么不对?!”

“没，没有啦。我不是说这样好或不好，只是觉得有点意外啦……”

吹寄虽然很会吐槽人，但是被人一吐槽就似乎不知该如何是好。上条正想说些不会惹她生气的话时，教室那端又传出像绕口令似的台词。

“到底是怎样？就算我房间里有一堆创意烹饪器具又怎样？明明看杂志时觉得看起来很好用，实际送到的商品其实也没什么。就算我用了两三次后就不再使用，跟你也没有关系吧？”

“真的是这样哦！我说你打电话前也应该冷静一下吧，吹寄！”

上条本人虽然认为这是身为同班同学亲切的忠告，但是教室里继续传来“都是底部锯齿状的平底锅看起来很有魅力啊。

电视宣传说如果用来烤肉，可以去掉百分之三十的脂肪啊。实际上底部凹凸不平，结果连荷包蛋也不能煎！”这样悲壮的抱怨，上条决定不再吐槽她了。

上条看着手上的羊形远红外线饰品盒子。

“对肩膀酸痛有效啊……”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我这个年纪会肩膀酸痛也没什么好奇怪吧！”

“不，不是这样啦……”上条坐在走廊上看着天花板说，“……肩膀酸痛的原因，应该是因为你的胸部太大吧——啊！糟糕!!”

就在这个时候。

运动包包打破教室拉门飞掷而来，直接打中上条的身体。连上条当麻的手机也一起被丢出来，真不愧是既亲切又仔细的营运委员吹寄制理。

6

“当麻……咦，怎么了？你为什么看起来好像哭过？”

“没事啦……”

面对着微微偏着头的可爱纯白修道服少女，上条以颤抖的声音回答。他想，还是别提找到她之前所展开的大冒险比较好。结果是，因为茵蒂克丝的免费手机没电（别说是充电，她就连电源这个词的意思也搞不懂吧），上条只好靠茵蒂克丝华丽的修道服来寻找她。

地点再次回到学生用加油席。推开人群来到上条身边的茵



蒂克丝手上，不知为何抱着三色猫跟空的运动饮料塑料瓶。跟塑料瓶一起被抱着的三色猫，似乎没有什么反应，仿佛在说着：“谁说猫会怕塑料瓶？那是迷信啦！”接着大大地打了一个悠闲的哈欠。

“……这件事不重要啦，人家肚子饿了，赶快给我吃东西啦……当麻。”

“咦，那便当呢？你干吗看起来像是渴求精气的怨灵啊！”

“刚刚在那边的短头发，给了我饮料跟巧克力饼干啦……一点也吃不饱……”

“一点也吃不饱?!你除了便当之外还吃了其他东西，结果是这种感想？你说的短头发是谁?!无论是谁都没关系啦，不过你好好跟人家道谢了吗，茵蒂克丝?!”

茵蒂克丝对上条的大叫一点反应也没有。经常听说女孩子有另一个胃装甜食，但眼前这个人应该是可以将每道料理都分别处理的构造。

光吃便当不能满足，无论如何都得去摊位那里啦，上条胡乱地想着。他翻了翻寄放在茵蒂克丝那里的厚厚导览手册，距离下一场“滚大球比赛”，还有一点时间。

“好吧，我们先离开加油席吧。如果去刚才的摊贩区，应该会有堆积如山的食物吧。”

一听到这句话的茵蒂克丝，猛力回过头来盯着上条看：

“堆积如山!!”

“没，没有啦，虽然食物堆得像山一样多，我可没说我的钱可以买下全部哦！不要用那种闪闪发亮的眼神盯着我看啦，这样我会有罪恶感哦!!”

上条叹了口气，确认了一下塞在运动短裤口袋里的钱包装了多少钱。里面是还有一些钱啦，不过这是大霸星祭七天中的全部财产。如果在第一天就全花完了，可以肯定接下来等待自己的一定是悲剧。

上条烦恼着该如何控制茵蒂克丝，决定先前往摊贩区。一旁的茵蒂克丝开始神驰于尚未看到的食物殿堂，从眼睛、头发到肌肤，总之全身都散发出光辉来。精神活动会对人体带来物理上的影响，这样的心理学理论似乎是真的。

上条跟茵蒂克丝走到了一条大马路。

看到交通灯变成了红灯，上条跟茵蒂克丝都停下脚步。基本上大霸星祭期间中的学园都市禁止一般车辆通行，但是自动巴士、出租车或搬运货车等业务车辆可以通行。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有这么多的人潮，却无法开放成纯步行区域。

只要穿过这条马路，摊贩区就在眼前。道路对面微微传来酱汁与酱油烧焦的香气，当灯变成绿色的时候，茵蒂克丝眼底的闪亮指数到达本年度最高。

喀啦喀拉喀啦喀啦。

维持学园都市治安的警卫，举着“禁止通行”的看板来到他俩面前。

“啊，不好意思。这里即将举办多校吹奏乐部的共同游行表演，如果不阻断人潮，准备会来不及哦。”

这名警卫就是两周前的开学典礼上，曾经照顾过他的女子。把漆黑的头发随便绑在后面的她，却是个身材好到不行的美女

教师。现在她身上穿的不是平常的绿色运动服，而是以黑色为基调的正规装备。没戴安全帽，应该是为了不想给一般来宾不好的印象吧。上条心想，别穿运动服跟装甲服，穿点更像样的衣服不是比较好?

大霸星祭举办期间，学园都市的人们最注意的，就是给一般来宾留下的印象。应该说，举办这个活动的一半目的就是印象战略。

学园都市虽说是相当封闭的环境，但毕竟还是要有限度。如果给人“在完全不公开情报的设施中，进行未知的科学技术研究”这样的印象，就无法避免来自周围的反对。因此学园都市一年会对外开放几次。

为了不让外人接触以能力开发为中心的机密事项，研究地区的警卫体制相当严格。“不让一般人感受到”这样的戒严姿态，靠的就是专家的技巧。

警卫姐姐的打扮，也是这样的印象战略之一。与其把肌肤全部隐藏，穿上张牙舞爪的完全装备，让大家看到美女的脸比较容易带来好印象。

上条交互看着禁止通行的看板及马路对面问道：

“请问一下，我想到对面去，要怎么绕比较好？”

“哎呀，因为这是大规模游行，所以直线前后八公里的道路都禁止通行哦。你看导览手册行程表上也写着呢，嗯——”警卫姐姐翻着导览手册说，“这附近也没有天桥呢……最近的地方应该是这里吧？位于西边三公里的地下街。从这里的入口U04经由V01，就可以从地下横穿过去……”

三公里……上条为之语塞。

往旁边一看，脸上写着“我走不了这么远”的茵蒂克丝，已经无法忍受空腹的滋味，无言地瘫坐在地。

7

御坂美琴在街上奔跑着。

不是区隔开来的竞技场，而是充满人群的大马路。马路既没有限制禁止进入，也没有经过道路整理。

虽说如此，现在的美琴正在比赛中。转头看看附近，隔着大马路的附近步道上也有数个选手在奔跑。

没有限制一般来场者的出入——应该说这是需要他们存在的唯一一项比赛。

借物赛跑。

竞技的范围，是学园都市第七、八、九学区全区域，当然不可以使用自动巴士跟地下铁等交通工具。从竞技场出发，然后找出指定的物品再回到原竞技场的流程，感觉上是将马拉松直接复杂化。跟一般马拉松不同的是并没有固定路线，参赛者必须在脑中构筑出最短的路线。所以像这样的脑力训练也很重要，这跟在桌前动脑不同，长距离跑步将不断地消耗参赛者的体力。跟竞技范围的宽广程度一样，这场比赛以寻找物品的高难度闻名。

（啧，这应该是会使用空间移动的黑子的拿手好戏吧！真是的，起码也该把学园都市的人都集合在一起才比较好进行！）

美琴的能力拥有极大的威力，但是在跟竞技无关的人群中，却难以施展开来。学园都市的统括理事会为了顾虑一般人，所

以设定竞技的条件是“禁止使用干涉数值五以上的能力”。依照她的能力，无论怎么调节都会超过。

美琴经过给水站，但是她无视放置在那里的运动饮料继续往前跑。在长距离的跑步过程中，过剩的水分补给反而会让脚步变慢。

她再次打开手中的纸条。

重新确认写在上面的指定物品名称。

（又抽到了麻烦的东西……啊!!）

在人群中奔跑的她，突然在眼前发现了目标“物品”。

比赛的条件如下。

“指定物品为第三人所持有时，必须经过该人物同意，与第三者一起前往竞技场。”

（看我的!!）

美琴以高反弹力材质的鞋底用力蹬地面，一口气跑进人山人海中。

上条把手放在紧抓通行禁止看板而叹气的茵蒂克丝肩上。

“好啦，茵蒂克丝，继续待在这里也只能闻食物的香气啊。导览手册上面不是还有写其他摊位的摆摊区域？我们再找找其他的吧。”

“呜呜，明明就在触手可及之处，为什么却抓也抓不住！”

茵蒂克丝发出有如诗句般的呐喊。放置禁止通行看板的警卫看起来虽然很过意不去，但规定毕竟是规定。

“当……当麻，那最近的‘摊位’在哪里？”

“嗯？我看看……应该是这里吧？”上条翻着导览手册说，

“往西走三公里，那不是跟回转路线的地下街入口是一样的地方？”

“……呜，呜啊啊！”

“嗯，不过走到这里，我会赶不上下一场比赛哦。巴士的路线呢……哎呀，游行这段时间好像不会绕到这条路呢。不行啦，茵蒂克丝，只好忍耐到下一场滚大球比赛结束为止啦。”

“……”

“咦？等一下！为什么你要对我生气?!摊位的位置跟竞技时间还有公车的路径，全都跟我上条当麻没关系啊!!”

什么都听不到的茵蒂克丝，像怪兽一般张大可爱的小嘴扑了上来，速度快到连附近的警卫姐姐都来不及反应。我要被吃掉了?!上条忍不住抱住头。

他的身体突然高速移动。

茵蒂克丝的牙齿咬了个空。

咦？少女现出不可思议的表情。以往啃咬的命中率跟及击坠精准度，明明堪称百发百中啊。

不过她会扑空是有原因的。

因为从右边快速冲出的御坂美琴，抓住上条的颈后，飞快地往左边跑去。

“好啊！抓到我的胜利条件了！哇哈哈哈!!”

“等，等—……好难受！至，至少先说明—……”

在呆然的茵蒂克丝面前，两人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看到无力瘫坐在地面上的修女，于心不忍的警卫姐姐递出饼干般的携带口粮。

8

被人群踩踏得像一条脏抹布般的上条，跟御坂美琴一起进入竞技场，通过了终点线上的白色带子。

这个竞技场的规模，跟刚刚上条他们举行扳木棒比赛的场地次元完全不同。这里好像是运动工学系大学所有的场地，橙色的水泥地上铺装有道路所使用的白线，似乎是正式的田径运动场。观众席也是有如专业运动场般的阶梯式，报道用摄影机的数量跟警卫人数也完全不同。

在场待命的高中生营运委员，在美琴跑完马拉松之后，马上用大运动毛巾盖在她头上。递来饮料的手势跟小型氧气吸入瓶的使用也相当利落，这些动作不仅实用，感觉上好像也考虑到了会在电视上播出这一点。之后应该会有表扬仪式跟简单的采访，在后续的选手们到达之前，先到达的选手必须先在其他地方待命。

（完全不一样……就连营运委员们的动作，也好像受过运动工学的极致训练。）

照顾完美琴的高中生营运委员，盯着上条的脸猛瞧。这是要干吗？上条略带警戒，此时营运委员小声地说道：

“……（上条当麻，‘借物’的指定是没错啦，不过你这家伙还真有女孩缘啊！）”

“……（这声音是……哇！是吹寄?!）”

上条仔细一看，眼前的人的确是吹寄制理。短袖T恤再加上短裤，上半身穿着薄外套的吹寄瞬间停止动作，不过因为现



在是工作中，所以不能像平常一样大声拉住他。他们小声地对话道：

“……（刚刚真的非常抱歉，因为我上条当麻的疏忽，不小心看到您在换衣服……）”

“……（这件事我一直努力试着要忘记，所以你不要再提起了，上条当麻！）”

“……（呜，真的很对不起。嗯，话说回来，吹寄，那个邮购的羊形远红外线机器，真的是那么好用的东西吗？）”

“……（你想要？）”

“……（没，没有啦，我只是有点在意罢了。我没说我想要啦！）”

“……（给我安静。大家都很认真，总之你不要妨碍到选手跟竞技的进行！）”

吹寄完全不听上条说的话，她拿起与饮料箱一起放在地面上的记录板，用圆珠笔在上面记下比赛记录。附带一提，完全没有人注意到在上条他们身边一脸不高兴的美琴。

上条从会话跟气氛中，感觉到吹寄不想再跟他扯下去，于是转向硬拉他过来的美琴说：

“话说回来，御坂。我跑得全身是汗，而且小腿又胀又痛，我记得规则是必须要获得第三者同意啊，难道是我看错了？”

“啊——那是你看错啦。不过上面也没写说不能事后承诺啊。”

“……”

“好啦，你别那么没用地坐在地上啦。真是的，难看死了。”

美琴将覆盖在自己身上的运动毛巾盖住上条的头，然后用

两只手用力地擦拭他脸上的汗水。动作看起来很像小孩让大人擦湿掉的头发，上条虽然觉得有点屈辱，不过因为美琴的力量太大无法挥掉，一想到如果两手乱挥看起来会更幼稚，只好闷不作声地随她去。

之后美琴想要递给他上面插有吸管的饮料瓶，看到吸管口的她突然停住了。美琴看着吹寄的脸，轻轻摇了摇手上的运动饮料瓶子。在板子上正写着些什么的营运委员吹寄制理抬起头来，摇了摇头。一个选手好像不能申请两瓶以上的饮料。

"……"

美琴僵硬了一会儿，突然很害羞地看着沙子跑进喉咙不断咳嗽的上条，畏惧了一下。她颤抖了数秒后——

"喂！你真的很没用哦！真拿你没办法！拿去吧!!"

"唔哇!!"

美琴把饮料瓶侧面压在上条脸颊上，没发现饮料像喷泉一样从吸管口飞喷出来。满脸通红的她背对着上条消失在表扬台那端。班级对抗、学年对抗等比赛因为人数的关系所以比较随便，但是个人项目的前三名还是会受到表扬。第一名的美琴当然是被表扬组的人。

一旁的吹寄无言地看着，她突然轻蔑地咂了一下舌头。由于现在还在比赛中，所以她正在做迎接下一名选手的准备。

受到表扬的当然只有美琴一个人，上条的存在就等于是吃面包比赛中的面包一样，比赛结束后就没用了，所以他只好走向出口。

（被人踩又被人踢的……这个竞技项目里，无端被卷入的

一般民众竟然比选手还辛苦？这个竞技原本的意义，不是要让选手配合一般民众的步调，不能只发挥个人的实力吗？）

上条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任何人可以回答他。他咻咻作响地吸着从美琴那边拿来的饮料，心想茵蒂克丝应该还在那个禁止通行的区域吧。

突然，有张纸片被风吹来。

那张好像是借物赛跑的指令。遥遥领先的美琴之后，还没有其他竞技者到达，所以这张指令应该是她的。吹寄已经在板子上记录过，所以应该已经没用了吧。丢在那里，清扫机器人应该会来处理，但上条还是不经意地捡起这张可燃垃圾。

（什么……）

上面写的是：

“在第一项目进行竞技的高中生”。

（什么啊，原来是这个啊。“扳木棒比赛”的确是在开幕仪式后马上举行的啦，但是除了我以外，符合条件的人随便就有十万人以上啊……我为什么……要被迫跑这段路？）

疲劳急速一拥而上的上条，垂着肩膀蹒跚地走向出口。这时他突然想到，咦？为什么御坂会知道我有参加扳木棒比赛？他不禁感到有点疑惑。

9

竞技场距离跟茵蒂克丝分别的地点有点远。

因此，上条决定搭巴士过去。

现在正在开动的巴士，有七成都是无人驾驶的自动巴士。

上条按下巴士站临时装上的按钮，以电气为动力的巴士便不发出任何声响地滑行而来。

在旅客机、列车、船舶等无人操纵技术的开发里，据称最困难的就是汽车。道路在陆海空所有区域里，所要求的操纵与判断可说最为复杂。所以在当下，只能在大霸星祭期间这种有交通限制的情况下使用。

上条穿过自动打开的门进入车内。由于禁止一般车辆来场，车里相当拥挤。车上虽然有驾驶座，但是座位四周就像电话亭一样，用强化玻璃板隔离起来。光是看到无人驾驶座上方向盘与加速器顺畅的动作，就让人啧啧称奇。

没有使用汽油，极端安静的自动巴士中途停了几次之后，上条便到达了目的地。

这里离跟茵蒂克丝分开的地点还有点距离。部分道路因为吹奏乐队的游行禁止通行，所以巴士的行驶路线也稍有改变。

上条快步走在道路上，夹杂着人群的吵嚷声，到处都可听到比赛的相关广播。除了竞技场的播音器外，还使用了百货公司的墙壁或飞船腹部的大型画面、电视台临时架设的户外现场直播摄影棚等多样媒体。

“有关刚刚的男子障碍物赛跑结果，经过判定——”

“今后一小时内比赛的竞技场如下。竞技一旦开始后中途无法入场，请大家注意——”

“四校共同举办的借物赛跑，常盘台中学的选手不负众望得到压倒性胜利。第一名的选手达成了遥遥领先其他选手七分钟的壮举——”

“大会报告，寻找失踪孩童。来自法国圣多佩斯的夏尔·龚

古尔小姐，请您听到广播之后，到最近的警卫机器人摄影机前，出示您的脸孔以及学园都市发布的大霸星祭入场通行证。我们将会把您的孩子送到您所指定的场所。Veuillez l'entendre. Nous vous annon ons un enfant manquant.——”

听着四处传来的高音量广播，上条东张西望。

（茵蒂克丝那家伙该不会随便走动，结果迷了路吧？）

如果手机能够联络到她就好了，可惜茵蒂克丝的免费手机电池没电。虽说她有完全记忆能力，只要走过的路一定就会记得，但还是很担心。上条走在大热天的人行道上心想：

（刚刚经过摊贩时，应该买个手信给她的。）

但是现在折回去太晚了，上条接下来还有另一场比赛。总之先找到茵蒂克丝，然后赶快到同学们所在的竞技场——心中这么想的他加快了脚步。

他的脚步突然停了下来。

在人群中他发现了熟悉的脸孔。

染成红色的头发，戴着耳环。左右两手的十只手指头戴满了戒指，嘴角叼着香烟，右眼下有条码纹刺青。那是个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神父的神父。

史提尔·马格努斯。

英国清教“必要之恶教会”的真正魔法师。

（他是怎么了，来看茵蒂克丝的吗？）

实在很难想象身处魔法世界的史提尔，竟然会对大霸星祭这样的活动感兴趣。他应该是来看平时无法见面的旧同事茵蒂克丝的吧。

对上条而言，他没有拒绝的理由，有认识茵蒂克丝的人在

身边反而比较安心。比赛的时候可以拜托他照顾茵蒂克丝，上条不知不觉地走近他。

他好像在跟谁说话。

“……所以……是这样吧。——可能性很高吧？”

可以听到声音。

他在跟谁说话？想要确认这点的上条继续前进，结果发现史提尔的交谈对象是他的同班同学土御门元春。

他是潜入学园都市以及英国清教双方的多面间谍。

土御门的表情乍看之下极容易亲近，但是说话声音却小到连周围也很难听清楚。

“是啊。那是……听说是——的确，对那些人来说，没有比现在……的机会。”

有不祥的预感。

他们的表情虽然像是在说笑。乍看之下，几乎让他们融入参加大霸星祭的人群中……但还是欠缺了些什么。他们看来一点也不开心。那不是正向情感所形成的笑容，而是负面情感所装出来的假笑。这样的假笑跟大霸星祭这种大活动毫无关系。

上条为了甩开这种感想，更加往前迈进。

史提尔·马格努斯静静地说道：

“所以，必须由我们处理掉潜进这城市里的魔法师。”

上条当麻由科学所形成的世界——

因为这一句话，瞬间变换成充满魔法色彩的世界。



行间 一

白井黑子。

超能力开发名门女校常盘台中学的学生，头发扎成两根马尾辫的娇小少女。她是等级4大能力者，擅长使用“空间移动”的她，在常盘台中学里能力属于佼佼者，却没参加这次的大霸星祭。因为数日前发生的某起事件，她的伤口还未痊愈，现在身上到处都还包着绷带。

但是，应该绝对静养的她，现在却偷溜出医院，在学园都市的大马路上。身上仍旧穿着平常的常盘台中学制服，不过她却坐着轮椅。轮椅是有别于一般轮椅的运动样式，特征是车轮跟F1赛车一样倾斜成八字形。

推动椅子的人并不是白井黑子。

是在她身后握住轮椅推手的初春饰利。她们俩是由超能力者所组成的学园都市治安维持机关“风纪委员”的同事。

身穿白色短袖T恤与黑短裤的她，一身运动少女打扮，跟满头的玫瑰跟扶桑花装饰一点也不搭调。头上盛开的人造花，让她的头上远远看来像顶着个大花瓶。

初春微笑着推着运动轮椅说道：

“只要一想到我们在大热天里打拼，白井同学却一个人在有冷气的房间里休息，我就坐立难安呢。真想叫白井同学来帮忙啊，嘿嘿嘿。”

“……这么完美的友情真是感谢你哦。等我伤好了以后，

先让我用空间移动对付你的衣服，让你变得光溜溜的如何？敬请期待哦。”

白井有气无力地回答道。在大霸星祭这样的大活动里，一个人躺着相当无聊，所以她其实很高兴初春强迫式的邀请，但她就算死也不想让对方知道这件事。

虽然她并不是第一次经历大霸星祭，但每年一次的大型活动气氛毕竟还是不同。走在平常走着的街道，光是听到竞技广播或比赛开始信号时所使用的烟火声音，感觉街道的色彩完全变了。那些走在道路上的人——非学园都市居民的外来民众们异样的眼光虽然有点讨厌，但对于自觉到自己能力的白井而言，她也很清楚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白井坐在轮椅上缓缓环视四周。

“今年的大霸星祭发生了什么问题吗？”

“目前为止是没什么大问题啦。顶多是扮成烤鱿鱼摊贩的产业间谍，试图从学生的唾液中盗取DNA地图。我今年是以风纪委员身份第一次参加，所以还没有什么实感，听学长学姐们说今年状况其实比较简单。”

“嗯，跟AI否定论者的无人直升机击坠未遂事件，或是精神文化主义者的竞技场爆破未遂事件相比，的确是比较好一点啦。”

听到白井轻易脱口而出的话，初春的脸忍不住僵了一下。因为这些事情没有闹大，所以她根本不知道去年发生过这样的事。对白井而言，身为风纪委员参加大霸星祭，就早已觉悟到即使被卷入这种麻烦，也是理所当然。

此时，白井突然听到竞技场的广播。

声音来自百货公司墙壁上的大画面。好像不是现场直播，而是播放之前比赛的精彩画面。

男性播报员的解说清楚地传来：

“四校共同举办的借物赛跑，常盘台中学不负众望取得压倒性胜利。获得第一名的选手达成遥遥领先其他选手七分钟的壮举——”

画面上出现的是某处的运动场。

也有拍到选手的脸，以及公布的姓名。一般人可能会认为，现场直播会在世界放映，知名度也会因此大增……事实并非如此。选手总数超过一百八十万人，就算得到第一名，也不像奥运那样会名留历史，就像不会有大联盟球探出现的甲子园比赛一样。在这种状况下，要记住所有选手的脸跟名字是不可能的。仅在当场骚动然后当场马上遗忘，这就是观众席的常规。

因此，白井黑子对大画面没有太大的兴趣。

“——获得第一名的御坂美琴选手，到达终点后状况还很好，让我们感受到她的游刃有余。”

白井瞬间用力转向大画面。

力量大到连推着运动轮椅的初春，也忍不住震动了一下。

“啊啊姐姐大人啊，呜呼亲爱的姐姐大人，啊啊姐姐大人啊！（五七五）（注：所谓“五七五”是日本俳句中五字＋七字＋五字的格律，原文中作者是故意让白井黑子这么说的。）您果然还是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向世人展现您那充满跃动感的肢体啊！可惜我既不能到场参观，也不能录影下来，请原谅没用的我啊!!”

白井的两眼中迸发出极度闪耀的光彩。但是——

“照顾一起跑的同伴，这一点也给人很好的印象呢。莫非

这是名门常盘台中学的嗜好？”

什么？白井的头上浮现出问号。

（什么……）

下一个瞬间，她看到了。

御坂美琴拉着男学生的手跑向竞技场。

御坂美琴用运动毛巾仔细地擦拭男学生的身体。

御坂美琴将自己喝过的运动饮料递给男学生。

（那位先生竟然……竟，竟然让姐姐大人牵着手护送，还让姐姐大人照顾处理全身的汗水，啊，啊啊，而且还向姐姐大人喝过的饮料下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微微颤抖的白井黑子，望向眼前境遇超级幸福的男学生。

这个人超面熟的。

就是几天前见过的那个少年。

白井黑子使尽全身的力量，从运动轮椅上站了起来。

“我，我要杀了你！别以为你还能活着回来!!姐姐大人也真是的，竟然还在公众面前脸红成那样！我真的好不甘心啊！”

“等，等一下，白井同学!!请你冷静一下。你受了这么重的伤，为什么还能站起来!!现不是表现少年漫画励志场面的时候啦！”

就在勃然大怒的白井黑子跟快要哭出来的初春饰利两人的骚动之中，大霸星祭进行得更加热烈。



第二章　魔法师与超能力者的竞技场

"Stab_Sword."

1

下一项比赛是滚大球。

上条当麻与同年级的学生已经进入竞技场。铺着柏油不甚宽敞的校园内，双方对战学校的学生像骑马打仗一样，各自排成一列待命。

比赛规则跟一般正规规定稍有不同，当比赛开始的枪声响起后，参赛者要将左右两边各二十五个、合计五十个的大球滚向敌军后方的终点线。半数以上的大球先到达终点线的学校就是赢家。

跟平常滚大球比赛最大不同之处，在于自军跟敌军的大球至少要交会一次。也就是说，在大球交会的瞬间，可以使用超能力妨碍对方。

上条跟其他同学一起，将手放在直径两米以上的白队大球上。鼻子里传来汗水和灰尘的味道。鸣枪前紧绷的空气刺激着肌肤，虽说比赛的性质近似游戏，然而周围的气氛仍让人忍不住认真起来。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条却因为别的事而分心。

他正在想着二十分钟前，跟土御门还有史提尔的对话。

“现在的学园都市因为招待一般来场民众，所以只好疏忽



警备吧？”

“结果有魔术师见缝插针潜入这里。”

上条班级负责的大球数量共有三个。男生、女生，还有男女混合的大球，上条负责的是男生组的大球。在一旁，负责大球的姬神秋沙对他投来无言的视线，仿佛想说些什么。但是忙着想事情的他，并没注意到她的视线。

“但是，这是为了什么？那些人又来是来抓茵蒂克丝吗？如果是这样，我绝不会坐视不管！”

“别慌张，上条当麻。这次敌人的目标不是她。对敌人而言，如果她介入这件事，反而会变得更棘手。”

“啊，这是什么意思？”

“这我晚点再跟你解释，阿上。我们先谈主题吧，也就是那些潜入这城市的魔法师有何目的。”

校内广播的扩音器，传来了“各就各位”的号令声。

所有人都暂停了呼吸，身体微微下屈。上条往旁一瞥，戴着太阳眼镜的土御门元春跟其他同学一样，把手放在大球上。

“那些魔法师？不是只有一个吗？”

“目前确认的有两个人。罗马正教的丽多薇雅·罗伦婕蒂，还有她所雇用的英国出身送货人欧莉安娜·汤姆森。这两个人都是女的，跟她们交易的对象至少有一个人，但是目前还不明朗。听说嫌疑最大的是俄罗斯成教的尼可拉·托尔斯泰，但现在还无法确认。”

“送货人？所谓的交易，到底是要进行什么？”

“就是跟字面上同样的意思啊，阿上。那些家伙打算在这城市里头，交易教会传承下来的某样灵装。”

砰!!比赛开始的枪声响起。

正在想事情的上条当麻，瞬间晚了一步。

“为什么会在这里……学园都市不是跟魔法界最无缘的地方？”

“没错喵，不过这正是原因所在。学园都市的警卫跟风纪委员，不能随意迎击或捕捉魔法界的魔法师。同时，魔法世界的十字军或必要之恶教会，也不能随便踏入科学世界的学园都市。这么一来，这里就成了双方势力都难以出手的场所。”

“如果不是在大霸星祭期间，丽多薇雅她们的行动，也会因为警备体制而极度受限吧。唯有在目前这种非常时期，学园都市才必须放松警备，因此她们才能趁此机会行动。”

上条为了跟上大球，急急忙忙地跑着。

杂乱的脚步声跟大球转动的声音，轰隆隆地震动着地面。因为大球的内部是空气，感觉不到太大的重量，反而像气球一样容易受到风势影响，只要一个不注意就容易飘向旁边。

“那就跟史提尔一样，让大批必要之恶教会的人，潜入这里逮捕她们不就好了？”

“我能来这里是基于‘我是你的朋友，以个人身份前来游玩’的正当理由，不能叫其他的魔法师来这里。如果情况变成‘名为英国清教的团体’来这里，原本旁观的其他多数魔法组织也会趁此机会，提出‘我们也要来’的请求。你想这些人有可能全都对学园都市友善吗？一定也会有人从事破坏工作。你想那些人有可能保护这个跟魔法世界完全相对的城市吗？”

“科学世界的领导者学园都市，跟魔法世界无名的小组织，发言的力量程度当然不同喵。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轻率反驳魔

法世界的意见，就会有更大的魔法组织以此为把柄开口要求。因此，丽多薇雅跟欧莉安娜的问题变得相当敏感啊，阿上。在这样麻烦的情况下，如果又叫其他伙伴进来，学园都市一定会卷入混乱的漩涡。为了压制这群人跟如此的事态，这起事件里唯一能活动的就是‘跟学园都市里的人熟识的魔法师’。跟学园都市里的人有接触的魔法师只有少数，这次迫不得已，只好采取少数精锐攻击的方式。”

大球的速度越来越快。上条的大球在友军中领先一步。也就是说，最先跟敌军大球接触的危险性最高。

“咦？但是，熟识的人不是还有神裂火织？她不是被称作圣人的超强人物？人多不是比较好办事？”

“神裂不能出面，特别是这一次。因为这次交易的灵装很特别。”

“啊？什么意思？”

“阿上，那个灵装的正式名称叫‘刺突杭剑’。说到它的效果啊——”

因为大球太过巨大，从上条的位置无法清楚看见前方。听到蓝发耳环呼喊“快来啰！”的声音，上条集中起意识。

“听说那把剑能一击杀死所有的圣人。”

危险！后方传来这样的声音。

除了上条以外的其他同学，一齐从大球四散开来。

（咦，不是还要一会儿才会跟大球接触？）

就在上条感到疑惑的瞬间。

冲击从正后方袭来。

“唔，唔哇!!”

后方以猛烈速度赶上的同学（女生）的大球，从背后吞噬了上条。当男女混合的大球从旁追过他时，吹寄制理冷冷地说道:“你到底在干什么？上条当麻！”姬神秋沙看了他一眼，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果然没错。我刚刚就觉得你的脸上出现女难之相。”

2

圣人。

“就是那个啊，跟十字教中‘神子’体质极为类似的人类。在十字教的‘偶像理论’中，模仿‘神子’处刑时所使用的十字架，就算是复制品，不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力量吗？将这样的道理置换在‘神子’跟人类的关系上，类似‘神子’的人类，就能拥有‘神子’的力量。像这样被老天选中的人就叫‘圣人’，这些人拥有难以想象的强大力量喵。不过……”

滚大球比赛结束（还好上条的学校又赢了），从竞技场退场以后，上条与土御门正喝着由营运委员吹寄制理一边念着“你要补充氨基酸啦，这里面有黑醋跟大豆异黄酮”一边递来的运动饮料，走在路上继续对话。

“圣人有个弱点。”

“是吗？可是神裂不是连跟真正的天使互斗，都能势均力敌的强者吗？”

天使这个字眼听起来没什么现实感，但因为上条的确曾亲

眼见过，所以不得不相信。自称米夏·克洛伊洁芙的那名天使，拥有只凭一根手指头就能毁坏整个世界的力量。而神裂却能跟真正的天使对战到底，上条这些人无论怎么说都比不上她。

大口灌下饮料的土御门说：

“但她的能力还是有弱点。听好了，所谓圣人，就是跟‘神子’有相同性质的人类。所以他们所拥有的力量，也附加上了‘神子’的特征跟属性。”土御门吸了一口气后说，“——简单地说，他们也承继了‘神子’的弱点。”

啊，上条忍不住发出声音。

“‘神子’曾经死过一次。不论他后来是复活还是升天，终究无法扭转曾经死过的事实。阿上啊，你知道被挂在十字架上的‘神子’是怎么被杀的？”

土御门看着上条咧嘴笑道：

“刺杀。双手双脚被钉子固定在十字架上，最后用长枪刺穿侧腹。至于长枪是用以致命，还是为了确定生死的一击，有关这点，神学家之间的意见有分歧。但无论哪种攻击都是‘刺杀’，这点是不会改变的喵。”土御门一口饮尽运动饮料后继续说道，“‘刺突杭剑’是抽出处刑与刺杀的宗教意涵，将其增幅并凝聚集结至极限的灵装。传说可以‘将龙刺穿并钉于地面’。对普通人虽然没有任何效果，但对方如果是圣人，就能一击毙命。无论距离有多远，光用剑尖一指就行。”

听到这句话的上条不禁打了个冷战。

土御门仿佛要补充上条的想象般继续说道：

“很可怕吧？‘刺突杭剑’一旦发动，无论是躲在核避难所，或是位于地底下，就算逃到冥王星去，光用剑尖一指就能杀死

圣人。其凶恶与方便性就连核武器也比不上。因为这把剑，原本就是为了消灭拥有私欲的圣人才制作的喵！”

“交易这种东西，那些魔法师是想做什么？”

“当然是战争啊。所谓圣人，在魔法界就等同于核武器。杀了敌军的圣人后，光是在保护己方伙伴这一点上，战况就会产生很大的差别。”

战争。

对住在现代日本的平凡高中生而言，这是没有什么实感的名词，但上条曾经接触过浮光掠影。之前为了魔道书“法之书”和号称知道其解读法的修女奥索拉·阿奎纳，英国清教、罗马正教与天草式之间曾经发生三角争斗。如果是真正的战争，规模一定比那还大吧。那才会真正影响整个世界，就连无关的人们也会被卷入，甚至会改变地图的形状。

“不过，不是还有很多圣人以外的魔法师？例如英国清教，就算没了神裂还是可以战斗吧？”

“阿上，问题不在这里。不论实际是否能够取胜，光是觉得可能胜利的错觉，就会引起战争啊。象征力量的圣人一死，很有可能破坏魔法社会整体的制度啊。就像王室被杀害，全国充满绝望一样喵。认为这是成功大好机会的人们，就会毫不迟疑地投入战争——这些人完全没注意到，等待他们的是惨烈的失败。”

土御门的话里，有一股让人背脊发寒的压迫感。

大概因为他是以间谍身份到处活动，熟知世界中所存在的各种弱点的人物吧。

“圣人被随意谋杀，宗教力量平衡错乱的国家跟组织，如

果又受到内外魔法势力的攻击，最后可能会因此而毁灭。这些情况虽然不会出现在舞台表面，却能够让国家跟世界衰败。只要一个地方的平衡遭受破坏，各个场所就会重新策划企图建立新的平衡，当然就会有引发战争的危险。英国清教第零圣堂区的‘必要之恶教会’身为对付魔法师的国际治安维持机构，绝对不可能轻易放过这件事喵。”

这句话听起来近乎决心，但土御门说这句结语时的语调却极端轻浮。

不知这样的语气是出自于间谍轻松的立场，还是身为专家的他完全抑制了自己的感情？门外汉上条无法判别这一点。

上条喝着已经不冰的饮料说：

“不过，像这么严重的问题，请茵蒂克丝帮忙会不会比较好？”

没错，茵蒂克丝不在当场。

听完土御门跟史提尔的说明后，还没见到茵蒂克丝的他就直接被拉到滚大球的竞技场。

如果是跟魔法有关的问题，她是非常可靠的帮手。就上条所知，没有人比她更熟悉魔法。

土御门却一句话就否定掉这个提议。

“不行，这次的事件不能动用到禁书目录。不仅不能让她接近事件现场，也不能让她知道有关这起事件的情报。”

“……为什么？”

“嗯，因为有很多复杂的理由。好吧，就让我从头到尾说明给你听吧。”

土御门有些嫌麻烦似的挠着头说：

“就像我刚才说过的，科学世界不能过度干涉魔法世界。现今的学园都市内外有各种问题……我这样说你懂不懂啊喵？”

“啊？我知道警卫跟风纪委员们，的确不能直接跟魔法师对决。”

当初和史提尔一起潜入炼金术师躲藏的“三泽塾”时，他就曾经听过类似的事情。

科学世界跟魔法世界各擅一方，维持两个世界。在这样的状况下，学园都市的治安维持机构如果逮捕魔法师，就有可能发生魔法世界的情报流向科学世界的危险。

“打个比方来说，就像我方坠落的最新式战斗机，被敌国的人捡到一样？”

“没错。而且如果是大量魔法师有组织地踏入学园都市，状况会变得更糟。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打算在学园都市内进行交易的魔法师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怎么可能放任不管？”

上条觉得，仔细想想这还真是有点笨的构图。大家明明目的一致，却因为这种原因都动弹不得。

“所以啦，这次就破例由我跟阿上，还有史提尔三个人行动。”土御门咧嘴笑道，“当然也有组织因此感到不愉快，那些人一直在观察有没有机会潜入学园都市。其中有人想解决问题，却也有人志不在此。这些人在学园都市外使用雷达般的术式，感测魔力的流动。只要有个动静，他们就准备要冲进来喵。”

“嗯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上条只能这么说。老实说，他无法想象魔力的流动是什么东西。

“但是，这种魔力的感测跟茵蒂克丝有什么关系？她又不

会使用魔法啊？就算那些家伙使用雷达般的魔法，也没有必要支开茵蒂克丝吧。”

上条当麻虽然丧失了记忆，但他仍保有这方面的知识。茵蒂克丝虽然管理十万三千本魔道书，却完全不会使用魔法，这是为了防止她使用魔道书惹出祸端。

面对上条的质疑，土御门苦笑道：

“这点就是价值观的不同啊。听好了，阿上。最近几个月，你周围发生了许多魔法事件，而你也完美地解决了这些事。但是在魔法业界里，其实没什么人知道你的事喵。”

“无所谓啦，被太多人知道我反而会很伤脑筋呢。不过这是为什么？”

“我想说的是，相比之下，禁书目录的名声变得相当响亮。魔法业界的人们不会认为这是‘上条当麻的周围发生的事件’，而是‘十万三千本的管理者——禁书目录周围发生的事件’。”

上条心想:啊，原来如此。

土御门仿佛从他脸上看出了些什么，他愉快地说：

“所以那些人大多认为‘无论发生什么都是以禁书目录为中心’。既然如此，就常识来讲，当然要将搜寻的目光集中在茵蒂克丝周围吧？但实际上，能够包含学园都市全区域的大规模感测术式并不存在。即使采用‘额我略圣歌队’这样的组织性术式，半径一公里左右就是界限了喵。所以只要让茵蒂克丝远离事件中心，外面那些人的视线也会集中在她身上。这样一来，其他地方如果发生魔法战，说不定就不会被发现喵。相反地，如果把她牵连入事件核心，那就真的会出局。”

“也就是说，必须让茵蒂克丝不发现任何有关魔法的气

息？”

上条心想，这件事看来简单其实相当困难，茵蒂克丝是为了对抗所有魔法师，所以才会完全记住十万三千本魔道书。她应该不会轻易放过任何小线索，一旦发现线索，她就会自然采取行动。

虽说如此，这次的事件就算事前跟她解释要她“不要管”，茵蒂克丝应该也不会轻易答应吧？一向最讨厌把他人卷入魔法相关事件的她，绝对不会答应让其他人代替她解决问题。

当上条正在思考时，土御门轻轻摇了摇空的饮料容器。

“不过啊，对阿上而言，这也算是另一种‘不幸’喵。自己的功劳全都跑到茵蒂克丝身上，相信你不会太愉快吧？”

“笨蛋，我是在担心那家伙。茵蒂克丝那家伙真是的，明明自己的麻烦都已经够多了……”

上条咂了咂舌，继续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看着他的侧脸，土御门微微地笑了。那微笑中既不带讽刺，也不带嘲笑。

“总之就是这样喵。阿上你就负责茵蒂克丝的问题吧，要尽力隐藏学园都市发生事件的气息喵。对了，你就带她到其他地方去逛逛，尽量让她远离可能发生魔法战的地方。”

“啊？这算什么！你话说得简单……”

“没问题啦！这对不幸的上条当麻而言，小事一件啦！”

“你这是哪来的自信啊！那我们的比赛要怎么办？如果翘掉比赛，吹寄一定会抓狂啦！这点反而比较可怕吧！”

“这就请你自行处理吧！现在比较重要的是茵蒂克丝那边。不过啊，那个禁书目录应该用食物就能轻易操纵喵。如果发生问题，往事件现场的反方向丢点心就好了喵！”

“……你这家伙，这番话被茵蒂克丝听到，可能会被她咬碎头盖骨哦。不对，我好像没看过她会咬除我以外的人类……”

面对猛拍自己肩膀的土御门，上条无精打采地说道。

3

大热天下的柏油路好热啊。

这是倒在路上的空腹少女茵蒂克丝的感想。

游行结束后，解除道路禁止通行看板的女警卫黄泉川爱穗途中看不下去，她中断作业将茵蒂克丝一把抱起。虽然没什么冷却效果，她还是先让茵蒂克丝躺在街边树下的长椅上休息。跟她在一起的三色猫，也黏着黄泉川的脚跟过来跳上长椅。

之前联络的女同事月咏小萌老师总算赶到了。年纪比黄泉川还大的教职员，身上却穿着淡绿色的无袖背心，跟白色百褶裙的拉拉队服装。这么打扮大概是想跟学生一起加油吧，这把年纪还这么适合如此的打扮，还真是有点可怕啊，黄泉川在心中叹了口气。

“嗨！黄泉川老师！我接到联络说我认识的人‘寄放’在你这里。呜哇！”小萌老师看到茵蒂克丝的样子尖叫起来，“修，修女小姐?!你，你怎么像卖剩萎缩的蔬菜一样无精打采的！啊，该不会是因为我小萌老师来得太晚所以才中暑的吧!!”

听到她高分贝的尖叫，三色猫发出厌恶的叫声竖起毛来。

这个嘛……黄泉川看着倒在长椅上的茵蒂克丝心想，乍看之下好像中了暑，再怎么说，在这样的大热天下穿着这么厚的修道服昏倒，一般人会判断是中暑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月咏老师，我说老师啊！好啦好啦，稍微冷静一下好不好？”

“我，我怎么能冷静得下来啊！修女小姐虽然不是我们班上的学生，但也是老师应该守护的孩子之一啊。”

“好啦好啦，你的理想教师论晚点再说吧！这孩子是那个啦，她不是中暑，只不过是肚子饿了啦。”

什么？小萌老师疑惑地微倾着头。

她随即又说道：

“所，所以我才无法冷静啊！营养失调也算是危险的状态啊!!”

“什么？在这种场面一点也不泄气的月咏老师，真是值得尊敬的前辈啊。不过啊，这孩子已经吃了我们三包携带口粮了哦。”

听到黄泉川受不了的声音，三色猫也好像在说“对啊对啊，我也分到饼干了呢”似的，发出舒服的叫声。嘴巴周围的毛还粘有些许的饼干屑。

“……那就不是肚子饿，而是吃太多不舒服吧！我说啊，你身为教师也该注意一下饮食跟营养的管理……”

“那你直接问这孩子不就行了？”

看到用手指着长椅的黄泉川，小萌老师说了声“不准用手指人”，抓住她的手指头朝下放，然后仔细察看茵蒂克丝的脸。

浑身无力的白衣少女，用细微的声音说道：

“我，我肚子饿了……当，当麻还没来吗……”

“真的是肚子饿吗?!”

“我刚刚不就说过了？啊，接下来可以交给你吧？”

好的，您辛苦啦。面对礼貌敬礼的小萌老师，用背部朝着她的黄泉川摇了摇手离去。这样的对应虽然有点随便，但这也是因为她认为小萌老师是没必要顾忌的对象。

小萌老师重新察看茵蒂克丝的样子。

无力躺在长椅上的她，发着抖说道：

“酱，酱汁的味道……再这样继续闻下去，我可能会到达极限……”

小萌老师总算放下肩膀的重担（并不是因为沮丧无力，而是因为感到放心）。听到茵蒂克丝说的“酱汁”这个字，她皱了皱鼻子闻味道。

“嗯，是摊位吗？”

她的视线向四周一转。就在黄泉川爱穗解除禁止通行看板的大马路对面，可以看到街道一角排列着学生们园游会般的手制摊位。

“修女小姐，买回来啰。”

看到小萌老师在摊贩上随意选择的几项食物，瘫在长椅上的茵蒂克丝猛然跃起身来。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她发出活像考古学者发现未开发遗迹般的叫声，怀里抱着的三色猫也发出相似的叫声。

“我买了炒面、什锦烧、烟熏香肠、章鱼烧……啊，外国的修女小姐敢吃章鱼吗？”

“我吃我吃！就算是纳豆或咸鱼干我都敢吃！”

一见到透明塑料盒里装着的学生制成品，虽然看上去不是

很美味，茵蒂克丝还是投来充满闪亮光芒跟食欲的视线。她手里的三毛猫微微地发抖，不知是不是动物的本能察觉到了她对吃的强烈执著。

小萌老师苦笑道：

“啊，啊哈哈哈。那趁这个机会，顺便学一下拿筷子的方法吧。筷子的拿法不是用拳头握住哦……啊啊!!”

在她要说明之前，茵蒂克丝已经咬住目标，大口大口地狼吞虎咽。堆积如山的食物瞬间消失。三毛猫也不落人后地扑向炒面，但是怕烫的猫舌头成为它致命的缺陷。

小萌老师失望地垂下肩膀，

“呜，呜呜。人家特地……特地想趁这个机会，好好地让修女小姐体会一下日本的文化啊。”

“（嚼啊嚼）咦？小萌你刚才说什么？”

将最后一片什锦烧塞进嘴后，茵蒂克丝愣愣眨着眼睛。刚刚那堆食物山，已经完全被夷为平地。

热心于教育的小萌老师有个弱点，就是失去教导他人的机会时，会感到极度沮丧，但因为吃饱而心满意足的茵蒂克丝并没发现这一点。

小萌老师抖动着小小的肩膀说：

“没，没说什么！老师我一点也不懊悔！我不会因为这样的一点小事就哭泣啦。”

“咦？啊，我还没跟你道谢呢。我吃饱了，谢谢招待。咦，奇怪？为什么你看起来快哭出来了？”茵蒂克丝微微偏了偏头，“……话说回来，当麻到底到哪里去了？都已经快要吃午饭了。”

“……那个，说到吃饭，刚刚……”



但是茵蒂克丝完全没有听到小萌老师说的话。

“当麻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我今天一直觉得跟当麻好像老是被拆散……”

轰!!小萌老师的热血教育魂再度燃烧起来。

眼前的修女不属于任何学校（应该是吧）。这么一来，在大霸星祭应该很难跟上条当麻一起行动吧。虽然有民众可以参加的竞技，但那也不过是分为“学生”跟“一般民众”的比赛。眼前这个少女仍旧无法达成想一起参加活动的愿望。

小萌老师觉得自己可以理解她的感想。

在这么大的活动中一个人被丢下来，虽说外表看不太出来，但她的内心应该受了相当大的伤害吧。反过来说，如果可以用某种形式让她参与，她应该就能感受到一体感跟满足感吧。为什么上条不能体会到这一点呢，竟然把这个孩子一个人丢在这里。小萌老师对自己不中用的学生感到失望，并思考是否有解决之道。

不是妥协，而是解决之道。

“没问题，有一项活动修女小姐也能够参加哦！”

答案浮现了。如果不能帮助看起来这么悲伤的孩子，我就没有身为教师的资格，小萌老师想到这里忍不住笑了出来。

“咦，你说什么？”

“我说啊，有办法能够让你跟上条一起快乐享受大霸星祭呢！修女小姐你再也不会被一个人丢下来了！”

听到这样过度开朗的声音，茵蒂克丝刚开始虽然愣了一下，之后连食欲都忘了似的表情和缓下来。三色猫倒是不在意地悠闲打了个呵欠。

“什，什么？我要怎么做才好？”

“就是这个啦，这个这个！”

小萌老师笑着，轻轻地拉着自己穿的无袖背心胸口。

她身上穿着的是拉拉队制服。

“嘿，嘿嘿。虽然你不能参加比赛，但是如果是加油组就没有问题。果然还是要这个啦，感觉上你很适合当拉拉队呢！一个人可能会觉得很害羞，别担心，小萌老师也会一起陪着你！”

小萌老师不断地微笑。她身为现场教育者的能量由体内向外发散，脸上发出无与伦比的光辉。看到她的样子，茵蒂克丝忍不住警戒起来。

“为，为什么，小萌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开心？”

“不要问这种像小红帽的问题啦。老师我啊，虽说是意外获得的机会，但老师我还是因为能指导修女小姐而感到非常满足啊。嘿嘿，我心里绝对没有想要你偿还刚刚无法指导你拿筷子那笔债哦！”

小萌老师完全不顾眼前看到熟人未知一面而僵在当场的茵蒂克丝，径自拉着她往某处而去。

4

上条当麻总算回到刚刚禁止通行的地点，那里已经看不到茵蒂克丝的踪影。禁止通行已经解除了，警卫姐姐也不在。

虽然土御门说过：

“寻找丽多薇雅跟欧莉安娜虽然很重要，不让茵蒂克丝发

现学园都市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很重要。阿上，我们负责确认学园都市的保全，调查有没有魔法的痕迹，你就定期跟茵蒂克丝见面支开她。否则她一旦对我们的行动起疑，一定会马上赶到事件的中心点。”

按照目前的情况，他什么都不能做。

（茵蒂克丝的所在地，既没有人可以问，也没有任何线索。那家伙的免费手机没电所以也无法联络……不会吧，她该不会真的迷路了？）

对于习惯学园都市的上条来说应该不算什么，但是如果让史提尔知道茵蒂克丝走丢了，他可能会说“我知道了，你受死吧”，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地袭击他。

（嗯，如果是茵蒂克丝可能会去的地方……）

上条环视四周，视线突然固定在前方。隔着大马路的对面，有块区域里排列着学生们的园游会摊位。

“不，不会吧？忍受不了空腹的她，该不会没带钱就摇摇晃晃地冲进里面？如果真的是这样，其中一角可能被‘空腹少女的暴行’给破坏……”

上条脸色铁青。他右手存在的“幻想杀手”力量，无论是超能力还是魔法，就算是神迹，只要他的右手轻轻一碰就能消除。但面对那个咬人少女，他却是没有任何能力的等级零无能力者。

即使如此，他还是必须用这只手阻止她。上条下定决心前往摊贩区域。

突然，一旁有人拍了他的肩膀。

转头一看，穿着短袖上衣跟短裤的姬神秋沙，以及端坐在

清扫机器人上面，正在贩卖便当的土御门舞夏两人正看着他，姬神陪着仍在贩卖便当的舞夏，在街上边逛边聊。

“你从刚刚开始就一副要决战大魔王的样子。干吗摆出这种勇者般的表情？”

“干吗一副快要死的表情？肚子饿就吃便当啊？”

打算突击战场的上条，因为两人平稳的声音而动摇了。

“我说啊，那是因为我放着肚子饿的茵蒂克丝去参加比赛，回来之后就没看到她了，离食物最近的地点就只有那边的摊位区，我在想那个空腹少女有没有可能在那边引起暴动……”

听到他含着眼泪的泣诉，两人愣了一下。

“那位修女，刚刚我在那边看到过她。”

姬神指向与摊贩区域完全不同的方向。

“好像被上条当麻学校里那个有名的迷你老师牵着手走哦？”

舞夏坐在清扫机器人上，歪着头看上空回想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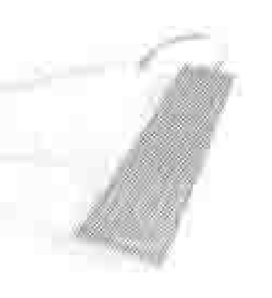
“啊？被强行带走……应该不可能啦，而且小萌老师也认识茵蒂克丝。那是在干什么呢？是在介绍学园都市？不管啦。总之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会自己找。”

上条说完之后，朝着姬神手指着的方向走去。身后传来土御门舞夏“加油哦”的拉长声音，姬神则是什么都没说。

（嗯……姬神跟舞夏何时变得那么要好？啊，暑假的时候她们有时会来我们宿舍玩，应该是那时认识的吧？）

他边想边走在大马路上。路上的行人们都佩服地看着风力发电机的螺旋叶片，这个情景看起来反而有种新鲜的感觉。

突然旁边传来咪呜的猫叫声。



光听到声音就能知道特征，感觉相当的熟悉——是三色猫的叫声。

“茵蒂克丝？”

上条停止脚步望着声音传来的方向。那是被四周大楼包围住的小公园，铁网形成的围墙比一般还高，散发出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压迫感。光从入口看去，枝叶茂盛的树木遮住了视线，很难看清楚里面的样子。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观光客也不想靠近吧。

上条心想，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严格来说这里并不算是公园。铁网的围墙上挂着用铁丝固定住的“只山大学植物学部所有”看板。这里是培育植物采集生长数据的场所。就算在强化警备的大霸星祭期间，也没有什么人来巡逻。这里虽然对外开放，但应该不是适合外人进入的场所。

眼熟的三色猫突然从草木中探出头来，看到上条的脸后，随即又缩进草丛中往里面跑。

（只有三色猫？不，茵蒂克丝应该不会那么轻易地放开那只猫。也就是说，那家伙还在里面？嗯，如果里面栽培的是苹果，茵蒂克丝可能会不知不觉地走进去。）

这样的感想让本人听到可能会抓狂，心里这么想的他决定确认一下。上条小心地避免折断塞住入口的树枝踏足入内——

“茵蒂克丝？在的话就出个声回答我——”

继续往前走，前方视野大开。

茵蒂克丝就在眼前。

但是她为什么正在换衣服?

“……”

上条与茵蒂克丝，互看着对方停止了动作。

穿着拉拉队制服的小萌老师，虽然跟茵蒂克丝面对面，由于她背对着上条，所以没发现他的存在。

上条心想，奇怪。

上条记忆中最新的茵蒂克丝形象，的确是身穿白底金色刺绣、有如红茶杯一样的修道服。可是为什么修道服会整齐地叠在地面上?而且，修道服上面为什么放着同色的内裤?

而她身上却穿着不知哪里弄来的拉拉队制服，白色的短无袖背心加上淡绿色的百褶裙，跟小萌老师身上穿的服装一样。

但是，无袖背心一只手才刚伸入一半。斜斜的上衣尾端压在茵蒂克丝小小的胸部上。最惊人的是，小萌老师正在帮茵蒂克丝套上拉拉队制服专用的内裤（应该跟网球短裙用的一样），而上条目睹到了这个瞬间。

茵蒂克丝将内裤拉到一条大腿的一半，另一只脚正要伸入内裤，维持这个动作静止不动。当然，在这个情况下，裙子根本无法发挥平时的功用。更何况，拉拉队制服用的衣服，原本就没有“遮蔽”的功用。

再说一次，茵蒂克丝的修道服整齐地叠好放在地上。

上面放着相同颜色的内裤。

小萌老师正在帮抬起脚的茵蒂克丝套上内裤，如果她的头没有挡住上条的视线，他应该就会看到就算只看一眼也无法轻易了事的地方。

“……啊，啊。”

她的脸从惊讶的暂停，渐渐地转变成“我要赶快杀了这家伙”的表情。上条吓得流了一身汗，却当场动弹不得。只有穿着拉拉队制服的小萌老师，还没发现两人的异状，一派轻松地跟茵蒂克丝说话。

“真是不好意思呢，正规的更衣室规定除了这所学校以外的人无法使用。在这边换衣服真是辛苦你了……咦，呀啊?!”

茵蒂克丝根本没听完话。内裤还挂在大腿上的她，猛力地扑向上条。

“当麻!!你说这是第几次了!!”

“呜哦哦！我真的深感抱歉可是请不要再咬我了!!”

上条扭动身体，想要躲掉强袭少女茵蒂克丝的咬头攻击。飞扑上来的茵蒂克丝两手绕到上条身后，紧紧地固定住他的身体，原本瞄准头部的她目标却不小心偏移了，

喀。茵蒂克丝的小嘴，直接咬中上条当麻的脸颊。

“哇……”

小小嘴唇柔软的触感传了过来。上下排牙齿硬硬的质感，两排牙齿空隙间温暖的东西应该是舌尖吧。比上条体温还热的气息吹到脸上，感受茵蒂克丝的唾液时，上条的身体忍不住颤抖起来。

“……哇，茵蒂克丝!!”

“……”

上条满脸通红地大叫，却听不到对方的回应。

刷刷刷刷!!茵蒂克丝以高速无声地离开上条身边。平常这

个时候她应该会大叫，但此时的茵蒂克丝却沉默地低垂着头，无法看见脸上的表情，连耳根都红了。莫非她对于自己以往都没意识到的咬人动作，有了什么特殊的想法？她看来受到相当大的打击，就连自己衣衫不整的事情也没注意到。

上条看着小萌老师，她只是将两手贴在脸颊上发出意义不明的“哇，哇哇哇”声，看来一点也不可靠。

“不，不是，那个，茵蒂克丝……公主殿下？没事啦，这是意外哦，意外！这件事完全没人意料得到所以请不要那么认真……咦，哇！等一下，茵蒂克丝，你为什么突然从害羞变得气到满脸通红！该不会我刚才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吧?!”

看着眼前默默发着抖的拉拉队少女，上条忍不住朝后退了一两步，正当他要退第三步的瞬间。

“——上条。”

背后传来的女子冰冷语调刺中了他的背。

上条一边留意着大意不得的茵蒂克丝一边紧张地转过头去。

吹寄制理。

体育服上穿着营运委员薄外套的她说道：

“我因为营运委员的工作来找月咏老师，因为听到声音来这里看看……你又来了？”

她先看到上条跟正在微微发抖的半裸少女茵蒂克丝，接着看到满脸通红的小萌老师，然后是叠得很整齐的衣服跟内裤，最后眼光又回到茵蒂克丝身上——准确来说，应该是挂在她大腿上的内裤上。

“你不去帮大家加油在这里做什么，你这个学校的叛徒!!”

受到完全没有使用任何超能力的拳头猛力一击，上条当麻



飞了出去，就这样滚倒在地面上。

5

全身是伤的上条当麻总算从公园（应该说是植物学试验场）逃了出来。准确来讲，他应该是被生气的吹寄制理拉了出来。不是抓着他的手，而是揪着衣领拎出去的。在对面那里，茵蒂克丝应该在让小萌老师帮忙换衣服吧。

“真是的，你这家伙有没有心让大会成功啊？我知道身为营运委员的我应该是最该努力的人，但是看到像你这么不上心的人我就有气！”

吹寄说着，从外套口袋拿出补充过的纸盒牛奶喝了起来。大概是因为生气导致钙质不足吧。从这样的气氛看来，可以很清楚了解她说“我讨厌上条当麻”并不是要掩饰什么害羞的心情，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心话。

被她拉着衣领拖行的上条说：

“吹，吹寄啊。现，现在我们学校是什么比赛？”

“连这点事也记不得？那是因为你脑部营养不足吧。对了对了，现在最优先的就是糖分摄取啦！”

说完，她将喝完的牛奶盒往垃圾桶一丢，在外套里到处寻找后，拿出喝咖啡使用的砂糖棒。

“呜?!竟然是完全没加工过的普通砂糖！”

就在上条肩膀发抖正要离开的瞬间，吹寄用手臂环住他的脖子，就这样用一只左手将上条的头夹在腋下。

“你这睡着的脑袋快给我醒来。如果不行，要不要试试大

豆异黄酮啊？豆浆布丁可以吧?!"

"呜呜！那如果你一开始就给豆浆布丁，我上条当麻会很感谢你啦！里面应该也包含有糖分吧！"

面对硬要逼自己咽下砂糖棒的吹寄，上条手脚啪哒啪哒地开始暴动，却因头部被固定在腋下完全动弹不得。即使如此仍然持续抵抗的上条，突然感觉到右边的脸颊碰到了柔软的事物。

那是吹寄制理丰满的胸脯。

（呜哇哇……）

上条的抵抗力增加了三倍。吹寄似乎没察觉到这种状况，只是一只手拿着砂糖棒微微皱眉。

"等一下啦等一下！就算吃了一肚子那玩意，我的呆瓜病还是治不了啊!!"

"……你自己说出这种话不会感到悲哀吗？"

一点也不悲哀！上条快速地把头往旁一偏，反而更加感受到胸部传来的弹力，他的身体忍不住僵硬了。吹寄脸上现出惊讶的表情，好不容易将上条从锁头功解放开来。

得救了，上条吐了口气后，却马上被吹寄重新抓住衣领继续拖着走。

"现在我们学校参加的是二年级的女子拔河跟三年级男子选拔的铁人三项。你要去帮哪边加油？应该是女生那边吧！因为你就是这种人！"

"干吗说话这么毒啊！吹寄你为什么这么冷淡?!你这是在推行内心的Cool Biz运动吗？"（注：原指日本政府为了节能减碳所推行的活动，Cool代表"酷"，也代表"凉爽"，"Biz"则代表"business"，这个运动最大的内容就是鼓励男性脱掉一身的厚重西装，不打领带，并

且将办公室内的冷气温度控制在28摄氏度，本文中上条则是故意讽刺吹寄故意让自己表现出冷淡的样子。）

“不好意思，我的防卫没那么薄。”

这简直是厚如铁壁般的Warm Biz！（注：跟Cool Biz活动不同，Warm Biz运动是在冬天，将室内暖气控制在20度，然后多穿衣服。上条是在讽刺吹寄的防卫有如Warm Biz活动时的服装一样厚重。）上条在内心吐槽道，心想反正她应该不会觉得好笑，于是就没把想法说出口。

“不过吹寄，你营运委员的工作没问题吗？”

“……为什么你这家伙要帮我操心这种事？”

“所谓的无依无靠就是这种感觉吧……营运委员的工作不是很辛苦吗？虽然我不清楚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啦，只顾着我的事没关系吗？”

营运委员担任大霸星祭各种杂务，包括从比赛的准备、裁判，到比赛前、中、后的广播，到照顾迷路小孩跟简单的道路指引等。而且还要以选手身份参加比赛，比起一般普通学生，自由时间实在少得可怜。

吹寄斜眼瞄着上条的脸：

“没问题。我已经跟月咏老师传完话了，而且为了应付突发事态，我的行程特意留出了一定程度的空隙，所以没有问题啦！”

“真是可惜哦。不要管我这样的人，跟朋友们去逛逛摊位不是很好吗？”

“制造回忆的方法因人而异，她们也能够理解这一点！”

说这些话的吹寄，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感受不到尖锐的地方。



仍旧被揪着衣领拖行的上条叹了口气说：

“好啦好啦……你说什么都对，但是可以不要拉着我的衣领吗？”

“那就牵手吧。”

吹寄出乎意料地轻易放开上条的衣领，伸出了她的小手。柔软的手掌涂抹过护手霜，那应该是辅酶Q10或是邮购节目里，经常介绍的流行健康商品吧。

“啊？呃——那么这厢失礼了。”

他稍微犹豫后，终于牵住吹寄的手。原本以为她的手应该很冰冷，没想到出乎意料地温暖。光是这个样子，上条就感觉到内心在狂跳。

吹寄瞄了他一眼说：

“你走得太慢了。”

“……”

感叹着“我干吗要一个人内心狂跳啊”的上条，被心情不佳的铁壁之女吹寄制理拉着走。

6

上条被吹寄拉着手走在街上。

这里的人特别的多，似乎因为这里是地下铁车站或自动巴士站牌等交通重要场所集中的地方。从电车转换到公车，从公车的路线A转换到路线B，就像这个样子，人们在转乘的地方来来去去。

距离跟茵蒂克丝分别的地点已经有一段距离。吹寄似乎要

带上条去学校加油，但是当寻找欧莉安娜行踪的土御门或史提尔传来联络时，自己就非得行动不可。这下糟了，该怎么办？上条独自烦恼着。

“喂，上条，大霸星祭有这么无聊吗？”

跟上条牵着手的吹寄突然说道。

什么？上条皱了皱眉。

“我总觉得你好像心不在焉，感觉好像有什么心事！”

他心中顿时一惊。

吹寄看着这样的上条：

“我是没办法强制你一定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大霸星祭，如果你说要退出我也无法阻止你啦。”

看样子吹寄应该不是发现大霸星祭背地里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单纯对上条集中力的方向感到疑惑。

“身为企划这项活动，为这项活动努力到今天的人，就算是我个人的任性，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愉快的回忆。如果大家都能开心地笑，我当然会很开心啦……但是你今天好像觉得很无聊的样子，不管怎么说，果然还是进行准备的我有什么不足之处。”

“……你责任感还真强啊。我并不觉得无聊啊，像这样热闹才有趣啦。”

上条不知吹寄是基于什么理由，成为大霸星祭的营运委员。但她并非被任何人强迫成为营运委员，既然是她自己自愿提名，她一定有要让这场活动成功的理由。那是即使放学后在学校留到很晚，无法跟朋友一起度过自由时间，也一定要让活动成功的理由。



但是，她并不知道。

她不知道竟然有魔法师想要利用她的这番苦心，也不知道有关“刺突杭剑”的暗中行动，以及学园都市内外发生的各种意见冲突。

我必须加油，上条心想。

不只是吹寄，其他的营运委员也想让大霸星祭成功。走在街上的学生跟外部来的观光客们，一定都想在这里留下美好的回忆。正因如此，他一定要加油。

看着这样上条的脸，吹寄讶异地盯着他看：

“……你果然还是有心事。”

“啊？没有啦！我超来劲的。吹寄你干吗一个人这么焦躁啊!!”

看到因为心情不好而失去光辉的吹寄，慌张的上条在牵着手的状态下绕到她前方，盯着她的脸回答。

咚，突然背后被推了一下。

混杂的步道上，好像有人的肩膀撞到了他。

上条无法对应这样的意外，忍不住往前跨了一步。因为这样，上条与他盯着瞧的吹寄之间，距离一口气缩短。

原先两张脸的距离，也只不过三十厘米左右。

“谁……”

“咦……”

正当两人互相大叫时，距离缩短成零。砰！上条与吹寄的额头轻轻碰上，鼻尖也碰触到了。嘴唇虽然没有接触，但可以感受到她微微的气息，吹到自己的嘴唇上。

（什……）

上条的呼吸不禁停止。

“你给我走开，上条当麻！”

下一瞬间，砰!!吹寄用头猛力撞他。

“哇啊?!”

上条的上半身忍不住往后仰，原本牵在一起的手也放开了。他知道自己脸部发烫，吹寄表情倒是没有什么变化，但表情渐渐变得越来越烦躁，

“……就连人家认真跟你说话时也这样，你果然狗改不了吃屎。”

“不，不是啦，我真的也很认真地在想事情啦!!”

“跟你说，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你和好。”

“呜呜！吹寄的冷淡怎么又变本加厉啊!!”

上条忍不住大叫，吹寄啪地用手掌拍他的后脑勺。如果说这是吐槽的表现，未免也太缺乏关爱了吧。就在上条微微低下头，抚摸后脑勺的瞬间……

噗!!

这次低下来的头，突然撞到某种柔软的事物。

冷静地确认后，他发现那是女性的胸部。

“哦哇?!”

上条慌慌张张地往后退。从刚刚开始接二连三地发生什么事啊?!面对吓得不得了的上条，跟他相撞的女性只说了声“哎呀呀”，感觉上却不太在意似的。一旁传来吹寄“……上条”的低沉声音，听起来充满了怨念。

撞到他的人，是一名身穿朴素工作服的女性。年龄大约十八九岁，应该跟神裂火织差不多。身高比上条略高，虽说在



日本人里算高大——但是看到那头耀眼的金发跟碧眼后，这个评价就不能算正确了。吹寄制理在班上也算身材好的，但跟这名女子的美色相比，吹寄的好身材相形之下逊色不少。不仅是胸部或腰部等的曲线姣好，她浑身还散发出一股看不见的妖艳气息。

女子长长的金发似乎用发蜡或电卷下了不少工夫。全部的头发分成小束用电卷卷过后，再将小束的卷发互相交缠成三大束。其他细微地方也花了不少心思，这应该是要花不少时间造型的发型。上面虽然没什么装饰品，但头发本身就已经像加工过的黄金饰品。

她应该是涂装业者吧，工作服上到处都是干掉的油漆渍，她侧手夹着长约一点五米，宽约七十厘米，用白布覆盖的看板。伸长的手指尖端，好不容易抓着看板的下沿。

但是。

“哇……”

忍不住发出声音的人不是上条，而是他身旁的吹寄。

女子身穿前扣式的工作服，但衣服却是敞开的。并不是“打开到第二颗纽扣”，而是“除了第二颗纽扣外，其他的纽扣都没扣”。丰满胸部的乳沟跟肚脐整个露了出来，上条觉得看起来有点像在穿泳装。

裤子也相当宽松，感觉上好像是挂在腰际。虽然没有特意转到后方去确认，说不定松垮的裤边可以稍微看到臀部。

这样的打扮不仅露出的部分相当多，还兼具了只要动作稍微轻率一点，就很有可能全部掉下来的危险性。跟运动服装扮的波霸警卫姐姐不同，女子对自己的好身材相当有自觉。



涂装业者的姐姐用没有夹看板的另一只手，随便做出抱歉的动作，以出乎意料流畅的日文说道：

“哎呀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么多人我还真是不习惯。有没有哪里会痛？啊，这里吗？后脑勺痛吗？”

“呜，呜呜。虽说不是这样，但您的温柔却感染了我的全身。真想就这样把我自己交给您啊……”

看到上条这样的泣诉，吹寄制理闭上一只眼睛，往刚刚打过的后脑勺又补上一拳。结果，上条的身体又再次撞到涂装业者姐姐的胸部。那位姐姐没有发出尖叫声，只是用一只手轻轻地推开上条的身体说：

“嘿咻。我看看，你还好吧？不，可，以一直打架哦。难得有这样的活动，当然要留下愉快的回忆啊。”

呜哇，上条的脸做出快要哭出来的表情：

“好宽大的度量啊！跟那些咬人少女还有拳头女完全不一样！我快沉溺在这种温柔里头啦!!”

“哎呀，完全只顾着自己的好处就说喜欢人家，这样的花言巧语未免也太幼稚了点哦。”

吹寄用“这个笨蛋”的眼神瞪着上条，涂装业者的姐姐对她微笑点头说道：

“哎呀呀，那边的小姐，不好意思哦。”

吹寄露出惊讶的表情说：

“为，为什么要跟我道歉？”

“因为姐姐我好像是你生气的间接原因啊，不是吗？”

听到如此游刃有余的大人台词，少女不禁畏缩。上条大叫：“看清楚啦，这才是成熟的女性，好好学着点吧，你这个铁壁

女！”吹寄随即使出像合气道般的过肩摔，将上条摔倒之后压在路上。

“啊，你还好吧？如果还有力气打架应该没问题吧。”

看着眼前被压制在地上的少年与压制他的少女，涂装业者的大姐姐说道。然后她伸出了手，向上条要求握手。

“这是撞到你的道歉。在日本通常都是低头道歉，不过在我们这里通常是这么做啦。”

“啊……是这样吗？”

“哎呀，还是要献吻呢？”

噗!!上条忍不住喷了出来。

纯情少年上条当麻颤抖一阵子后叫道：

“我要献吻!!”

吹寄制理的拳头瞬间往上条的太阳穴挥去。涂装业者的大姐姐看着不断摇头的他，笑着又伸出了手。

如果茵蒂克丝不是用咬人的方式，而是养成这么斯文的做派就好了，上条以自己的右手，回握住对方伸出的手。

啪嚓!!

耳里传来一阵仿佛某种东西碎掉的奇妙声响。

“咦？”

发出这叫声的人，不是上条也不是大姐姐，而是望向他们的吹寄制理。由于当事人双方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反而没有发出声音。

上条当麻刚好想起自己右手所拥有的能力。

涂装业者的大姐姐正在确认什么被破坏了。



“哎呀呀呀。”

大姐姐想要硬挤出苦笑，可是她失败了。

“我也该回去工作了，可以走了吗？”

她嘴里这么说着，却没有等上条他们的回应就离开了。她的动作虽然没有什么不同，却失去了刚才的那种余裕。

手伸到半空中想要跟她握手的吹寄，歪着头说：

“……怎么，她不跟我握手？为什么，上条当麻？”

“啊？应该是不想跟你当好朋友吧?!”

当他意图混过去时，头又被戳了一下。

吹寄发出打从内心的叹息，再度抓住上条的手要带他走。此时，她的手机突然响起。好像是营运委员打来的电话，吹寄以事务性的口吻应对着。看她小声地说着些什么，应该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吹寄交互地看了看上条的脸跟手表。“下一场吃面包赛跑不要迟到哦！”她留下这句营运委员做派的台词后，手上拿着手机离开了。上条看着她的背影，将手贴着刚刚被坚硬拳头殴打过的脸颊，开始思考。

刚刚自己破坏掉的，是“魔法”还是“超能力”？

上条稍作思考后，觉得“超能力”这条线应该不太可能。学园都市所属的超能力者，简单来说都是学生。学生在大霸星祭期间，通常都会参加比赛。虽说也有土御门舞夏这样的例外，所以无法轻易断言。但涂装业者的打扮，光看厂商的标志，感觉上像是“外来业者”。因为那是电视广告有时会看到的名称，所以他有印象。

当然，学园都市内部的学生根本没有机会取得那样的衣服。

这么说来……

上条当麻拿出手机，同时环视四周确定吹寄在不在身边。这次的事如果被警卫或风纪委员出手就麻烦了，所以他不能让她听到这件事。之后他拨打了土御门元春的号码。

“哈啰。阿上啊，你好好骗过茵蒂克丝了喵？我们这边刚刚查出欧莉安娜可能会用来交易的警卫疏忽点，在第七学区意外地多呢，所以要请你别让茵蒂克丝接近哦——”

“等一下，我可以先跟你确认一件事吗，土御门？”

似乎发现到上条的语调比较急迫，土御门压低声音说：

“……你想问什么？”

“就是那个啊？阻止那个名叫什么什么剑的魔法道具交易，是我们的目的吧？”

上条望向人群，还看得到“她”松松垮垮地穿着工作服远去的背影。

“是‘刺突杭剑’。还有那不是道具，是灵装。咦，怎么了？你该不会是畏缩了吧，阿上？但是除了我们以外，绝对不可能有其他增援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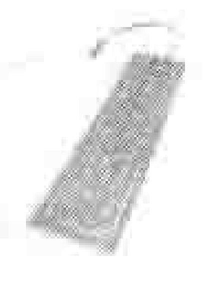
“真的吗？”

“……这是什么意思，阿上？”

上条伸直了背，努力不要看漏掉女子的背影。但是女子在转角转弯了。

“我跟某个人握手时，幻想杀手好像破坏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可是，那个人看起来不像学生，看穿着好像是来自学园都市之外。”

“等一下，阿上，让我问一个问题。那家伙是不是拿了什



么大型行李？‘刺突杭剑’全长一点五米，护手左右各三十五厘米。如果要隐藏这么大的剑……会用什么？行李箱应该也放不进去吧？”

上条听到土御门的问题，脸色发绿。

“她是拿着。”

“拿着什么？”

“看板啊。那个女人拿着一块被白布包覆着，像大型看板的东西……”

“阿上，你现在人在哪里？”

“咦？等一下……一财银行前面。”

才听到这句“在那边等我”，通话就中断了。

看着手机，上条开始犹豫是应该去追那名女子，还是要留在这里等土御门，他思考一下后，往涂装业者女子消失的方向奔去。如果等土御门到了才去追，肯定会追丢的。

上条有这样的预感，即将要发生些什么事了。

他同时想着:而且绝对不会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

7

穿着松垮垮工作服的金发女子，腋下夹着大型看板，混在人群中走动。同时，她自觉到自己相当醒目。虽说她自认已经注意到了自己的一举一动，但感情上还是无法完美地对应预测外的事情。

女子将空着的那只手插入工作服裤子里的口袋。此时她的裤子微微下滑，但是她却丝毫不在意。她从口袋里拿出来的，

是背英文单词用的单词卡。但是上面什么都没写，只有白色的厚纸穿过金属环。

“唔……”

女子用牙齿咬住一张单词卡，将卡片从金属环上撕下。此时，卡上仿佛石蕊纸般浮现出文字。是以黄色书写体所写的“Water Symbol”。

有“水的象征”之意的这两个单词，以黄色的墨水写着。

女子将单词卡收回口袋，把嘴里含着的那张纸有如贝壳般靠在耳边。

“啊——啊——喂喂，我是欧莉安娜·汤姆森。能听到我说话吗？听到请回答哦。”

对于这样的自言自语，靠在耳边的单词卡，发出未经由空气震动的声音：

“不要说出自己的本名，小心你的声音可能泄漏到周围。如果你的真实身份被看破，可能会招来更麻烦的事态。”

语气相当严肃。

听到对方这么说，自称欧莉安娜的女子苦笑道：

“现在已经卷入麻烦了。姐姐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即兴演出呢，不过这应该不是你会喜欢的状况吧，丽多薇雅·罗伦婕蒂？”

被叫出本名的通话对象丽多薇雅，瞬间沉默了一下：

“不要用这样猥琐的表达方式跟我说话。我因为信仰上的理由，不能配合你的语调。”

“说得也是。对于喜欢用忍耐让人焦急的修女而言，光是言语的责罚似乎难受了点。你知道吗？殉教圣人临死前所看见的天使幻觉，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其实有可能是受虐狂的狂喜

呢。”

“……”

“哎呀？莫非你不喜欢听到科学方面的事？你是那种听到利用群众心理的教会营运法时，会塞起耳朵拒听的人吗？”

“……会在意的人，其实是你……”

通话对象说完这句话后，不愉快地沉默下来。欧莉安娜开始焦急，这样一来就没有通话的意义了。

“是不是我玩得太过火了，大小姐？那大姐姐我跟你道歉好了。”

“我记得你明明年纪比我小啊。”

“虽说如此，你还是个大小姐啊，不管你几岁都还是大小姐啊。一直保持着大小姐的身份老去，不就是修女最大的心愿吗？”

“对于倡导清贫的人而言，像大小姐这种对富豪的称呼并不适当。你应该也是领受《圣经》之身吧，当修女成为主的家庭成员之一时——”

又是老样子的说教？欧莉安娜叹了口气。

典型的罗马正教徒丽多薇雅·罗伦婕蒂，一谈到向主祈祷或宣扬教义的事实就会情绪高亢。欧莉安娜心不在焉地听她念叨着，寻找适当的插话时机。

“那么，言归正传到我刚刚说的麻烦……”

“——我们修女全部都是神子的新娘，因此与他人的性联系等于是对主的不贞之罪……我想说的就是…”

“改天再说吧。”欧莉安娜简单地岔开话题，“简单来说，大姐姐我在自己身上使用的那个术式被破坏了。”

那个术式。

术式名称叫“表里的骚静(Silent Coin)”。

欧莉安娜所使用的，是一种类似保险用途的魔法，效果是从追兵身上夺取“想追踪自己”的欲望。一起面对面说话时并没有什么效力，但是只要背对对方，就会让对方产生“没什么好叫住她的事”、“下次再跟她说好了”的想法，会变得不想叫住她。这是应用“驱除闲人”术式所形成的魔法。

在这术式发挥期间，即使欧莉安娜手掌中出现火焰或任何事物，谁都“不会想叫住她”。正因如此，她才能安心地进行“交易”计划。

而因为某些原因，欧莉安娜无法再次构筑已经被破坏过的术式。

“那直接原因是什么？”

“不知道。”

“那因应对策呢？”

“我也不知道耶。”

“……”

“啊，不要挂断电话啦！大姐姐我没有沉浸在这种痛苦沉默里的兴趣啦。”

“那接下来你要怎么办？提出解决方案吧。”

“这个嘛……”欧莉安娜·汤姆森微笑道：

“……首先嘛，得先甩掉后面那个小弟弟才行。”

8

在上条当麻视线前方，那名穿着工作服的女人——恐怕就是送货人欧莉安娜·汤姆森，突然转进街角。

（……被发现了?!）

总之不能跟丢。上条放弃不熟练的跟踪，穿梭在人群中跑了起来。不知是不是其他地方有电视摄影机来采访，他的行进路径上没有什么人聚集。

他沿着大楼的轮廓，在直角的路口转弯。

可以看到金色的头发在比他预测还远的地方摇晃着。上条从手拿气球的小孩和手牵着手的情侣身旁追过，逐渐加快速度。他心想，幸好自己穿的是竞技用的运动服，虽说并不是利用航空力学等减轻空气阻力的高科技材料制成，跟学生制服的长裤相比还是比较好活动。

虽然他用尽全力跑着，周围却没有人向他投来异样的眼光。旁人可能认为他是在进行借物赛跑比赛吧。他的速度越来越快，跟刚才与金发女子相撞及跟吹寄分开的场所已经隔了一公里远。更别说是茵蒂克丝换衣服的植物学试验场，现在已经远得连走回去都嫌麻烦。

上条的裤子口袋里，突然传来手机的来电铃声。

边跑边讲话会累——上条心想要视对象决定接电话与否，结果发现来电的人是土御门元春。

他急忙地接通电话。

“阿上，你在哪儿?!为什么没在那边等我！”

“抱歉，我怕再这样下去可能会跟丢她！”

就在他们说话的这期间，身穿工作服的身影，在前方二十米的地方又转了弯。

“混账，那现在呢？你现在在哪里？”

转弯后的上条，忍不住发出了呻吟声。前方的小巷里，分成了三条小路。他竖起耳朵，往听得到脚步声的方向跑去。那是中间的笔直道路。

“场所嘛……这里没有什么路标！我用短信发我的GPS使用密码给你。你用那个搜寻看看!!”

带有GPS机能的手机里有“寻找朋友所在地”的服务，但是必须收到被搜寻方那边送出的专用密码。密码每隔三十分钟会自动更新。

上条往土御门的手机送出告知自己位置情报所需的密码后，挂断了电话。当然，为了让GPS机能有效，电源必须一直开着。

他在小路上跑了一段时间。这段小路意外地长，大楼间形成的细小空间，在途中画出了平缓的弧形，所以无法看到前方。不断往前进的上条，好不容易听到前方传来人群的说话声跟脚步声。

“咦!!”

跑出小路一看，那是另一条大马路。上条环视四周，欧莉安娜正往左右延伸的步道右方跑去。距离已经有点远了，两人隔了五十米左右。在边抱着大型的看板（伪装成看板，其实应该是别的东西吧？）边跑步的状况下，可以说是非常快的速度。

上条慌张地追赶着欧莉安娜。

所幸她巨大的看板在四周看来有些醒目，无法马上混入人

群中。在这样只要稍微不注意就可能跟丢她的情况，上条的视线必须完全集中在欧莉安娜身上。心理上的原因使上条的视觉范围变得狭窄，遑论周围行走的人，他还差点没注意到道路的高低不平而跌倒。

“可恶！”

上条叫道，当他还要再往前跑时，突然有人从后边拍了他的背一下。

是土御门元春与史提尔·马格努斯。

动作真快。

他们不是从后方追来，而是从旁边的小径跑了出来。大概是看了GPS地图之后，预测上条现在位置与行进方向抄小路过来的。

“是哪一个，阿上？你刚刚说那人把‘刺突杭剑’伪装成看板吧？”

“就是……那个人……那个身穿工作服的金发女子。”

土御门与史提尔顺着上条所指的方向跑去。之所以留下上条一个人，应该就是向他表示接下来是专家的工作。但是，上条没有调整呼吸，仍然朝史提尔他们追去。

（还真难缠！）

边跑边往后看的欧莉安娜轻轻地咂舌。距离虽然有五十米左右，换个角度来说，双方之间也只剩下五十米的距离。她试着转弯，好几次跑进容易迷路的小路，试着让对方跟丢，却未见任何的效果。

打扮成手拿着看板的涂装业者，是为了让人觉得自己正在

“工作中”。无论是饭店、百货公司或是餐厅，如果没有看板，应该可以让外人觉得她是“休息时来店里”，但现在以这副模样跟客人一样从店门口进去，一定会被店员询问。就算对方要求说明，正在逃走的她也无法回应，接连几次甩掉店员，也会变得相当地引人注目。

就算伪装成工作人员从后门进去，也需要钥匙跟ID号码。因此能走的只有外面的道路，但这也是难以甩掉追兵的原因之一。虽说如此，隔着这样的距离，对方还能一直不跟丢，实在是有点异常。

而且，当她回过神来的时候，追兵的人数已经从一人增加为三人了。

刚开始第一个人的跟踪有点像门外汉，新加入的两人来了之后，工作的准确度增加了不少。他们大概也是专家吧。对方应该是读到了自己的心理，并事先预测了逃走的形式。

（之前听说学园都市跟教会各势力在目前的街头无法出手，看来我想得太简单了……）

欧莉安娜的脚步突然停了下来。前方似乎有电视台摄影机前来采访，聚集了一大群人。手拿“巨大看板”的欧莉安娜无法通过。看板卡在人墙中，无法随心所欲地前进。当然她也可以舍弃“看板”跑进人群中，但这么做就是本末倒置了。

她环视四周心想：

（虽然有点困难，从那边走应该是最安全的……）

思量、计算、下定决心后，欧莉安娜跑进旁边的另一条路。

土御门跑得最快，其次是史提尔，最后是上条。那是因为

上条先前跑步耗损了体力，本来他应该跑得比史提尔快。

原本在前方三十米的欧莉安娜，突然在道路中停了下来，看了看周围后，跑进旁边的道路。土御门边跑边皱眉道：

“怎么了，跟目前为止的行动模式不同喵……她改变想法了？”

他维持呼吸步调继续跑着。感觉上稍有闪失就会被她给逃掉。上条也加强两腿的力量，在后面追着土御门。

来到欧莉安娜停止脚步的地方，他们发现前方有电视台的摄影机来采访。耳里传来播报员兴奋的说明，这些说明在学园都市当地的人听来，只会觉得他搞错情况。周围的人群就像塞满电车的人群一样拥挤。欧莉安娜应该是怕被他们挡住，所以才变更路线吧。

上条的视线望向欧莉安娜逃走的方向。

“……这是哪里啊，巴士整备场？”

眼前是一片铺着柏油地面的区域。

这里是四周完全被大楼包围住的四方形空间。感觉上好像是为了配合大霸星祭，将不需要的建筑物整个铲平急剧推成平地的一角。

宽三十米左右，深有数百米，一点也不给人“宽广”的印象。许多大型巴士仿佛像是要堆置在油轮上般紧密排列着，从这里看不清内部的样子。乍看之下，大约停放了五十至七十辆车。到处林立着金属柱子，整备场全体覆盖着镀锌铁板似的巨大屋顶。天花板垂挂着许多车厂用来组合车辆用的金属制机械臂。

所有的车辆都是无人的自动巴士。

这应该是自动巴士的临时整备场吧。为了提供现在街上运行的自动巴士所需的洗车、燃料补给及其他保养，必须空出一个专用的空间。因应这个非常时期，应该会采取三班轮替制或其他对策。在这里接受整备的自动巴士都属于待命组。

自动巴士只有在大霸星季期间使用，而这么大的整备场仅仅就是为了这个原因而准备。上条重新体认到这个活动的规模有多大。

标示着“回程”的自动巴士，无声地通过上条他们身边进入整备场。土御门跟在缓慢行走的自动巴士后，正当他无声地踏入整备场一步的那一瞬间——

轰!!

突然间，蓝白色的爆炸火焰从天花板往下爆发。

颜色不自然的火焰，有如通过透明圆筒般，直接往土御门脸上落下。可能是魔法攻击——但是，虽说是魔法的火焰，那当然不是史提尔发出的火焰。如果是这样，到底是谁放出来的?

“混蛋，现在改成用符文阻断我们脚步的方法吗？快趴下，阿上！”

土御门马上往后一跳，并打算推倒上条。可是——

“你在说什么啊。这时候就得由这个人出场吧？”

史提尔先抓住了上条的衣领往前一甩。

“啊？”

土御门失去目测距离往旁翻滚，换成上条跳出站在蓝白色的火焰下。

抬头一看，眼前是如断头台铡刀般猛然落下的火焰柱。

“咦？你在干什么啊啊啊!!”

上条慌张地像挥出下钩拳般伸出右拳。蓝白色的火焰向四面八方飞散，没有延烧到四周就已消失。

史提尔上下晃动嘴里的香烟说道：

“哎呀，这真是连我都想不到的完美分工合作啊。能够这样彼此分担工作，真是既容易懂又好行动。”

“你，你，你这家伙!!”

上条发着抖，不假思索地就要抓住红发神父。

“你赶快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史提尔踢了他一脚后，又将他往前推回去。

咻!!耳边一阵风响。有如棒球大小的土块，穿过前方行走的自动巴士底部飞来。突然间变成表面都是尖刺的海胆形状，弹跳起来往上条的下颚袭来。

“等，等一下!!”

上条突然伸出右手，石弹如冰雕般碎裂消失在空气中。土御门与史提尔以附近停放的自动巴士为后盾，分别朝左右弹跳开来。无法再信任他人的上条毫不犹豫地往土御门的方向跳去。

背靠着巴士车壁的土御门，朝背靠着整备用道路对面车体的史提尔说：

“史提尔，你在这里贴符文卡片待机喵，我到里面去抓送货人。”

“收到，要用‘驱除闲人’吗？”

“麻烦你了。我是不想用多余的魔法啦，但是这边的骚动扩大就不好了。只要禁书目录不来这边就没问题。”

面对自顾自地对话的两个专家，上条心怀疑地问道：

“大家一起前进，不是比较快吗？”

“阿上，这里的遮蔽物这么多，很有可能会错过目标。可能的话，封锁全部出口的追击战才是基本做法。”

原来如此，上条现在才想到这点。现在他们要进行的不是“打赢或落败”的战争，而是“落网或逃逸”的战争。一旦目的不同，对策当然也会不同。

土御门看着上条的脸说道：

“对了，阿上你要怎么办？我是觉得你留在这里比较安全啦……”

史提尔看着上条咧嘴笑道：

“对啊，对我而言，你留下来也比较安全啊。不是对你比较安全，而是对我。”

上条捡起掉在地上的空罐朝史提尔丢去，决心跟土御门一起前进。土御门从巴士暗处望向整备用道路深处，然后一口气冲了出去，上条也紧随其后。他想，既然自己有幻想杀手的能力，不是应该由自己当盾牌吗？

轰!!

伴随着这样的声音，正面有道黄色的火焰枪笔直袭来。在十米的前方，空无一物的空中突然出现了火焰。

当上条正要伸出右手时，高压缩的强风如铡刀般从左右巴士的空隙间袭来。

“?!”

正当上条来不及反应时，土御门抓住他的衣领。上条就这样被他拉着往前跑，途中避开左右袭来的铡刀，并以弧形路径避开前方的火焰。土御门放开上条的衣领说：



“阿上啊，你不用全部都认真应付！这是对方为争取时间所设的陷阱。如果全部都认真对付，一定会被对方给逃掉!!”

“虽然你这么说……”

天花板降下广告气球般大小的五个冰块。上条拼命忍住想使用右手的冲动，一口气往前狂奔。背后传来庞大重量冰块碎裂的轰隆声与震动声，他的背部突然感受到一阵寒意。

穿过自动巴士排列的一角，可以看到巴士用的大型洗车机并排着。洗车机约有两层楼建筑物那么高，内侧装满洗车用的机材。不是加油站那种滚筒状的大型刷子，而是使用超音波震动的巨大扁平海绵。

欧莉安娜好像躲进了阴暗处，可以看到那里有长长的金发微微晃动。

“在那里!!”

当上条由自动巴士暗处跳出时，地面整排高高隆起，仿佛要遮住他与大型洗车机之间的空间。高度约有五米的土墙，就像海啸一样朝上条他们的脚边崩塌而来。

土墙由整备场的一端延伸至另一端。这不是可以避免的状态，就算躲在巴士的阴暗处车体也整个被压垮。更危险的是，支撑着天花板的金属柱子如果被破坏，整备场很可能会被完全压垮。

“阿上，拜托你了。那是类似外质（ectoplasm）的暂定物质，用你的手一定可以解决!!”

当土御门如此叫喊时，上条往前跃出。面对这么巨大的对象，他的牙齿忍不住咯咯打战，但现在并不是哭着逃开的时候。他来到土砂崩塌的底部，毫不犹豫地挥出自己的右手。

啪嚓!!

伴随着玻璃碎裂般的声音，五米高的土墙碎成粉末。墙壁仿佛溶化在空气中消失后，并未发生什么变化，脚边的柏油地也恢复原状。

上条正要缩回伸出的右手时，土御门跑过他身边，消失在大型洗车机的对面。上条紧追在后，一口气绕到遮蔽物前方。

脚步停住了。

欧莉安娜并不在那里。

洗车机的机身，贴满了单词卡所使用的口香糖片大小厚纸。上条追过站在那里的土御门环视四周，洗车机暗处有个小小的后门。但是稍远一点的窨井盖也打开了，左右墙壁的大楼玻璃也破了。简单来说，无法分辨那一条是她真正逃走的路径。

"'追踪封锁'欧莉安娜·汤姆森是吧……开什么玩笑!!"

土御门狂乱地撕下墙壁上的厚纸。这样的焦急态度，让普通人上条知道事态有多严重。

（哎呀哎呀，不知能不能甩掉他们……）

欧莉安娜·汤姆森回头看了几眼，走在大马路上。

从完全看不到追兵的时点开始，她就不再跑步。既然对方跟丢了自己，跟拉开距离这件事相比，不再被发现反而比较重要。若是全力狂奔，在人群中反而比较醒目。

虽说如此，她还是相当在意，欧莉安娜抱着用白布卷起的看板，再次确认后方。

（……就算一时甩开他们，也不代表事情结束了。看来最好还是赶紧布下一步棋。）



只顾着后方的欧莉安娜，突然跟走在前方的人撞在一起。袒露的肚脐所传来的触感，不是人的肌肤，而是金属。两个看来像大霸星祭营运委员的男学生正在搬运横放的投球竞赛用杆笼，她不小心撞上了他们。

“哦哦，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欧莉安娜轻轻道歉后离开。男学生们看着欧莉安娜丰满的胸部僵硬了一会儿，笨拙地回应。真嫩啊，她忍住了笑意后，轻声说道：

（刚刚已经做了下一步棋的准备，应该还要给那些家伙一些苦头吃。）

土御门拿出手机，开始跟某人联络。对象好像是史提尔。两人虽然都是魔法师，但土御门却无法使用魔法。严格来说他会使用，但身为超能力者的他若使用魔法会出现排斥反应，身体内部会有发生小规模爆炸的危险性。

土御门说道“赶快过来”之后，将手机往口袋里塞。

上条看着土御门手中的厚纸。

“喂，那个到底是什么？”

“啊？这是欧莉安娜使用的灵装喵。”

土御门用有点焦躁的声音说道，让上条看那张厚纸。上面用难以辨读的笔记体，写着“Soil Symbol”的蓝色文字。英文成绩极差的上条看不懂那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土的象征。你应该在RPG里听过五大元素喵？火、水、土、风什么的，就是指这个。”

“……那这就是‘土向卡片’？我不太懂呢。”

“不，不仅如此。土的属性是‘绿色’，但这里是用蓝色写的吧？”

土御门转着厚纸说：“‘蓝色’是水的属性色，通常不会使用在土向魔法上。如果要使用土，通常会重叠上调性相合的‘绿色’或‘圆盘’的象征。就像史提尔使用红色卡片操纵火焰一样。”

“……是那女人搞错了？”

“怎么可能，她是故意的。她故意设置调性不合的配色，将反发力变换成攻击力。就五行而言这当然是相克。也就是说，不好的调性就会产生不好的效果。”

当他说这些话时，史提尔从整备场的另一端跑了过来。

土御门摇晃着厚纸说道：

“我找到她魔力的灵装了。欧莉安娜如果边逃边使用远隔操作操纵这个，就很有可能使用像手机一样的魔力接收。我想用这个进行逆探术式，可以帮我忙喵？”

9

土御门元春的身体无法使用魔法。

严格而论，如果使用了，身体会陷入失控状态。由于人体不像电玩一样数值化，无法确定可以忍受几次。有可能撑到四五次，也有可能用一次就会死。

就像玩俄罗斯轮盘一样，有可能一击定生死，在无法确信的情况下，土御门尽量不去使用魔法。在战场若是陷入不能行动的状况，可想而知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因此，土御门无法使用“逆探魔法”。

土御门在地上放下欧莉安娜留下的厚纸卡，利落地在周围画了个圆，然后开始配置各种颜色的色纸。但也只有这样而已，实际上发动术式是史提尔的工作。“术式的名称是‘理派四阵’，‘天使堕落’那时要是用这个应该会很轻松喵……那时为了避免影响，我只使用一次防护魔法就已经伤成那样，神裂大姐头又不擅长设结界，所以真的是很麻烦。当然我也不可能教俄罗斯成教的重要人物这个术式……”

“少在那边动口不动手。听说探知的范围是半径三公里？”

“哦，竟然这么呛我。啊啊，阿上你走开一点，如果你的右手破坏了‘理派四阵’那可怎么办？”

被土御门这么一说，上条慌张往后退。土御门在地面上到处做过记号后，自己也往后退站在上条身边。

地面上画着直径五十厘米左右的黑色圆圈，中心放着欧莉安娜贴在洗车机上的厚纸。蓝、白、红、黑的新色纸，仿佛将三百六十度的圆四等分，各自设置在九十度的位置。看来应该是区分为东南西北的样子。

史提尔半跪在土御门所画的圆阵之前，两手交握，如祈祷般地闭目。从他的额头上流下了一滴汗水。

IITIAW I I T I A W H A I I C T T P I O A
“——穿越风，但非透过空气，而于当场传达意志。”

当他这么念诵时，四张色纸突然动了起来。色纸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如同被看不见的丝线所拉着的笨拙人偶。等四张色纸竖立后，动作突然停止了。色纸的边缘，让人连想起锋利的刀刃。

“所谓符文，就是染色跟脱色的魔法。”土御门看着地面上



的圆说，“首先刻上有意义的文字，再用力量染色在沟痕上发动术式，最后再用脱色关掉开关。以史提尔为例，他使用的是印刷过的‘事先染色’卡片，所以术式的发动异常快速。当‘燃烧’卡片时，脱色的程序也在瞬间就完成了喵。因此，通常都只使用‘事先染色’的术式……”

四张色纸在圆上画着圈。不断滑行的色纸画出线条时，地面上就出现与色纸相同颜色的曲线。曲线步步接近，圆变得越来越小，不断地朝着正中央欧莉安娜留下的卡片靠近。

“只要遵守基本的‘染色与脱色’法则，就算脱离符文标准的北欧古字母（futhark）也能够发动符文魔法喵。实际上，光是‘符文文字’，根据时代不同也会衍生成数种形式。”

——缩小的圆距离中心点为止，还有十五厘米。

上条看着高速回转的四张色纸，说：

“如果用了这个，就能准确了解欧莉安娜的位置吗？”

“嗯，如果是半径三公里以内，应该是可以确定喵。不过，如果脱离这个范围，就什么都抓不到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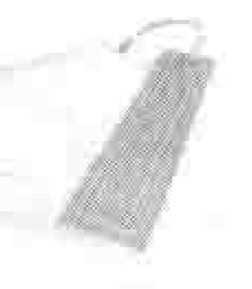
“……三公里，有点远哦。不过如果发现她在刚好三公里远的地方，当我们去追击的话，对方不也会移动到别的地方？”

“还有一点，发动一次‘理派四阵’，下次的准备需要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喵。不过，只要一次就成功就没问题喵。”

土御门虽然这么说，但如果失败——

“要十五分钟。听起来虽然很短，对方如果搭上电车跟巴士不就糟了？”

“她跑到哪里我可不管。阿上，你忘了？我也是魔法师啊，不得已的时候不是还有‘红之式’？虽然我只能打出一发啦。”



——圆圈距离中心点还有十厘米。

上条露出厌恶的表情说：

“你说的是为了阻止‘天使堕落’时，从海边旅馆炮击我家的那玩意吧？如果能用那个长距离炮击的确是有办法啦……等一下，如果在学园都市光明正大使用魔法的事情曝光，在外面伺机而动的许多魔法师，不就有入侵这里的借口了？”

“不，他们不会。阿上啊，因为他们的借口是‘从入侵城市的坏魔法师手中保护一般民众’。只要我们一击就能解决问题，然后拿着‘刺突杭剑’的残骸对外宣布‘危机已经消失了，所以不需要你们帮忙’不就行了喵？”

——圆圈距离中心点只剩五厘米。

土御门对着上条咧嘴笑道：

“虽说如此，我不方便以魔法师身份站在解决事件的舞台上。所以才用那个‘红之式’，而不是用我擅长的水之术式‘黑之式’喵。如果有人问是谁使用魔法，只要骗对方是擅长使用火焰的史提尔搞的炮击就行啦。”

“……这，这还真是大胆，能这么简单就骗过人？”

“可以啦。因为‘必要之恶教会’保管了十万三千本的魔道书知识，就算学习十字教以外的术式一点也不奇怪喵。史提尔的符文本身也是跟十字教无关的术式啊。不过魔力的修炼方法当然不能用东洋方式，必须加工成西洋的样子喵。”

“……”

“怎么，你那是什么表情？总之，只要能正确找到欧莉安娜的位置，就是我们赢了。最理想的状况就是先逮到她，然后逼她说出丽多薇雅跟另一个交易对象的消息。现在最优先的就



是要中止‘刺突杭剑’的交易喵。这样的话，就算将‘刺突杭剑’炸飞，或将欧莉安娜的身体炸成碎片也没关系。”

——圆圈距离中心点零厘米。

四张色纸碰到欧莉安娜留下的厚纸卡。伴随着“啪”的清脆声响，色纸朝周围弹了开来，接下来以极快速度在地面画出精密的地图。刚开始是像焦距对不准的相机般模糊的图，之后则渐渐地对准焦距。

从道路、建筑物、行道树、长椅、自动贩卖机、风力发电机到地面上的一个空罐为止，与其说是记号化或简略画的地图，不如说比较像卫星摄影的超高解析度相片。

好不容易浮现出来的场所是……

欧莉安娜猛然抬起头来。

她一手夹着包着白布的看板状物体，微微地挺着丰满的胸膛，仿佛在向唯一扣着的第二颗纽扣增加负荷般，抬头望着头上的天空。

九月下旬的蓝天上，飘动着烟花的白烟，残暑中吹着舒服的凉风。斑驳的白云慢慢地朝同一个方向流动，周围看来是一派平稳。

虽然如此，欧莉安娜的肌肤却感受到尖刺的紧张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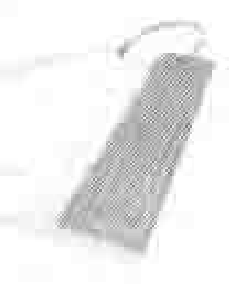
仿如就要突击银行强盗固守的建筑物一样。

欧莉安娜·汤姆森稍稍思考了一下接近自己的是什么。

IITIAW H A I I C T T P I O A

“——穿越风，但非透过空气，而于当场传达意志——被大姐姐听到啰♪”

接着，她咧嘴而笑。



“吼，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突然间，史提尔有如胸腹遭受重击般猛地将身体弯曲成了弓字形。

啪喳一声，地面上正在描绘的地图往四面八方飞散，仿佛喷嚏吹散了砂画，响起一阵碎裂的声响。上条一瞬间以为是史提尔骨头的断裂声，吓得倒吸一口气。

“这是因为魔力失控导致空间弯曲的声音——不过是空气互相拍打的声音啦！阿上，快打史提尔的身体！这样应该会停下来!!”

听到土御门说的话，上条吓了一跳。总而言之“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状况相当可怕。上条冲到史提尔跟前，慌张地拍打他弯成弓字形的后背。以速度优先的他，完全没有考虑到力量的调节。

突然传来空气被抽掉的声音。

史提尔全身放松倒在地上，但异常状况总算是结束了，也听不到刚刚的声音。史提尔大口喘气，好不容易用手拨开被汗沾湿的头发。

“这是什么啊。现在这个……像是某种防止逆探知术式？”

土御门将不再动作的一张色纸从地面捡起，用手指夹起，将指头放在纸上，折出几个折痕。

“这样的话，对使用‘理派四阵’的我应该也有影响……但是没有这样的迹象。”他挥着折得整整齐齐的色纸说，“史提尔的魔力应该被对方读取到了，然后对方还进行了会反应史提尔个人魔力动作的迎击术式。欧莉安娜那家伙，我还以为她突

然转换成反击，原来目标是这个。她就是要逼我们使出魔法，读取我们这边的魔力，然后设置了传送信号的魔法阵喵。”

上条对不断折弄纸条的土御门这番话感到不解，把手伸向史提尔。史提尔厌烦地挥开上条的手，以自己的腿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史提尔朝地面吐了口唾沫。

“是以个人识别我的魔力，并加以封锁的迎击术式？真是的，那家伙竟然来这一招。”

“……那是什么？就是说能以史提尔个人为主攻击？”

上条一副似懂非懂地说道。

土御门叹了口气：

“魔力这种东西，的确会因为术者的修炼方式而有质与量的不同……但是，我不认为光是这样就能具备完美的迎击条件喵。”

土御门边将手插入短裤口袋说道。他拿出来的是红笔……应该是吧。

根据他的说明，所谓的魔力，是将生命的原油，利用流派或宗教的制油厂精制而成，类似汽油一样的东西。

“使用符文的史提尔，如果依照阿兹特克流派的方式修炼魔力，所形成魔力的质会有很大的改变。就像同样使用原油，不加工成汽油，而制成重油或轻油的意思喵。”土御门如此说道。像天草式圣人神裂火织这样的人，其所使用的术式除了十字教以外还有佛教跟神道的精华部分，所以可以依照状况，自由自在地分别使用魔力的质跟术式。

土御门的意见是，对欧莉安娜来说，为了迎击史提尔一个

人，必须掌握他可能会使用的所有魔力种类，光是在整备场封印史提尔精心炼制的一项魔力形态，很难想象欧莉安娜会因此就安心。欧莉安娜应该并未完全把握史提尔的力量，不论他的实力如何，通常应该会考虑到这一点。

“那……欧莉安娜到底做了什么事？”

“这个嘛……我想，应该是这样。”史提尔站不稳地说，“魔力这种东西有复数的形态存在。但是，前阶段就不一样了。要用什么方法精制魔力，因宗派、术式、个人的生命力而异。之后就跟数学问题一样，只要逆向推算，答案就会出来了。”

假设有二十磅的魔力A，与魔力精制方法B。如果将两者对照，使用魔力精制方法B要精制出二十磅的魔力A，需要多少磅此种类的生命力？就是像这样的方式——这样就能够算出原本的“生命力”。

史提尔焦躁地用嘴从烟盒叼出新的香烟，视线朝土御门看去。土御门用像红笔的东西在手中的色纸上不断做记号。“为了突破这样的状况，我正在做新的阵法。”土御门看着色纸对上条说道。

史提尔的视线再度回到上条的身上。

“魔力没有个性，但生命力当然有个性。也就是说，我的生命力被欧莉安娜读取了。混账，我不该轻易配置符文卡片的。不对，对方如果是利用处刑塔或温莎堡地下等收容魔法师的大规模拘束设施还有可能做到，没想到竟然有术者能凭一人之力就能达成生命力的探知、解析、逆算、应用、迎击等全部手续——真不愧是人称‘追踪封锁’的欧莉安娜·汤姆森。”

史提尔不悦地说出这些话后，罕见地拿出火柴，往鞋底一

擦点火。他大概是谨慎起见暂不使用魔法点火吧。现在无法马上反击，必须等待土御门的准备。这个充满自尊心的男子竟会“谨慎”，由此可以看出欧莉安娜有多高深莫测。

听他这么一说，刚刚在整备场的战斗时，明确地使出“魔法”的人好像只有史提尔。

“如果是逆算术式再进行迎击，应该是在地面画‘理派四阵’圆圈的土御门会受到伤害。既然没发生这种事，就可以判定是对我的生命力有反应。”

史提尔继续说道。土御门埋头在奇怪的作业中，所以只有上条与史提尔进行对话。

“那就是说，欧莉安娜那家伙，在逃走之余还能解析史提尔的魔力？”

上条搞不清楚地歪着头，史提尔看到这样的他忍不住焦躁地吐了口烟。不知是因为刚刚受到的伤害让他失去余裕，还是因为觉得要说明对魔法师理所当然的事很麻烦。

“如果她会这一招，那应该比你的右手……更加厉害吧。”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欧莉安娜的迎击战术……也就是处刑塔施术等级的魔法，需要魔法阵，不，应该是在它之上的设施。欧莉安娜不只是使用术式，还制作出整个设备。就像准备了一台超高速的电脑，然后将解析的工作都交给它一样，这样欧莉安娜才能集中精力于逃跑。但是……”

“但是怎样？”

上条这么问时，史提尔用苦涩的声音说道：

“……不，应该是我多心。总觉得这样没有人味的‘自动处理’做法，好像在哪里看过……不会吧，就算她是欧莉安娜，

也应该不可能有那个……”

这几乎是像自言自语的声音。

不明白状况的上条皱了皱眉头，一旁的土御门停住正在拿笔跟色纸搏斗的手，咧开嘴笑着。

“不，史提尔。我的想法跟你一样。”

“真的？……如果是那个，就能解释欧莉安娜为什么虽然在别的地方设置，也能让它自动运作。但这么一来，那家伙就不是魔法师，而是魔导师啦。”

“哎呀，真的是这样喵？我一直觉得欧莉安娜有不安定的部分。如果她真的完全是魔导师，应该会有她所教导的魔法师像部下一样跟随她吧。那应该是丽多薇雅所扮演的角色喵。”

土御门边说着话，边继续在自己的色纸上用笔做记号，感觉上好像在记号上又加了记号。

“那个是什么？”

两个魔法师自顾自地说着，门外汉上条听得一头雾水。看着这样的上条，土御门轻轻地笑道：

“对了对了，阿上应该没有看过实际的情况喵。但是，单就知识而言应该是懂的吧。只要塞进有关魔法的相关知识，那些知识就能不经由术者的意志，启动为一个魔法阵。就算术者不施加魔力，就能让地脉或龙脉所泄漏的一点‘力量’增幅，变得可以半永久持续活动。”

土御门的笑意更深了。

蓝色的太阳眼镜镜片，反射出亮光。

“你还不懂吗？阿上是最接近那个的人喵。记忆十万三千种‘那个’的禁书目录，不就在你身边？”

十万三千种。

禁书目录。

就算他没听懂土御门全部的意思，他也知道那指的是什么。

“不会吧？”

“没错，阿上。”

对着忍不住嘀咕的上条，土御门轻轻摇着手中的色纸，轻松地说道：

“就是魔道书的原典。”

原典。

记录有关魔法诀窍的书。乍听之下好像没什么了不起，但正常人光是看过内容就会精神崩溃，而且魔道书的文章、文节、文字会成为一个魔法阵，对于想要破坏魔道书的人发动半永久且自动的迎击。

谁都不能破坏拥有力量的魔道书“原典”，因此只能采取暂时封印的应急手段。在脑袋里记忆十万三千多本魔道书的茵蒂克丝，跟想要进行原典“法之书”解析的奥索拉·阿奎纳，全部都是为了对抗危险的魔道书。

上条对魔法完全是门外汉，也没看过真正的“魔道书”。虽然如此，他的周围有关魔法或魔道书的事却意外地多，在知识这方面倒是吸收了不少。

土御门重重地吐了口气，用笔在色纸的四角做记号。

“魔法阵跟魔道书本来就拥有相同的性质喵。魔道书原典的副次效果，原本就是源于魔法阵的效果。”

上条皱了皱眉。他无法理解土御门想说的是什么意思。

“魔道书跟魔法阵哪里相似了？魔道书不就是古老的书，而魔法阵是经常在RPG里出现，圆圈里画着星星的符号？”

上条这么问后，史提尔有点焦躁地眯起眼睛。

“……你又说这么无聊的比喻，那是大卫王的刻印。不是单品，而是用于圆阵一部分的中期魔法阵啦。”他望向土御门的手边，“首先从‘阵’开始说明吧……最初期的魔法阵，只是个单纯的圆。就像这样。”

他说着捡起地面上的石头，蹲在地面，在柏油路上画了一个直径五十厘米左右的圆。虽说是手画，那个圆却相当精准。上条看了很惊讶，忙着在色纸上挥笔的土御门却看也不看。看来要自己制作魔法阵或符文卡片的魔法师，手都相当灵巧。

“像你这种门外汉都能想到的五芒星或六芒星，是用于追加效果上。为了增加基本部分圆形的效果，所以才加上所罗门王或大卫王刻印。”

史提尔吐着香烟的烟雾，继续在圆圈里面加上五芒星。星芒的五个顶点将圆完全划为五等份，直线完全没有任何偏移。

但是，这跟魔道书哪有任何关系？上条歪头想道。

看见上条的样子，史提尔轻轻咂了咂舌。他之所以会这么焦躁，原因除了他对上条的感情及自己身体所受的伤，还加上土御门正在想的（应该是吧）突破现状的准备比较花时间吧。

“接下来是后期的魔法阵……要说明好几次太麻烦，给我仔细看好了。”史提尔移动小石头说道，“后期魔法阵，是要再加写上其他的东西——也就是文字。大部分的场合，是在圆的外周写上想要借用力量的天使……”

他边说边沿着圆写些什么东西。因为是可怕的魔法阵，上

条本以为他会使用哪种未知的古代文字，但他所写的只是普通英文。

史提尔在柏油路上，嘎啦嘎啦地刻下文字。

“就像这样，先写下想要借用力量的天使名字，这就像‘火’或‘风’一样，指定想要的力量种类；再明白写下需要什么性质的‘天使之力’，以及多少程度的量，力量的质当然很重要，意外重要的是量。如果太少当然无法发动术式，太多的话剩余部分又会失控，适量是相当困难的事。”

才一会儿，字母已经绕了圆圈一周。史提尔的手仍旧没有停下来，又在另一行外侧写下第二列文字。

“如果从异世界取得了适当质与必要量的‘天使之力’，接下来就要写下该如何使用。像是注入术者的魔杖取得特殊的效力，或是配置在魔法阵周围取得防御力等等。这样一来——”

第二行、第三行、第四行，文字量有如瑞士卷蛋糕般不断增加。

与其说是不断加上记号的魔法阵——

“——看起来就像书本的书页吧？”

史提尔向地面的魔法阵吹去一阵烟。

实际上就像史提尔说的一样。文字的写法本身虽然不合常规，不像普通的书一样，有横写或竖写的指定。但是，如果将沿着圆所写的文字，列改成普通的横书呢？如果是“需要何种质与量的力量，用何种方式组成魔法阵，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这样的内容——那不就像是术式的配方一样？

术式的配方。

这简直就是魔道书本身。

“但这种方式的魔法阵还是有弱点。图形越复杂，阵的操纵就越困难。例如front这个单词，除了‘前方’之外，还有‘游步道’的意思。术者的脑袋如果跟魔法阵的记述之间发生这样的误读，术式就容易失控，而将术者卷入麻烦……不过，如果是自己搞错自己所画的魔法阵意义，那这术者可就相当糊涂啦。”

史提尔说完后，缓缓站了起来。

他将手上的小石头往旁一丢。看到这个情况，土御门开口说：

“结果就是，魔法阵的情报量的多寡与威力有直接关系。复杂的模样以及加写的文字列，都只是为了这个目的所增添的细节。刚刚的‘理派四阵’之所以会使用四张色纸，也是配合各方位四色情报的装饰。这样一来，装满一整本魔法知识的魔道书该有多庞大的情报量？——简单地说，魔道书原典就是超高密度的魔法阵。就连专门的魔法师也感到棘手喵。”

土御门下了结论。他手中的色纸，因为不断重复用红笔在上面描绘记号，如今已经变得有点潮湿。

上条沉默了一阵。

“那这样的话，欧莉安娜配合大霸星祭活动，就为了组成自动操纵的迎击术式，还特意准备了一本魔道书原典？”

这是令人忍不住脊背发寒的事。

上条本人之前曾经因为名为“法之书”的魔道书，被卷入三个魔法组织所引发的战斗。当然，魔道书也有值跟等级的差异，但再怎么想这感觉也并不寻常。要说规模过大，不如说是让人觉得规模大到近乎浪费。

史提尔不同意上条的意见。

“……这种事真的有可能吗？炼金术师奥雷欧斯·伊萨德也是魔道书的作者，即使隐秘记录官中最快手的家伙不眠不休书写，要完成一本，薄的最少也要三天，厚的可能需要一个月。我不认为她在逃亡中，还能编撰魔道书的‘原典’。还是对方事前先预备了‘原典’呢……”

“我不这么认为。要完全制作一本，的确可能需要这么多的时间。但是，欧莉安娜的目的并不在此。”土御门以轻松的语调说，“对那家伙而言，她要的是魔法阵化的魔道书效果，她完全不在意书的体裁。感觉应该是像他人读不懂的草书笔记吧喵？”

土御门一手拿着整张通红的色纸说道。

“……你是说‘速记原典’？我还是认为那不可能……不对，好吧，现在无论任何可能性都要考虑进去。”

上条低下头，这些魔法师的话在他脑袋里不断交错。

终于，他抬起头说道：

“原典这种东西，应该是谁都不能破坏的魔道书吧？像这样每次作战就要一直做出原典，世界上不就到处都是原典了？”

“没错喵——‘必要之恶教会’也没接到这样的报告。这完全是我的推测，欧莉安娜的‘速记原典’一定不够完美。真正的原典可以将书页转换成魔法阵半永久活动。但是因为欧莉安娜是半吊子，短时间内应该很快就会崩坏。”

土御门流畅地回答，在已经湿答答的色纸上继续书写。不只是表面，依照怎样的顺序加上怎样的记号是很重要的。土御门苦笑道：“过去有很多魔法师在写这种有缺陷的原典时，卷

入失控中而死了喵。欧莉安娜或许是反而利用这一点，自由地破坏‘速记原典’。如果是这样，把她当成术者会比较好处理。原典与魔法师的混合术式——也就是说……不是为了将知识和技术流传后世，而是瞬间就能撕下使用丢弃的原典喵。”

嗯——上条两手抱胸。

“我现在还是不太理解那个原典或是魔法阵。”

“……跟你这个人说明真是对牛弹琴。”

史提尔因受伤而发青的脸上，嘴角微微扭动着。

“有迎击的话，那就表示史提尔无法对欧莉安娜使用魔法？”

“对，不解决迎击术式的话，就不能使用任何魔法。那个术式应该是‘察觉到我要使用魔法时就发动迎击’吧。不会识别‘为了什么而使用’，特意附加上这样麻烦的命令文没什么意义。”

史提尔的话听起来好像在坦白自己的弱点，语调虽然感觉得出来他的顾忌，却一点也没有示弱的情感。他仿佛在表示，这件事不会就这样结束。“那结果该怎么办？史提尔已经无法使用魔法了吧。那个‘理派四阵’……是吧？这样不是也很难探知欧莉安娜的位置？因为土御门本来就不太能使用魔法。”

“不。”

土御门摇了摇头，他手中红墨水沾湿的色纸所包含的水分，多到让人忍不住疑惑为什么还没破掉。

上条与史提尔看着他的脸。

“我说过吧。这是‘速记原典’所产生的自动迎击术，所以只要对付这个就行了。如果进行得顺利，也可以做出对抗策

用的护符，不过对方无论怎么说都还是‘原典’。首先破坏掉它，让史提尔能使用魔法比较保险吧喵——”

上条看了看自己的右手。“原典”的确是以任何方式都无法破坏的魔道书，但是他的幻想杀手可能有办法对付。

史提尔吐着烟说：

“毁掉‘速记原典’是无所谓啦，可是会不会在这段期间，让欧莉安娜逃到‘理派四阵’的探索范围以外？”

“有可能。但你们不觉得如果对方有自信能够快速攻击逃脱，就不会特意使用迎击术式喵？要准备那个也很花时间吧。在本来就已经很紧迫的状态下，还要特意增加工作量，通常应该不会这么做吧。”

嗯，史提尔也双手抱胸。

上条皱了皱眉，心想根本目的如果是这样就好……

“那……刚刚说的那个‘速记原典’，到底在哪里？”

“我想应该是设置在某个地方。”

“会不会是欧莉安娜随身带着走？”

“如果不清楚‘速记原典’的详细使用条件，我也不敢断定喵。但是，欧莉安娜为了探知史提尔生命力的形态，在这个整备场里安排了设置型陷阱，然后准备了能将掌握到的生命力，送向欧莉安娜那边的自动魔法阵。要进行这样的计划，一连串的术式自始至终，都要以同系统的设置型统一起来……也是有这个可能性啦喵？”

“那她在哪里设置了‘速记原典’？”

如果不知道她逃到哪里，当然也无法判定她在哪里设置了迎击的魔道书。

“接下来就是要调查这个喵。”

该怎么做？面对上条的疑问，他没有马上回答。

土御门小小地吐出一口气调整呼吸。他将之前不断挥动的红笔收入口袋，两手小心地捧着染得黏糊糊的色纸。

然后他说道：

“史提尔，无论是哪种都没关系，你用一下魔法。我想知道妨碍是从哪边来的。”

多么冷淡的一句话。

上条吓了一跳，史提尔却完全面无表情。

“欧莉安娜读取史提尔的生命力后，使用‘速记原典’妨碍我们这边的动作。那种迎击术式应该也使用了魔力，所以我在你的周围设置能够反应她的魔力，如石蕊试纸般的‘占术圆阵’。这是还没有任何人的魔力通过的未使用魔法阵。‘占术圆阵’能对迎击魔法的魔力有所反应而起动，还能逆算魔力从哪里飞来，以及方向与距离。”

说着，土御门拿起染成红色的色纸蹲在地面，然后仿佛在桌上用抹布擦拭般地移动色纸。

地面上立刻出现了直径两米左右的红色圆形。当他完成作业后，一脸兴味索然似的站了起来。

仿佛念着说明书般，不带感情的声音，让上条怀疑土御门脑筋是否正常。他慌张地抓住土御门的双肩：

“但是这没办法吧，土御门！你应该知道如果迎击进来，具体会发生什么事吧?!如果再那么做，史提尔会再度倒下的!!”

“再度？”

土御门一脸不可思议地皱了皱眉头：

“是谁这么说的？不可能一次就结束吧？史提尔不可能这么简单就‘退休’的。最低限度是破坏迎击术式之后，还要再发动一次寻找欧莉安娜的‘理派四阵’。在那之前，如果用一次‘占术圆阵’还无法掌握迎击术式所在地，那无论多少次都只能请他重试。”

上条的表情变了。

“……你这话是认真的？”

相对之下，土御门则是正面迎击：

“阿上，你好像忘了一件事，让我提醒你吧。就算欧莉安娜·汤姆森不在我们面前，就算没有刀剑或枪弹交错，这还是攸关性命的战争。国家或世界可能因其结果而倾覆，懂了没？”

“可是……”

上条以鞋底踹着地面。

“如果以史提尔受一次伤的代价就能确切掌握胜利，我还能理解。但是，为什么连这点也无法确定?!这样一来，这家伙无论受到多大伤害，也有可能产生不了任何效果！而且，就算能发现跟破坏迎击术式，你还要拉着满身是伤的史提尔去作战？别开玩笑了!!这种事我不可能同意!!”

话说到这里，上条在紧要关头吞下最后一句台词。

……土御门，你明明就是讨厌负伤作战，所以才叫史提尔代替你使用魔法的……

“我知道了，就这么办吧。”

史提尔却答应了这个无论谁都会觉得没道理的提案。

“可是你……”

“上条当麻，这样很恶心，少跟我装熟了。如果这样就能解决一切，那就没问题。”

说完后他瞪着土御门。

“相对的，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找到迎击术式的所在地。而且这问题只能由我们解决，不能再发展成更大的问题。懂了吗？”

被他瞪视的土御门，并没有移开视线，

“OK，我绝不会让问题闹大，害茵蒂克丝被下令强制遣返。我会守护她在学园都市里的生活，这就是你的条件吧？”

听到土御门的话，上条为之语塞。

史提尔无论自己受多少伤，结果都只是在考虑某个少女的幸福。

即使那个幸福的世界里，并没有自己。

即使过去自己所在的位置，现在已经被上条当麻所取代。

他不会因为这样的事实就罢手。

魔法师史提尔·马格努斯背对着上条他们，从怀中取出符文卡片。

占术圆阵。

史提尔毫不犹豫地，抬脚踏入土御门元春在地面画下的红色圆圈。

“上条当麻……你目前在这里让我很不高兴。”

红发神父以坚定的声音说道：

“为什么你不在那孩子身边？那孩子如果因为这样而不开心，全都是你的错。”



之后，符文火焰炸裂开来，迎击的术式同时也发动。

尖叫声响起，可以听到某人倒下的声音。

这就是史提尔·马格努斯这个人的生存方式。

第三章　追兵与逃亡者的战略

Worst_Counter.

1

吹寄制理是大霸星祭的营运委员。

营运委员虽然不像警卫跟风纪委员一样有特别权限，却必须担任比赛的准备跟裁判，算是大意不得的职务。对一般人而言，大霸星祭虽然只是大型运动会，但这项活动能轻易评价各学校的能力开发进度，所以也会影响到学校的预算编列。

营运委员当然也得参与比赛。

因此，他们必须配合自己的赛程表从事营运委员工作。说起来简单，但这里可是占了东京都三分之一的学园都市。竞技场间的距离因位置而异，有时会相距很远。这份工作如果没有像时刻表推理小说般的绵密计划性，还有因应比赛开始与结束时间细微变动的随机应变行动力，是无法胜任的。全都是跟时间的竞赛。

（前往下一场“投球竞赛”的竞技场，乘坐自动巴士会比地下铁好……不对，这样行不通。那条大马路正在进行长跑比赛，现在应该是禁止通行。这样的话还是地下铁……算了，既然在同一个学区内，干脆直接跑过去比较快！）

吹寄两手抱着装满运动饮料的箱子盘算着。身为营运委员，脑袋记住地图与赛程表是理所当然的。不这么做的话，万一发



生导览手册上没写的突发事态就无法应对。

现在，她正前往自己担任裁判的竞技场。吹寄有意偏离最短的路径，选择了要绕一大圈的迂回路线。原因很简单，避开人多的区域前进，才是缩短时间的最终方法。

因此，吹寄故意折回刚刚拉着上条通过的马路往回走，迅速地前进。

（如果是从地下铁或车站，距离竞技场还有段路，还必须穿过人群聚集的区域。走人比较少的小路，就结果来讲应该比较快吧……不过没有做准备运动就跑步，感觉上有点怕怕的！）

口中念念有词的吹寄，突然停住脚步皱起眉头。

眼前所见之处，就在前方数米处，一个身穿拉拉队制服的银发女子匍匐在地。吹寄心想，手碰到大热天底下的柏油路应该很烫吧？附近明明有植物学试验场，到那边躲在树荫下乘凉不是比较好？

"呜，呜呜……人家好不容易换完衣服，想要给当麻看看。他没有等人家，就随便跑到其他的地方……"

"修，修女小姐，不要这么沮丧啦，上条一定有什么苦衷吧？"

在浑身无力的拉拉队女孩身旁，有个满脸同情的"少女"，"少女"看起来比拉拉队女孩更娇小，她是吹寄的班导师月咏小萌。她也跟那位外国少女一样，身穿色调明亮的拉拉队制服。

吹寄皱着眉说：

"我跟老师说的那件事怎么样了？大庭广众之下你们到底在干吗啊？如果是轻微的精神错乱，要不要喝热牛奶等温热饮料填饱肚子冷静一下？不然用辣椒粉等刺激物转移注意力也

行。现在我手边只有辣椒粉，要不要用？拿去！”

“不，不用啦，没事啦，吹寄同学——真的没事啦！所以不要往修女小姐鼻子里塞辣椒粉啦！感觉上好像江户时代对女性进行的奇怪处罚哦!!”

这样啊，吹寄制理将装有七味胡椒粉的小葫芦收进口袋。

小萌老师已经吓得脸都绿了，匍匐在地的拉拉队少女，却沮丧到连刚刚即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都没注意到。她的屁股微微抬高，短裙里面若隐若现，不过倒是没有走光。

她说：

“当，当麻呢？当麻到底到哪里去了？”

这个嘛……吹寄微歪着头想。

那个少年，现在到底在哪里做什么？

2

史提尔·马格努斯毫无动静地倒在地面。

秋天的风在整备场缓缓流动，微微吹拂着他身上的黑衣，但他却毫无反应。看起来好像还有呼吸，但是情况绝不乐观。

土御门元春说：

“反应……有了有了。‘占术圆阵’有反应了。这里，依照这样的变化……方向是西北方？”

土御门看也不看倒在地上的同僚。眼前的史提尔完全不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他的目光只盯着史提尔周围，直径两米左右的红色魔法阵。

“距离‘速记原典’反应的距离……从这个颜色强度来看，

大概是三百零二米。竟然设置在这么近的地方，反应完全没移动，果然是我预测的设置型喵。这样欧莉安娜也不可能走得太远。与其拼命逃跑，慢慢走路应该比较容易融入人群内。喂，阿上，你带地图了喵？我想知道距离这里西北方三百零二米的地点上有什么。”

“土……御门……”

上条呆然站着，微微地发着抖，但是土御门还是没注意到。等到他发现上条没回应自己的声音后，却仍然头也不回地对上条说道：

“阿上，地图啦，地图。给我大霸星祭的导览手册也没关系。对了，还有手机的GPS地图，那我自己来找找看。”

“土御门——!!”

当土御门回过神时，上条突然一把抓住他体育服的前襟。挂在他脖子上的金色饰品被扯断，发出刺耳的声音。过于震怒的上条，忍不住想用右手破坏地面的魔法阵。最后还是顾虑到倒在地面上完全被忽视的史提尔，才按捺住了这样的冲动。

前胸被抓住的土御门，平静地盯着上条的脸瞧：

“阿上，你不用担心史提尔，那家伙也是专业魔法师，应该有承受术式攻击的耐力。说来欧莉安娜设下的术式主要以‘妨碍’为主，并不是以‘攻击’为目的。”

他轻描淡写地对愤怒的上条说道：

“这种迎击术式，说白一点就是‘让史提尔的魔力精制空转’。魔力由生命力所制成，如果持续空转，就像引擎烧坏一样，人类的肉体也会产生变调喵，说来就是这样。阿上，乍看之下这就像中暑，没必要为这种事大惊小怪。”

“你别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你难道不知道这家伙是为了谁故意受伤的?!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冷淡!!”

就在上条增加力量想要将土御门拉近时——

劈啪。

土御门的太阳穴微微裂开。

随着慢一步浮现的血球，被体育服所覆盖的侧腹，从内侧渐渐染红。红色渐渐晕开，呈现被刀刃刺到一样的惨状。

“土……御门？”

上条慌张地放开抓住他前胸的手，土御门的表情仍旧不变。

“这可是反应对方传来的术式魔力，并且传达距离与方向的‘占术圆阵’。这么方便的东西，不可能不使用魔力就发动吧，阿上……”

上条吃了一惊。

没错，如果只是光画魔法阵，不需魔力就能使用的魔法，茵蒂克丝应该也做得到。对于无法使用魔力的她而言，这是相当适合她的绝招。但是上条从未看过茵蒂克丝使用过这种东西，也没看过她得意地说明“占术圆阵”这类魔法阵。

土御门呼吸有点紊乱，但继续说道：

“跟史提尔使用的……探索魔法相较起来，我所使用的魔力当然不够看……光是这样，也会变成这副丑态。”他一手压住被鲜血染湿的侧腹说，“听好了，阿上。正如你所说的，史提尔会倒下都是我的错，如果我能使用更高明的魔法，就不会发生这种事。这点我承认，所以随你要怎么恨我都无所谓。”

他的两腿施力，硬撑着快要倒下的身体：

“但是，我成功了。我一定会找到欧莉安娜设置的迎击术式，



并且将它破坏。而且，我也一定会用我这只手，阻止‘刺突杭剑’的交易。这笔账算是先扯平，剩下的利息，等全部结束后……我一定会连本带利还给史提尔。”

他不可能不在意史提尔的伤势。

正因为强烈自觉到这一点，所以土御门决定贯彻冷酷的态度，全是为了回报倒下的同僚。越早结束战斗状态，越能减轻史提尔的负担。

面对着眼前呆住的上条，土御门微微笑着。

他仿佛在说，我伤害了史提尔的事实并有改变啊，不要突然改变态度啦。

“阿上，地图啊。我想知道西北方三百零二米的位置有什么。欧莉安娜所设置的迎击术式的‘速记原典’一定在那里。”

“啊，哦……”

由于大霸星祭的导览手册很厚，不可能随身放在体育服口袋里。上条使用手机的GPS机能，调查土御门指定的场所坐标。

结果。

他忍不住怀疑起自己的眼睛。

“这……土御门，真的是西北方吗？距离三百零二米没错吗?!”

“准确来说，是以北方为零度的顺时针方向三百一十八度。是西北方没错喵。距离是有点暧昧啦，不过大致上应该没错。”

“……那个混账。”

上条将表示指定坐标的画面给土御门看。

土御门的脸因为惊讶而冻结住。

上条心想，他会有这种反应也不奇怪。

上面所表示的，是某初中的校园正中央。在秋天的天空中缓慢飞行的飞船，正播放着下一场比赛的介绍。还剩下不到十分钟，那校园内即将开始比赛。

3

上条他们无法为倒在地上的史提尔做些什么。在可能的限度内，不能让骚乱泄漏出去。土御门再次在史提尔旁边设置搜寻欧莉安娜的“理派四阵”色纸及魔法阵。土御门说破坏迎击术式同时，会用手机联络史提尔，请他收到联络后就发动“理派四阵”。

倒在地面上的史提尔，微微点了点头。光是这样就能让人感受到他“还活着”，上条总算松了一口气。

土御门大概事前就预料到自己会受伤，他从运动服口袋拿出绷带，利落地为侧腹止血。但是，染在体育服上的血迹却无法隐藏。如果就这样出去，一定会造成骚动。

“衣服我会想办法，你先去吧。”土御门说道。反正两个人呆站在这里也没办法，所以由上条先赶往有问题的学校。

因此，现在上条独自全力奔跑在秋天晴朗的步道上。被老人牵着手的小孩，还有手拿着导览手册的男女都对他投以诧异的眼光，但他却无暇顾及。途径缓慢转动的风力发电螺旋叶片柱，持续加速的上条手里拿着手机。

是土御门打来的电话。

“能够完全封锁史提尔的魔法阵，而且还施展出针对少数人追踪的高明脱逃技巧，欧莉安娜那家伙，应该是对我们这边

的状况有一定的掌握喵。她故意在曝光度极高的竞技场设置了术式据点，真是个讨人厌的家伙。”

“可是，就算是在比赛前，她有可能在校园的正中央做这些事吗？欧莉安娜那家伙，该不会使用了什么能变成透明人的魔法吧？”

“如果她真的会这招，在我们当初追踪的时候就会用了喵。对了，阿上。距离比赛开始还有多少时间？”

“七分钟，你们那里的电子布告栏应该也写着。”

上条边看着百货公司墙上的巨大画面，边持续在笔直的步道上奔跑。

“这么一来，比赛的准备应该已经结束了。观众跟摄影机也进场了吧？现在才要偷偷潜入校园对付欧莉安娜的‘速记原典’，看来应该很难。”

比赛的时间依据比赛项目内容，通常是从三十分左右起跳，有时会长达一小时左右。

考虑到“理派四阵”的探索有效范围是三公里，要是等到比赛结束，欧莉安娜就算慢慢走也应该早就逃脱了。

“那该怎么办？总不能让迎击术式就这样放在校园里啊。”

“那当然啊，阿上。那所学校即将进行的比赛是什么？”

“什么？我看看——”

转过街角，上条开始搜寻电子布告栏。在步道上缓缓前进的圆筒形警卫机器人，正用着播音器报告附近竞技场的情报。上条边听边说：

“——好像是……投球比赛。那是校际比赛，似乎是全校学生都会参加，规模不小。”

“这样啊。啊，我这边现在也刚看到飞船上的介绍。虽然不知道‘速记原典’长什么样子，但一定在哪里没错喵。这么一来只有一个办法了，阿上……以选手身份潜入那场比赛。”

上条的脚被绊住，差点跌倒在地。

“你当真吗？”

“在那段时间，想要不让他人怀疑混入校园的方法，也只有那个喵。校际比赛应该会有三位数的人群吧，要让一两个人潜入其中应该没问题。”

“可我们是高中生啊，要混入初中生的集团应该不太可能吧。这一点你有什么对策?!”

“阿上，就是青春气息啊。只要你拿出青春洋溢的年轻气息，就不会被怀疑了。”

看样子应该是不可能吧？上条不禁垂头丧气。比赛中还有电视台的摄影机转播，如果一不小心有个闪失，可是会在电视机前大大地出糗。

此时，土御门用比以往低一级的语调低声说道：

“不，阿上，不能就此罢手。除了搜寻欧莉安娜外，还有其他更糟的理由。”

“咦？”

上条边跑边听着手机。

“那种迎击术式，有可能是并非只针对史提尔的术式。只要条件符合，也有可能危及他人喵。就是我们以外的一般人。”

“……你说什么？”

大概因为竞技场就在附近吧，周围的人相当多。如果是正式比赛，开场十分钟前应该就已经完成入场手续。但这只是“运

动会”而已，因为入场条件比较宽松，警卫的人数也比较多。

“听好了，阿上，冷静地听我说。欧莉安娜的迎击术式是‘读取进行魔法的准备，由此识别使用者的生命力并加以妨碍’，说到这里你懂吧？”

“嗯，我懂。”

其实上条并不太懂。

总之他知道欧莉安娜设置的“速记原典”，可以用某种办法区别史提尔个人，并且进而妨碍他的魔法。

“那又怎么了？”

“也就是说喵……问题就在这里。‘进行魔术的准备’，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啊？那个，我想……就是念着奇怪的咒语，画一些没人懂的魔法阵之类的吧？”

就算被问到准备的内容，由于上条无法具体理解“魔法是怎样的东西”，所以不能回答得很清楚。

土御门的声音，变得越来越苦涩。

“不过，光是这样还好……阿上。比方说，有种叫‘言灵’的术式。它是利用言语意义产生影响力的术式，如果是这类魔法的准备，只要发出声音不就行了？”

上条吓了一跳。

但他的脚步却没有停下，就快要到达问题中的学校了。

“这完全是我的推测啦，但如果真的会反应这个，问题会变得相当麻烦。欧莉安娜只要在‘速记原典’附近说话，就能对迎击术式输入追加目标的指令，那对方就会跟史提尔一样倒下……如果是发出声音，你想会有魔法师跟一般人的分别吗？



普通学生跟观众也十分危险哦。"

"但是，这有可能吗？史提尔倒下的时候，我们还是像平常一样讲话啊。"

上条追过前往竞技场的观众们，一口气跑到学校入口。

由于当初进入学园都市时，已经收了入场费，所以进入竞技场并不需要入场证。

"你说的对喵。而且言灵的排列方式有其法则，使用的字也有限制，就像短歌跟俳句一样。所以光是发出声音应该不会有反应……如果是这样，你知道世界上最简单的魔法仪式是什么？"

"咦？"

竞技场的入口，也就是学校的正门排满了要进场的队伍。上条心想，必须巧妙地突破那里。

"就是'触碰'啊。特别是'用手触碰'这种行为的意义更大。在许多宗教里右边与左边的价值之所以不同，原因就是右手与左手各自拥有不同的功能分担。在《新约圣经》中相当活跃的'神子'，光用右手触碰就能拯救生病或死亡的人。如果欧莉安娜的'速记原典'会反应这个呢？"

"等……等一下。"

上条的脚步停住了。

土御门继续说道：

"应该说如果是真正的魔法师，光是'触碰'可能还没什么事。'触碰'不仅是十字教，也是各种宗教流派会采用的魔法动作。光是这样，拿来作为术者生命力的'解析条件'未免有点暧昧不清喵。如果是拥有某种程度防壁的专业魔法师，还有

可能反弹‘速记原典’的侵略攻击——但是，”

他的声音顿了一下。

“对于完全没有防壁的门外汉而言，就算条件有某种程度的暧昧，也会强迫解析生命力，进行侵略攻击。而且，如果没有魔法师的防御力，症状会比史提尔还严重。就像严重中暑会置人于死地一样，可是会陷入相当的危险呢。”

“但，但是原本攻击史提尔的，是妨碍魔法的术式吧？那也会反应在非魔法师的一般人或超能力者身上吗？”

停住的脚又动了起来，但是上条的动作却比之前缓慢，这是为了预防紧张导致脚又绊住。

“严格来说，反应的对象是，‘做魔法准备’人类的‘生命力’，所以就算是一般人也相当危险。这跟能不能炼制魔力没有关系，恐怕跟魔法知识的有无也没关系喵。史提尔所使用的‘理派四阵’探索魔法阵，不也是接收我所画的东西？”

上条心想，这是最糟的情况。

从正门的前方，可以看到泥土地的校园。

在那座校园里，不知哪里埋藏了地雷般的东西。由于不知道里面埋了地雷，许多不知情的人即将在那边展开竞技。这次的比赛又不像接力赛或是一百米赛跑一样有固定路径，而是会使用到整个校园的投球比赛，因此‘中奖’的机会相当地大。

“总之啊，阿上，我们要在牺牲出现前先解决迎击术式。如果在摄影机前出现魔法现象会很糟——不管如何，我绝对不想伤到一般人。”

通话结束了。

上条将手机放入口袋，离开了正门。现在去排队一定赶不

上时间。他沿着区隔学校的金属网围墙走着，围墙的高度约两米，如果爬过去，上空的无人侦察直升机应该会行动，骚动一旦闹大，战斗直升机还有可能从别的地方飞来。他绕着学校跑到校舍后方，在那边发现学校的后门。

后门当然也有警卫。如果有这所初中的体育服跟ID就没有问题，以目前这副装扮前去，就算是学园都市的居民也会被拦下来。

（接下来该怎么办……）

上条靠着果汁自动贩卖机思考着。距离比赛开始为止还剩下五分钟左右，现在没时间去找其他入口了……

后门突然传来动静。一名女学生手拿着装满运动饮料的冰桶，走进校园内。短袖的体育服上穿着薄薄的外套，衣服下摆可以看到穿着短裤的屁股。

营运委员吹寄制理。

“不会吧?!”

上条慌张地由自动贩卖机正面躲到侧面藏住自己的身体。

“？”

抱着冰桶的吹寄，在后门突然停住，转过头来望向这边，然后歪着头消失在校园里。

应该没被看到……上条心想。如果被她发现，一定会生气地破口大骂，“你为什么没去帮我们学校加油在这里偷懒？上条当麻！如果脑袋的成长不够，就补充DHA啦，你给我多吃鲔鱼的眼珠子！”

“糟，糟了……土御门那家伙要我潜入比赛中，但是吹寄一旦开始裁判的工作，马上就会被她发现……混账，这计划一

开始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什么不可能的任务喵？”

听到身后突然传来的男子低语，上条吓了一跳发起抖来。“我已经赶上你啰?!”他慌张地转过头来，眼前是换上全新体育服的土御门。伤口似乎已经全处理好了，乍看之下毫发无伤。

“你，你还是打算从后门进去？”

“对啊，至少比从前门进去简单吧。”

土御门轻松地说道。上条重新看了看后门，那里站着全副武装的三个警卫，还有上空的无人侦察直升机。到底要怎么偷溜过去？

看着上条不断思考的惊讶表情，土御门微微笑道：

“真的很简单哦。你看，阿上，那里有积水吧？最近都没有下雨，大概是营运委员洒的水吧。”

“嗯，那……接下来要怎么办？”

“像这样啊♪”

说完后，土御门突然绊住上条的脚。“哇?!”当上条尖叫的同时，整个人滚进积水里。土御门叫道：“哇哈哈哈哈！没想到这个年纪还能玩泥巴战喵!!”然后往倒在地面的上条来了一记场外飞扑。

啪咚！随着卡通电影里也没听过的效果音，上条的身体更加往下沉。后门的警卫们怀疑地看着他们。

“噗，哇啊啊……你，你突然干什么?!”

对着被压在土御门身体下的上条，戴着蓝色太阳眼镜的男子小声地说道：

“(……阿上，体育服全沾上泥巴了吗？要弄到乍看之下完

全分不清楚是哪间学校的程度哦。)”

什么？就在上条要发出疑问时，满是泥土的土御门站了起来。他向上条伸出手来，应该说是硬要把他拉起来似的抓住他的手臂，然后对着带着警戒接近的男警卫说：

“哇，不好意思！怎么办，我们等一下要参加比赛！一定要这副样子参加比赛吗？还有摄影机来采访哦！”

听到这样突然的要求，警卫似乎吓了一跳。

他从头到脚打量着上条他们，沾满泥巴的体育服，完全分不清是哪间学校的制服，制服原本的个性完全被泥巴盖住了。

“什，什么？真受不了你们。准备了替换用的体育服吗？”

“啊，有的有的！不过在社团教室里。”

“那还不赶快去换？距离比赛开始只剩四分钟。不好意思，请让我们确认一下ID，这是规矩。很快就结束了。”

上条忍不住吓了一跳。

警卫拿出有如圆珠笔的圆筒。只要操作圆筒上部的按钮，圆筒侧面就会伸出如书卷摊开般的透明板。长宽十五厘米左右，只要将手掌放在上面，就能读取指纹、静脉、生体电气信号模式等，这是学园都市内的简易ID确认器。

(……等等，喂，土御门！这关要怎么突破啊?!)

上条紧张得快要叫出来了，但土御门却大大咧咧地伸出满是泥浆的手掌。

“好，贴紧是吧……咦?!好像出现什么错误信号呢!!”

“什么！你手没擦就放上去了！”

警卫慌张地操作确认器，但是吸取了泥浆的读取部分完全没反应。他转过头看向同事们，但同事们都摇了摇头。看来只

有他带了确认器来。

“可恶，现在我们派人去正门那边拿另一台来……”

“没时间了！我们得先去社团教室换衣服，然后再前往入场口哦?!”

听到土御门急迫的声音，警卫再次转头望向同事们。剩下的两个人中，一个人招手叫他们过去，另一个人仿佛在说不行似的，将手在脸前左右晃动。

警卫稍微思考后，点了点头。就这样以二比一的多数表决，让上条他们入场。

“要去的话就快点！时间到了可不许中途参赛哦！”

“谢谢您——!!”

土御门拉着上条的手，堂堂正正地穿过了后门。上条有点无奈，但他仍不忘问到重点：

“喂，土御门！替换用的体育服在哪里?!这样满身泥巴应该很难‘混’进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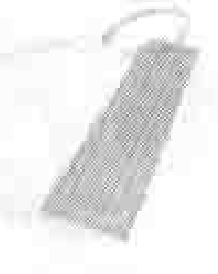
“你在说什么啊，这种东西通常保健室里都会有啊！为了救护伤患，今天那里应该也会开放喵！赶快换完衣服巧妙地混进去吧!!”

上条跟土御门边说话边在泥土校园的一端奔跑，前往水泥盖的校舍。

距离比赛开始，还剩下三分钟。

4

下一场比赛是投球竞赛。



御坂美琴站在泥土铺成的校园地面上。

对于习惯常盘台中学新设备的她而言，冲击吸收效率因泥土的凹凸不平而呈现不规则状态的竞技场反而有种新鲜感。只要有点风就会吹起沙尘，像这样类似西部片的场所，真的能够进行精密能力测定吗？还是说这里是故意设定成不规则地形的实战训练场？

常盘台中学阵营的学生数只有两百人左右，而且完全都是地道的大小姐，外观看来既娇小又楚楚可怜。观众席上的镁光灯之所以会这么多，与其说是为了她们的实力，不如说是因为她们呈现在镜头上就像幅美丽的图画。

不过，那只是以学园都市“外部”角度的意见。

就学园都市“内部”的意见，可是完全不同。

常盘台中学的大小姐们参加战斗，就等于包括最低等级3强能力者到最高等级5超能力者都会参战。就算数量跟体格有差异，面对能带着笑容击沉神盾级战舰的大小姐军团们，对手实在无法感到乐观。

实际上，在泥土地校园的对面……隔着投球比赛用竿笼，位于反方向的对战学校学生总数虽然超过两千人，远远看去就可以发现，他们被一股有所觉悟般异样悲壮的气氛所包围。在常盘台中学阵营眼中，这群人已经散发出一股失败的气息。骄傲的大小姐们很快就察觉到这一点，开始发出呵呵呵呵呵呵的尖锐笑声。

但是，御坂美琴一点也不满意这样的状况。

她两手叉腰，刘海发出霹雳啪啦的蓝白色火花。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百米前方的对手阵营中，超过两千人的初中生里，夹杂着不该出现在这个地方的人。而且那家伙竟然还细心到连学校指定的体育服都准备了。

她从来没打赢过的那个人。

唯一看过自己哭泣脸孔的那个少年。

（你，这，家，伙，到底在那边干什么?!喂……）

美琴周围的学妹有点害怕地问了她些什么，但是低着头发出阴沉笑声、周围空气劈啪作响的她并没有听到。

选手入场后，在自己阵营中听到对手名号的上条当麻脸色发绿。

“(咦?!对手竟然是常盘台中学！觉，觉悟吧，土御门！如果那边的大小姐生气，可是会发射出连东京铁塔都会折半倒下的雷击枪哦!!)”

“(……喵。听说如果综合对方能力的干涉等级，可以靠肉身就攻下白宫呢。阿上，要小心流弹啊。)”

两人说着被大小姐们听到会当场遭到瞄准攻击的话，进行紧要关头的作战会议。

“‘速记原典’只是方式的名称，实际上不可能设置这么厚的书本在那里喵。占术圆阵的反应的确是指向校园，有没有一眼看去就觉得很奇怪的东西？”

正如土御门所说，校园里看不到“像魔法的东西”。

泥土地上，十支投球比赛使用的金属竿笼排成一列，散布在周围的是红色和白色的球。由于有两千多的学生参加比赛，笼子不但很大，球的数量也极多。



如果要设置，到底会在哪里？

“真是的，如果是旧书的形状就好了。”

“那就是对手的目的啊。虽然看不到欧莉安娜的手法，既然是设置型，一定会有魔法设置。有可能会伪装成涂鸦、抓伤、染色或是脏污，她以为我没办法发现？阿上啊，我所学的阴阳术，可是包含了在景物及建筑物上下工夫的风水技术呢。这种魔法记号的‘读取’，可是我的拿手好戏。”

土御门微笑着轻松答道。

上条思考了一下。

“对了，土御门。说到欧莉安娜的‘速记原典’下落，那不也是魔道书吗……而且，还是原典吧？听说只要读了之后人心会被破坏，那参加投球比赛的人们不会全都倒下？”

“不，应该不会。‘速记原典’是完全没有留下任何让读者理解途径的魔道书。既然是无法读取的草写魔道书，就不会传达肮脏的知识。所以，这点应该不用担心。”

这样啊，上条总算放心了。

但是，土御门的表情略显严肃。

“重要的是，欧莉安娜是用怎样的形式设置魔道书喵。如果是刻有符文的石板，石板本身就可以当成魔道书。虽然不知道范围延伸到什么地方，希望她不要设置太大的东西作为‘速记原典’，因为触碰的机会会增加。”

上条越过选手们的头望向校园。眼前所见的，是横排成一列的十支投球比赛用竿笼，以及散布周围的红球和白球。

“如果是那个竿笼还好……举例来说，如果那些球是魔道书就麻烦了。选手人数双方合起来，差不多有两千五百人吧？

这样一来，红白球加起来至少会准备两倍。最重要的是，触碰到球的机会很多。”

不但一个个调查很辛苦，而且选手们会不断地投球。如果任意设置其中，也不知该从哪里调查起。

“不对，球是刚刚才撒下的。史提尔被迎击术式攻击时，这些球还在仓库里。这样的话，‘占术圆阵’的逆探知没有指向仓库就很奇怪。”

“这么一来？”

上条交互看着土御门的脸跟校园。

“笼子很可疑喵。那好像是很早以前就设置的，因为‘要在笼子周围撒球’，所以一开始就要决定笼子的位置。这样的话，在笼子上施行魔法的可能性很高。”

“但是，要怎么做？虽说是准备阶段中，也是观众们要开始聚集的时候。要是贸然接近，难道不会被注意？”

这是当然的，因为校园里没什么遮蔽物。还是她也像现在上条他们一样变装了？

“不，欧莉安娜恐怕不会接近校园。阿上，刚才你不是也看到了后门的警卫吗？在逃亡途中，还硬要突破那个反而是浪费劳力……那笼子可能是从别的地方借来的喵。可能是从外地搬入校园时，被欧莉安娜设下魔法阵，然后直接搬入校园里的。”

“但是，光是触碰一下就会出现受害人，那负责搬运的人怎么没倒下？”

“发动跟停止的时机应该都是由欧莉安娜计算的吧。比赛经过会由摄影机转播，只要看那边的电子布告栏，应该就能掌握准备的状况喵。”

“停止？”

上条提出了疑问，土御门则是咧嘴笑道：

“欧莉安娜为了让交易安全进行，所以应该会极力避免骚动。她恐怕会等比赛结束后，趁营运委员整理时停止。当然，那时她已经脱逃到很远的地方喵。”

但是，比赛中一旦有人碰到那个形状及下落不明的魔道书“速记原典”，那可就糟了。

“欧莉安娜那家伙……一开始就想到这些了？”

“不知道喵，说不定她其实没想这么远。反正导览手册上面有写赛程表，只要配合那个事前调查营运委员的动作，也不是不可能办到。”

在土御门回答同时，校内广播的播音器打开了。

“各就各位”的声音传来。

跟不在现场的敌人之间的战斗，即将开始。

校园一端的营运委员帐篷内，吹寄制理手里握着麦克风。

“各就各位。”

喉咙发出的声音与播放器的声音重叠。营运委员的工作，从受伤者的回收到比赛开始及结束的信号等，范围相当广泛。实况报道由电视台的临时摄影棚进行，营运委员负责的工作只有发出开始信号。

其他比较麻烦的工作，还有计算投进投竿笼里的球数。因为是这么多人参加的比赛，所使用的球量当然也不容小觑。投球比赛的比赛预定时间里，有三分之一是“数球时间”。

“预备。”



吹寄负责的信号只有开始部分，其他信号是其他营运委员的工作。这部分结束后，她就必须准备数球作业。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很麻烦，但吹寄在心中却想着其他事。

（我总觉得那个集团里好像有谁很眼熟……是疲劳吗？还是维生素不够？我记得大豆可以缓解脑部疲劳。不过那个邮购节目不是说，大豆异黄酮无论对肥胖或是血液混浊，还有记忆力跟肌肤年龄的问题都有效吗！）

在疑问还没获得解决的情况下，她发出声音说道：

“开始!!”

哔!!随着哨声响起，投球比赛开始了。校内广播的播音器，传来运动会中经常使用的进行曲。

两校的学生们无视于节奏轻快的音乐，从左右一起往中央前进。他们的目标是排成一列、高约三米的竿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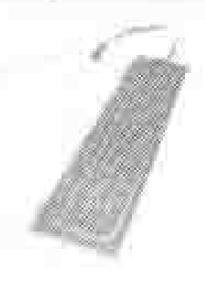
“呜哦哦！阿上，快趴下!!”

土御门叫道，就在上条横扑倒在地面的瞬间，隔着竿笼数十米前方的常盘台中学阵营那里，有红蓝黄的色彩缤纷闪光袭来。闪光来到地面时，掀起一阵冲击波，一发又一发的攻击，瞬间打倒了数十名男学生。

“哇，那些家伙竟然往后弹开了十米远?!”

人群的一部分消失了。上条先前参加的扳木棒大赛中，也曾使用过超能力攻击，但这次的等级完全不同。泥土地面被挖出直径达数米、有如月球表面环状凹陷的大坑，就连本该飞舞起来的尘砂也被冲击波给波及。

上条吓了一跳往后看，被吹倒的学生们身子虽然摇摇晃晃，



却好像没有受伤。似乎在爆破的同时，常盘台中学其他的能力者们还加上了“空气气球”或“冲击扩散”等防护系能力。真不愧是喜欢照顾人家的大小姐们，连敌人的安危都顾虑到了。

但是，上条右手的幻想杀手，可能会毁掉这么善良的防护能力；土御门侧腹的伤口，也有可能因为摔倒的冲击而裂开。

“……”

“……”

上条与土御门不禁无言以对。

接下来又有红蓝黄色的闪光朝两人袭来，火焰、雷击枪以及真空弹丸接二连三地飞来。

“这，这是怎么回事！赛程表上明明写的是投球竞赛吧！”

“要说是球，感觉上比较像炮弹喵!!”

集团因为炮击，一部分一部分地不断消失，上条与土御门混入人群，拼命跑向校园中央，到达排成一横列的竿笼底部。竿笼不是由人支撑，而是由金属制底座固定在地面上。

“……(听好了，阿上，我现在要依序调查竿笼。)”

“……(啊？那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地方？)”

“……(有的话我一定会叫你去做。好啦，你就在这边待命喵。等我找到‘速记原典’就换你登场啦。)”

“……(知道了，可是……)”

上条心想，那这段期间要怎么办？总之为了掩人耳目，他捡起掉落在地面上白队的球，一想到真的参加比赛，从外部潜入的自己可能会改变比赛结果，所以不太起劲。

土御门在支撑笼子的金属竿下，故意把球以不会进笼的轨道丢出，由上往下仔细地观察竿子表面。高达三米的竿子，光







是低着头检查一根就很辛苦。

土御门除了确认有没有欧莉安娜所使用的单词卡活页外，还确认了竿子的支柱是不是刻有奇怪的文字，地面上的金属座上有没有奇怪的记号等，从各个角度进行调查。

“(……土御门？)”

“(……不是这根，阿上。)”

他摇了摇头，从地面捡起白队的球，前往下一根竿子。

接下来检查了隔壁的第二根、第三根竿笼，结果还是大失所望。看到这个情景的上条，感觉只有时间不断地流逝。

还剩下七根。

正当上条打算跟在土御门背后前进时，旁边突然弹来白色的闪光。

“哇?!”

他慌忙用右手挡住，圆形的光炮弹直飞过来，在碰触到上条右手同时，发出了啪啉声轻轻弹开。离他稍远的地方，可以看到常盘台中学的少女惊讶地张口，但上条完全不理会。万一被注意到就糟了，因此他用手肘碰了碰隔壁正在发抖的男学生以示褒奖，假装是这个人救了他。

“(……阿上，也不是第四根，下一根。)”

生气的常盘台中学少女，转向那名男学生集中炮火，土御门与上条则前往第五根竿子。

眼前的人墙摇动起来。

只顾着往上面的笼子投球的一群男学生从后往前依序被压倒，有如骨牌般倒下。他们挤成一团，撞上了第五根竿笼。

随着“当”的金属撞击声，竿笼开始震动起来。



如果欧莉安娜在第五根竿笼设置迎击术式“速记原典”，牺牲一定会增加。

就像史提尔那样的重度中暑状态。

没有魔法耐性的人可能会因此而死亡的迎击魔法。

“该死!!”

土御门慌张地朝人群跑去。上条也想要追上，但是他突然停止脚步。

第五根竿笼猛烈地摇晃。

第五根竿笼往旁一倒，猛烈撞上了隔壁第六根的竿笼。

第六根的竿笼也摇摇晃晃地倒下。

金属制竿笼倒下的前方，站着一个常盘台中学的女学生。

两手抓着红球的少女张大了嘴，看着眼前倒向自己的超过三十公斤的钝器。

上条想往那边跑，倒在第五根竿笼下的男学生们挡住了他的去路。

“可恶！土御门!!”

上条叫道。他踩着正朝向第五根竿笼跑去的土御门的背部，一口气跳过地面上的那群男学生。高高跳起的上条在空中失去平衡，但他仍然抓住了女孩子慢跑服一样的体育服颈后。他在没有任何防护的状态下猛地撞向地面，借势硬将女孩往旁一拉，总算让她逃离竿笼倒下的轨道。

此时，在稍远的地方，爆发了使用超能力的焰弹。

逐渐倒下的第六根竿笼受到暴风的影响，改从上条他们的方向倒下。金属竿笼以数十倍于金属杆的重量猛势袭来。

（混账，要紧的是先修正躲避的轨道！）

以目前倒在地面不安定的姿势，无法继续跳动。上条移动因为跌下冲击而疼痛的身子，推开动弹不得的女孩。女孩一脸惊讶，似乎到最后为止都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真是!!）

上条忍不住咬牙。

超过三十公斤的金属竿笼朝他倒下。

就在那一瞬间。

当!!随着教会鸣钟般的声响，第六根竿笼往旁边弹开。被橙色光线弹射到的竿笼断成两截，在地面上持续弹起，滑行了数十米。周围的学生们瞬间纷纷屈下身来，但数秒后又回到战乱状态。这段期间，竿笼的残骸仍然发出声响持续在地面翻滚弹动着。

超电磁炮。

那是用三倍音速击出弹丸的超能力。

上条当麻摇摇晃晃地回头望去，眼前看到的是用拇指弹着银币，全身噼里啪啦发出火花的常盘台中学王牌，御坂美琴。

两人四目交接。

“嘿嘿嘿……”上条无力地笑着。

“真是……你这家伙，你，难，道，就，这，么，想，让我受到惩罚?!”

同时，美琴毫不犹豫地继续放出雷击枪。

“呜，呜哇哇!!那边的女生在受到大规模攻击前快点先逃啊！这里我来挡，快逃啊!!”

上条手忙脚乱地挥动右手弹开雷击枪。刚才那个女孩子在他背后大喊“真的很谢谢您，还有很抱歉”，她有礼貌地鞠躬后，



以极快的速度脱离战线。转眼间她的身影就消失在以超能力互斗的选手的视野中。

上条没有转头，他以平静的声音说：

"……呼，看起来这么有活力，应该是没问题吧。"

"你这家伙……潜入人家的比赛还在那边耍什么帅？"

争吵到途中，美琴稍感无力地把一只手贴在额头上，之后将她的小手伸向旁边——第七根的竿笼，

"Stop！等一下，御坂!!"

"你……你干吗？"

御坂的手微微缩了回来，就这样停在半空中。

上条并没有看美琴的脸，他一直在观察第七根竿笼。就在御坂美琴的手刚好要碰到的高度，那个位置上好像有什么东西。

口香糖片大小的……长方形厚纸。

从这里虽然看不清楚，但那上面好像写有什么细小的文字。

（单词卡的活页?!那该不会就是"速记原典"吧!!）

上条的背部突然一阵发冷。

不祥的预感瞬间袭击全身，让他身体僵硬。

（原来是这样啊……土御门说迎击术式是使用特别的"速记原典"，该不会就是那个吧？原来欧莉安娜的单词卡活页，每一张都是"速记原典"?!）

上条心想这下糟了。

上条与美琴间的距离，大约一点五米。虽说很近，却不是伸手可及的范围。

直贴的厚纸，只用胶带贴住上面。当秋风缓缓吹来时，纸条也随之微微晃动。

御坂美琴的手掌，距离竿笼支柱的位置，只有三厘米。

厚纸光是被强风一吹——可能就会碰触到。

上条突然想起史提尔倒地的样子，忍不住倒抽一口气。

他慎重地选择措词，以缓慢的语速对身处危机的少女说：

“听好了，御坂，晚点我再跟你解释。听我的话离开那里，我要说的事情很重要。”

“啊？你突然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出所料，美琴皱起眉头。手呢……仍然停在同一个位置不动。既不前进也不缩回，刚刚好保持三厘米的距离。

厚纸突然摇动了一下。

美琴并没注意到这状况所隐藏的危险性。

“我说现在的你有什么资格命令别人？你这家伙为什么会在这里？现在竿子倒了无法继续比赛啦，你给我好好解释——”

此时，突然听到咻地划破空气的声音。

声音来自上条后方。常盘台中学对手学校的男学生，朝着美琴扔出土枪。因为使用了超能力加速，土枪以金属箭般的速度撕裂空气飞来。如果被打到，可能连肋骨也会碎掉。

美琴被这样的突发状况吓了一跳，刘海发出紫色电光准备迎击。

“少碍事!!”

在她出手之前，上条的右手先从旁伸出。

介入土枪与美琴之间的少年拳头，一击粉碎了土枪。

尘埃飞散开来，弄脏了上条的脸颊，但他却连擦也不擦。

他仿佛没空做这些事，眼睛只是直勾勾地盯着御坂美琴。

“笨……”



美琴交互看着碎掉的土枪残骸跟眼前的上条。

“你是笨蛋吗？干吗防卫自己人的攻击啊。就，就算没有你帮忙，凭我的力量也可以自己解决。你说的重要事情到底是什么？比赛结束后再说不行吗？有什么话非得潜入这种地方说不可？”

“晚点我再跟你解释。御坂，总之你先离开那里!!”

“真受不了！为什么你总是不听人家说话！应该离开这里的人是你吧!!”

生气的美琴为了发泄怒气往竿子支柱敲去。

焦急的上条忍不住大喊：

“等一下，御坂！现在你什么都不要说，先过来!!那里很危险！我不希望你受伤!!”

美琴的动作停止了。

不知怎么的，她的脸颊越来越红，她的头没有动，但视线像要逃避上条般地到处移动。

“这种程度的小比赛，用不着你担心到这种地步啦。以我的能力，无论是谁来攻击都不会有事……”

上条听不到她在说什么，现在的他根本没有那种余裕。他的眼睛认真地盯着美琴的一举一动。汗水流到脸颊，用右手手背一擦，有沙砾的触感。

另一方面，被上条盯住的美琴，发出呜的一声伸直了背，原本快碰到竿子的手，慢慢地缩回到胸前，过了一会儿，她突然用力地甩头。

（总算……没事了吧？不过，这家伙干吗脸红啊？）

上条心里虽然感到疑问，但美琴的手确实是离开了竿笼支

柱上的厚纸。就在上条感到放心的瞬间——

“搞什么啊，你不要突然说奇怪的事吓我。”

美琴弯了弯刚刚伸直的背，无力地用右手抓向竿笼的支柱。

“混账!!”

上条奋力往前。厚纸被风吹动，猛烈地摇晃起来，就要碰到美琴的手掌。在那之前，上条突然扑向她，然后趁势屈身，用两手抱住美琴的纤腰，一口气将她压倒在地面。

“咦？咦？”

美琴倒在地上，仰头望着覆盖在自己身上的上条，两手缩在胸前全身僵硬。

“哇，哇，为，为为为为为……”

脸部有如爆炸般通红的美琴，无法说出完整的句子。上条的脸越来越认真。

“安静，别乱动。”

说完后，他以压倒美琴的状态，靠近观察她的脸。不懂魔法的上条无法判断，不过，以门外汉的眼光来看，她的脸部发红，仿佛得了热病。

（之前的确说过会有重度中暑的状况……）

为了就近观察，上条的脸更靠近了。

“咦……那个……”

美琴眨了眨眼后，似乎从认真凑过脸来的上条身上察觉到什么，终于慢慢地闭上了眼。

看到这个状况，上条咂了咂舌，慌张地用右手贴在她的额头上。

“可恶，你真的这么不舒服吗，御坂!!体温上升……混蛋，



你的脸怎么那么红啦!!”

听到上条的叫声，回过神来的美琴慌张地乱动起来。

“什，什么啦！哪有变红哪有变红！我根本就没发烧!!”

咦？上条的脸稍稍后退。如果一般人会出现比史提尔还严重的症状，美琴应该没碰触到竿笼才是。

不过，已经发现欧莉安娜设置的单词卡活页——知道迎击术式的位置了。

上条离开美琴的身体上方环视周围。

“土御门，在这里！就在第七根竿笼——!!”

当他正这么叫喊时，话头突然中断了。

他看到了。

第七根竿笼支柱上用胶带贴着的厚纸，上面只写着“野义中学办公用品”。

这竿笼是从其他地方借来的吧？土御门说道。

这是为了预防遗失所贴上的名条。

（不是这个?!那么，真正的“速记原典”到底在哪里!!）

上条慌张地环视周围。

此时，哨声响起。校内广播的扩音器，之前一直在播放的比赛用行进曲乐声戛然而止。

然后，旁边突然伸出一只手，抓住第八根竿笼。

“真是的。上条当麻，你这家伙在这里干什么？”

责问的声音传来。

“稍后我再问你原因，现在给我乖乖地走开。比赛要暂停，这么多笼子倒下无法公平进行比赛啦。”

营运委员吹寄制理，以讶异的表情看着他。



体育服上穿着薄外套的少女。

“听到没？你还想让我强迫你补钙吗？”

但是，上条眼中看不见她，也听不见她的声音。

吹寄制理的手。

竿笼的金属支柱跟她柔软的手掌间，夹着一张厚纸。

那是用胶带贴着的厚纸。

上条希望那跟第七根竿子上的厚纸一样，只是普通的名条。

厚纸上面写着蓝色文字，好像是用英文书写体写的。

啪嚓!!奇怪的声音突然传来。

吹寄的身体摇晃起来。

“吹……”

她的手无力地离开了支柱。刚才握住的位置，纸上用蓝色的笔记体写着“Wind Symbol”。

“吹寄——!!”

上条忍不住喊道，但吹寄却没有任何回应。

吹寄就这样离开支柱，倒在地面上。啪，那是完全没有任何力气的倒下方式。倒在地面上的她，四肢无力地摊开，动也不动。她的样子令人联想到漏气的软皮袋。

啪嚓啪嚓乒乒乓乓，吹寄周围可以听到空气互相挤压发出的声音。

“什，什么？”

美琴惊讶地发出声来。但选手中好像只有美琴发现异常，其他的学生虽然露出怀疑的神情，却没人想到那可能是来自魔

法的未知攻击。因为这里是夹杂了许多超能力者的竞技场，就算出现不可思议的现象，也不会有人觉得奇怪。

此时，土御门总算跑到上条身边。

“(……阿上，快点敲吹寄！她不是魔法师，再这样下去会有危险!!)”

听到他的声音，上条总算回过神来。他冲向倒地的吹寄制理，扶起她的身子，右手绕到她背后。

啪咻，传来一阵空气漏掉的声音。

虽然如此。

虽然如此，吹寄制理的身体并未恢复。

“混账……”

他知道原因。史提尔·马格努斯跟吹寄制理之间，能够对抗魔法的力量有差异。就算是专家史提尔，都受到那样的重击了，一般人吹寄制理，却在没有任何准备状况下受到攻击，任谁都可以想象会招来怎样的结果吧。

但是。

不管怎么想，都无法停止脑中的疑问，为什么？

“土御门!!”

“冷静点，阿上。这只是生命力空转所引起的身体过度负荷——我不是说过这跟重度中暑一样？保健室……应该没能力救她。如果叫救护车，现在应该还来得及。至少比让她在大太阳下躺着好。”

他冷静地说出对应方法。

但是，说出这样台词的语气并不确定。仿佛在说，正因为他是专家，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所以更不会说出故意让上条感



到乐观的话。

校园一端的帐篷里，跑出数个营运委员，他们大概是察觉到什么麻烦了吧，也可以看到教职员的身影。在他们看来，一定认为眼前的上条他们正犹豫不知该如何照顾突然倒下的女学生。营运委员与教职员，从上条手中快速接过吹寄的身体后，马上跟某处联络。

独自被留在原地的上条当麻，缓缓站了起来。

他低着头，以极快的速度将拳头往旁一挥。当!!伴随着金属声，欧莉安娜贴在支柱上的厚纸震动起来。美琴惊讶地望着上条，他却完全不在意。受到右手一击的厚纸，上面的文字如融化般消失。

“真是高招啊，欧莉安娜·汤姆森……”

震动的嘴唇，微微地张开了。

“如果这是你的作法，如果你能心安理得看着无辜的人们卷入这场风暴——”

他抬起低垂的头，盯着正面宣言道：

“——那我就用这只手，把你的无聊幻想杀得片甲不留！”

行间 二

好痛苦。

吹寄制理在朦胧的意识中，这么想着。

她知道自己现在躺在担架上。也知道自己被抬下救护车，被搬往医院的紧急外来出入口。

可是却没有什么现实感。

现在是无法判断上下前后左右的状态。摇摇晃晃的感觉，不知是因为她躺在担架上，还是因为意识问题。周围的大人们仿佛为了确认吹寄的意识，不断叫嚷着什么，但是她听不清楚话的内容。那些声音在她的耳朵里，就像喝醉酒的人在说醉话一样意义不明。其中，只有“中暑”这个词不可思议地留在她的耳朵里。

中暑。

这是学校的体育课或全校集会常见到的症状，因此很容易被轻视。但是原因是来自急速的脱水症状，如果是重度症状，甚至会有致死的危险。

吹寄当然不是第一次中暑，因此她可以想象得到自己倒下的原因。

但是，从没体验过像现在一样的感觉。平常中暑时到某个程度就会停止的头痛，这次却完全没有停止，剧痛的感觉越来越严重。

（呜……）

身为大霸星祭营运委员，吹寄事前曾受过简单的急救处置训练。正因如此，她比普通的学生更清楚，千万不能小看中暑这件事。

到底是哪里不对劲？她心想。

水分已经摄取了，身体的热度也适当地发散。应该也不是疲劳或睡眠不足，或是身体状况不佳。明明就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却还是突然发生这种状况。

（既然这样……唯一能想到的是……）

紧张吧。

吹寄心想，我真的有那么紧张吗？

像这种心理因素问题，本人大多没有实际的感觉。这么说来……吹寄继续想着，她付出全部努力用心准备到今天，全都是为了这一天。一旦在这里失败，就全都前功尽弃了。准备期间跟其他的营运委员们一起笑着努力，费尽心力记下裁判的顺序，回家的路上跟大家一起在咖啡厅确认比赛赛程表，这些努力全部都可能会被“失败”这句话给抹杀掉。正因如此，她才会在自己无意识之下，变得这么紧张。

（……简直就像，笨蛋一样……）

任性地拼命，任性地倒下，任性地毁掉比赛，吹寄心想这全都是自作自受。自己已经给大家带来太大的困扰，为了不再增加大家的困扰，也只好干脆地从大霸星祭退场。

全部都是自己不好。

但是，为什么？

那个少年为什么会表情扭曲地大叫？

那好像不是对普通中暑的反应。

那是发生预测外事件时的表情，感觉上那起事件已经超过原本想定问题的范围。与其说是对突发事态的反应，比较像事前明明作好防御准备，却还是被人乘虚而入的感觉。

他到底知道些什么？

他在后悔什么？

我想知道，她心想。但是她更在意的是——

（真讨厌……）

吹寄制理微微地动了动嘴唇。

吹寄惊讶的是，平常总是看起来很轻浮，给人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认真印象的那个少年，竟然也会露出那样的表情。

一想到那个少年在接下几天的大霸星祭，很可能会一直以那样的表情度过，吹寄不禁微微皱起眉头。

（……我，最讨厌，那样……）

她并不特别喜欢或讨厌上条当麻。

老实来说，对她而言，他只是个外人。

但是，吹寄制理到目前为止担任营运委员，努力进行大霸星祭的准备，都是为了让大家玩得开心。这跟吹寄个人的好恶无关。所以，她更不希望在这样的活动中，只有他一个人持续这样的状况。

因为这是她自己参与了的活动。

为此，她不断努力到这一天。

这么想虽然很任性。

但她还是希望这场活动，对任何人而言都是成功的。

担架扛着迷迷糊糊的吹寄，穿过紧急外来出入口进入建筑物中。穿着白衣的医生已经在那边等候她。医生有张像青蛙一样的脸，害她忍不住要笑出来。

青蛙脸医生跟外表给人的感觉不同，马上利落地发布指示。

朦胧中的吹寄无法听清楚内容。脑部剧烈疼痛，思考的齿轮好像松脱了好几个，就算想整合思考，意识却只是不断地剥落。只有重度中暑这个词，不断地在头盖骨内部弹跳。这是过度脱水所引起的症状，严重的话，会对循环系统引起不好的影响，当体内的氧与营养素的分配失去平衡，可能会引起全身内脏的机能障碍，最糟的结果甚至会导致死亡。

中暑依其程度，很有可能引发高度危险。

如果发展成重度，很可能就像切换开关一样引起休克，祸及全身各部分。

想到这里，她的牙齿忍不住咯咯作响。

我不想死，她心想。

吹寄自身也无法理解，到底是哪里觉得恐惧。是因为讨厌袭来的头痛或全身的寒气吗？还是不知道自己将发生什么事，才会感到如此不安？她完全无法弄清这样的情感，内心不断被这些复杂的情感折磨着。

周围的人嘴里不知道说着些什么。

也无法判断自己的身体，到底陷入多严重的状态。

因此她不管这些，只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能……得救吗？”

不知道声音有没有发出来，她连自己的嘴唇有没有动都没有自信。

但青蛙医生却听到了这个声音，他停止发出指令的动作，直盯着吹寄的脸。

在意识朦胧的情况下，明明无法清楚听到其他人的声音，医生的话却清楚地传到耳中。

他对躺在担架上的少女只说了一句话。

他的脸上带着给人绝对信赖感的完美笑容，说道：

“——你以为我是谁？”

第四章 战争的结局是胜是败

Being_Unsettled.

1

史提尔·马格努斯坐在自动巴士整备场的地面上。

从刚刚开始，前来定期保养维修机器的技师们来来往往。由于史提尔的位置刚好在死角，没人注意到他。要是在平常，他会使用“驱除闲人”符文，这么一来就完全不用担心，但是现在的他却无法使用魔法。

（光是失去王牌就落得这副凄惨模样，我果然还是没有成长……）

史提尔轻轻吐了一口气。

回想起来，今年七月底被上条当麻破解“魔女狩猎之王”时也是这样。史提尔只要被对方夺走王牌就会突然变弱。之后，他经过反省下了不少工夫，例如想出海市蜃楼所形成的回避术式，将符文的卡片过塑加工，但这些基本上都是为了“不让对方夺走王牌”的策略，感觉上他还是怠惰了基本的努力。

（现在变成这副丑态，我真能保护那孩子吗？如果这次敌人的目标是那孩子，那我该怎么办？我这个下三滥……）

手机来电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史提尔从胸前口袋拿出手机，按下通话钮。电话是土御门打来的。



“阿上已经破坏了欧莉安娜的‘速记原典’，你身体状况有没有什么变化喵？”

“直到你问这个问题为止，我都没有什么感觉……”

史提尔小心地拿出一张符文卡片，吸了口气后停止呼吸，然后再深呼吸，嘴里小声念念有词。

轰，伴随着小小的声音，他的食指点燃了橙色的火焰。

没有感觉到先前使用迎击术式所引起的那股袭击全身的排斥反应。

“……可以了，好像没问题。”

“这样啊，那就麻烦你发动‘理派四阵’的探索术式。色纸跟魔法阵的配置我事前都准备好了，知道怎么用吧？”

“别小看我。”史提尔说道。

他脚边是土御门所描绘的圆圈，以及固定四方的色纸，中间则是欧莉安娜留下的厚纸。虽然他不了解这种使用阴阳术的配置方式，但是启动从别人那边接收来的术式并不难。

“你们那边没事吗？欧莉安娜的迎击术式不是设置在竞技场的正中央吗？潜入里面的话，在比赛结束前不是不能随便离开？”

要侵入比赛并不是简单的事，中途逃离也很困难。如果一两个人鬼鬼祟祟地往校园外走，一定会受到注目。

但是，土御门轻松地说道：

“这没问题喵，我们已经离开竞技场了。”

“……怎么做到的？”

“在我们眼前有一个学生受到术式伤害，被当成重度中暑病患送到医院。我们假装照顾失去意识的那个学生，帮忙将她

运到竞技场外趁机退场。”

声音不像以往般轻浮。

那是魔法师的声音，史提尔心想。

“这样啊。”他说道。

“那上条当麻抓狂了吗？”

“既然你也知道这点，那就麻烦你了。我们这边也该反击了。如果不这样，就太对不起那名倒下的学生喵。”

土御门切断通话。

史提尔将手机收回怀中，心想：

（没有人是完美的。过去曾经打败我的上条当麻，原来也有失败的时候。）

但是，他继续自言自语道：

“——正因如此，才会对自己的不成熟感到懊悔？”

这是无法拯救眼前受害者的上条当麻，最确切自觉到的事吧？所以，史提尔不再多说什么。他只是默默地做自己该做的事，仿佛为了不给他们增加更多负担，即使他本人并没有明确自觉。

四张色纸开始转动，寻找欧莉安娜·汤姆森下落的“理派四阵”的魔法阵启动了。

2

在人来人往的大马路正中央，欧莉安娜抬头望向不远处的电子布告栏。

许多人都没注意到画面中展开的事件。就算有人注意到，

也只是对紧急患者出现导致比赛一时中断这件事有点兴趣罢了。这也不奇怪，只不过是出现一名紧急患者，这样的新闻并没有什么话题性。

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这个。”

她一手夹着用白布卷起的看板，静静地低语。工作服只扣上第二颗纽扣，露出肚脐的身子散发出一股紧张感。

“算是意料之外的发展吧。”

说完后，欧莉安娜的目光离开电子布告栏。

她开始走动。

还有事要做，欧莉安娜的手指用力抓住夹在身体侧面的东西。

上条当麻跟土御门元春撞开四周的人，奔驰在步道上。路上的人们对他们投以责难的眼光，但现在的他们根本没有闲暇去在意。

土御门打开手机播声器，两人一边听着史提尔的声音一边奔跑在道路上。

“已经确认欧莉安娜·汤姆森的位置了，第七学区地下铁二日站附近。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可以锁定更精确的地点。”

“二日站！我们跑过头了！”

上条慌张地紧急刹车，返回刚才跑来的方向。两人在途中的道路往旁边一转，跑进一旁的小路。

原本是由土御门主导的追击战，现在主导权已经转移到上条身上，身为专家的土御门反而被丢在一旁。

“北上……对了，她好像往北方移动。道路……分成三条，还不知道是哪一条。应该很快就能锁定……”

还没听完声音，上条跟土御门已经通过小路。在道路的一边，可以看到往通往地下铁车站阶梯的入口。他们继续往北方的道路跑去。

“三条路……现在……现在……出来了。听好——”

“最右边那一条！看到了!!”

上条大叫的同时，二十米前方的金发女郎转过头来。当她发现穿过人山人海前来的两人，连忙慌张地从岔路逃跑。

上条与土御门追在她身后。

岔路很短，马上又通往另一条路。但这里跟大马路不同，并没有喧嚣的感觉。小规模店家并排的角落，完全没有欢迎顾客的气氛。路上虽然有商店街一样圆拱形的拱廊，感觉上却只是让光线变得更差。

明明是上午，所有的店家却都拉上了铁门。经营者一开始就自觉到这个角落不会有什么客人来吧。他们可能在人潮更多的竞技场附近，设置了临时店铺。

横向的道路往左右延展。

穿着工作服的欧莉安娜·汤姆森往左边的道路跑去。当上条跟土御门前往追赶她时，自动巴士从后方超越了他们。

不经意望向欧莉安娜前往方向的上条愣住了。欧莉安娜前往的是巴士站。

“糟了……”

欧莉安娜按下了巴士站类似按钮的东西让自动巴士停下，自动巴士果然机械式地停了下来。欧莉安娜正踏入打开的自动

门进入车内。

光是跑的话的确很难追上正在行进的巴士，但搭乘其他的巴士又不好追踪。由于大霸星祭禁止一般车辆进入，要找到其他车辆也很困难。话说回来，上条也不会开车。

自动巴士只回应一开始就设定好的指令。

如果是由司机驾驶，在车后挥着手追赶，司机还有可能以为他来不及搭车停下。但对自动巴士要求这些未免太过苛刻。

上条慌张地跑了起来，两人间的距离只有二十米左右。等上条跑到巴士站，自动巴士已经无声地开走了。

“混账!!”

好不容易到达巴士站的上条，按下按钮想让车子停止，但是为时已晚。已经开动的车子没有任何反应，慢慢地加快速度。

晚来一步的土御门，望着远去的巴士说：

“喂，阿上，从我这边看不太清楚，那辆车上除了欧莉安娜以外，有没有其他乘客喵？”

“什么？那个怎样都无所谓吧！”

看到如此悠闲的土御门，上条焦躁地回答。

土御门说：

“听我说，这件事很重要。”

“……好像没有其他人。”

“好像？”

“没人啦！啊，这么说来真的没有其他人呢！可能大家都下车去看早上在这附近举办的接力A组预赛了吧。那全是优胜人选参加的比赛，算是第一天的卖点，导览手册也有相关介绍。不过那又怎样?!”

"这样我就安心了——史提尔。"

土御门不是对着上条，而是对着电话那边的史提尔说：

"之前在自动巴士的整备场，你不是在巴士的侧面贴上了符文卡片吗？如果那个还能用，我要拜托你一件事。你把贴在车号5154457上的卡片轰掉。"

对方的反应相当迅速。

"轰！"的爆炸声传来。

慢慢加快速度的自动巴士车体侧面，喷出猛烈的火焰。一秒后车体爆炸，车体后部整个打横滑行。横倒在路面上的自动巴士，威势不减地打横转动，最后成为一团火球的金属块在地面上滚动。垂直向上喷出的火焰，碰到上方的拱廊后往旁扩散开来。

土御门用单手折上折叠式手机——

"效果未免也……太强了点喵？"

露出困惑的苦笑说道。

上条看着轰然燃烧的巴士说不出话来。上条他们的目的的确是要阻止欧莉安娜，但这算在单纯"阻止"的范围内吗？

看着上条的样子，察觉到他要说什么的土御门说道：

"哎呀，真没想到是这样。我本来是想叫他点个火，让自动巴士的安全装置启动罢了。混账，我以为那是电车所以太大意了喵。那应该是用了电器或其他天然瓦斯的汽电混合动力车。"

他丝毫不紧张地说道：

“不过，反正现在店里的人应该都出去做生意了，卫星跟无人直升机的视线也被拱廊挡住。应该不会造成太大的骚动。”

“为，为什么你能这么冷静！灭火器在哪里?!不赶快救她，那家伙真的会死!!”

“嗯，那又怎样？”

当土御门这么说时——

猛烈燃烧的火柱卷起了漩涡。庞大的火力被内侧的龙卷风吹开，没留下丝毫痕迹就消失了。

吹散火焰的是充满水分的风，也就是“雾”。刚才还在燃烧的自动巴士残骸表面，蒙上一层薄薄的水膜。就跟叶子被夜露沾湿的道理一样，雾风将在场所有的物体都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水分。这种水分似乎不会因为一般火焰而蒸发，反而会夺去所有能成为火种的物品的能力，阻止火焰前进。

雾风的中心点，站着一个女人。

因为自己所产生的水分，头发、脸、工作服、肚脐全都微湿的欧莉安娜·汤姆森。

她的右手臂夹着看板一样的东西，左手拿着单词卡，嘴里咬着一张纸。上面用蓝色文字写着“Wind Symbol”。

欧莉安娜往旁吐掉嘴里咬住的厚纸，从嘴里拉出一条唾液丝，她悠闲地笑道：

“呵呵呵。姑且不论使用魔力形成的火焰，光靠物理的燃烧，是不能让大姐姐我热起来哦。不过，人家还是紧张到淋湿了。看到了吗？就连内衣裤都湿啰。”

都到了这种时候，她竟然还能说笑话。

面对这样的事实，上条稍稍眯起眼。这个动作虽然很细微，



但他确实是眯起了眼。

“……你所设置的术式，害完全没有关系的人倒下。还记得吗？就是我第一次跟你见面时，跟我在一起的女孩。你觉得那女孩跟魔法有关吗？”

“在这世上没有人是毫无关系的人。只要有心，无论跟谁都能扯上关系吧？”

“你明明……就知道啊。你明明知道这件事，还完全不反省？”

上条的声音非常平淡。

听到这样的声音，欧莉安娜微微皱了皱眉。

“现在再说什么也没用了，但我真的不是存心要伤害那孩子。大姐姐我也不想伤害一般人啊，跟现在不一样。”

语毕，欧莉安娜用嘴撕破一张纸卡。

耳里传来一阵像是玻璃杯杯缘互碰的声音。

就在那一瞬间。

“哇!!”

伴随着这个声音，土御门元春的身子曲折成弓字形。他用单手按住侧腹，咬牙颤抖地瞪着欧莉安娜。

“土御门!!”

上条慌张地靠近他。伤口好像没裂开，但土御门的脸变得惨白。是因为受了伤还活动所造成的身体伤害？

看到这情景的欧莉安娜笑道：

“哎呀，我还以为你才是受伤的人呢。看来我搞错了。”

她唇边有张单词卡的厚纸，上面用蓝色的笔记体写着“Fire Symbol”。



嘎吱嘎吱。

嘎吱嘎吱，土御门的身体渐渐地往地面瘫倒。

欧莉安娜微微笑道：

“看来你多少有点耐性……但光凭这样，可是赢不了大姐姐我哦。”

当她说完的瞬间，土御门的身体仿佛无法忍耐似的瘫倒在地面。他的手脚已经完全失去力气。

“怎么了？你对土御门做了什么?!”

“我只是用蓝字消除掉象征再生与回复的火属性。这是经由声音媒介从耳朵潜入体内，让受到一定程度伤害的人昏迷的术式。刚刚的铃声就是发动信号……看样子你根本没受伤吧？”

上条用右手抚摸土御门的身体，却没有任何效果。准确来说是只要一消除，效果又会当场复活。这种术式跟先前的迎击术式不同，似乎不击溃作为大本营的魔道书，效果就不会消失。

（让受到一定程度伤害的人，毫无例外昏迷的术式……）

这么说来，只要术式的一定条件“土御门的身体所受的伤”没有痊愈，就会持续发动昏迷的效果。就连上条的幻想杀手，也无法治愈土御门身体的伤。这个方法没办法让他恢复自由。

上条瞪着欧莉安娜，她愉快地用左手抓住能让人昏倒的卡片，朝空中一丢让风吹走。转眼间，重量极轻的单词卡就顺着风势，飞向欧莉安娜的后方。

上条的脸突然发热起来。

“你这家伙!!”

感受到这股愤怒的欧莉安娜，反而舒畅般地全身颤抖。她用舌头湿润嘴唇说道：

“如果想救他，就赶快打倒大姐姐我啊。如果不这么做，直到大姐姐我说停为止，这家伙会一直这样哦。不过，还不知道他能不能撑到那时候呢。说不定他撑不了这么久呢，是吧？”

上条的牙齿咯咯作响。

因愤怒而全身颤抖。

“为……什么？”

上条当麻哽咽地说着。

土御门元春如果没发生这次的事件，他应该会忘了间谍的工作，开心地参加大霸星祭。如果没有任务，他应该会跟大家一起玩得很开心吧。

史提尔·马格努斯也是。

如果欧莉安娜没引起这起事件，就没有作战的需要，那他也就不会来到学园都市。就算来的话，他可能也已经见到好久不见的旧同事茵蒂克丝。

还有吹寄制理。

虽然上条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成为大霸星祭营运委员。但是她既然不是被任何人强迫，而是自己自愿成为营运委员，一定也有什么目标。

对专业的魔法师而言，还可能只是小事。

跟能够撼动世界的“刺突杭剑”相比，这些也许根本就不算什么。

“我不知道‘刺突杭剑’有什么价值。我的确无法实际感受到，那种东西将如何改变历史，世界又会因此发生怎样的变化。”

上条说道：

“但是，我只知道一点。为了这么无聊的东西让人受伤是错误的。如果‘刺突杭剑’是只会产生这种无聊结果的工具，我会用这只手毁了它。”

听到这些话，欧莉安娜·汤姆森露出微笑。仿佛在说这根本不值得一听，真是令人发噱的傻话。就像在断言被卷入这起事件的人们，根本就没什么价值。

她说：

“这时如果说，因为是工作所以我情非得已，听起来也许会比较帅气。但这么说对我的委托人未免也太不诚实。”

她的声音完全没有任何沉重的感觉。

“当然一定要完成工作的目标，至于要如何达成目标就全部交给大姐姐我啰。”

上条体内扭曲的热度开始狂飙。

紧咬的臼齿几乎就要咬碎。

“别把人命——”

他紧紧地握住了右拳，

“——当成儿戏!!”

他笔直挥出拳头。

欧莉安娜看到这样的上条，继续笑着。

而且看起来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3

上条与欧莉安娜的距离，只有十米。

但是上条的拳头还碰不到她。

欧莉安娜的左手动了，她用嘴巴撕掉单词本的活页。

厚纸卡上面记载的文字，是绿色的“Wind Symbol”。

厚度五十厘米左右的冰壁整面延展在道路上，隔在欧莉安娜和上条之间。透过透明的冰，上条与欧莉安娜的视线交错。上条无视眼前高达三米的大冰壁，击出了右拳。

砰!!玻璃碎裂的声音响起。

仿佛内部装置了火药，冰壁在一击之下随即粉碎。

但是眼前却看不到欧莉安娜的身影。

她的身影跟碎冰一起破成碎片，就像画在玻璃上的肖像破碎了一样。上条倒抽一口气，心想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冰的功用是——）

突然他感到一阵冷战。

（——光的……折射?!）

旁边突然传来风刃的声音，上条挥动右手，结果袭来的风刃如同被挤压的气球一般被弹开，当他的眼睛因为正面吹来的强风微微眯起时——

啪啦。

脸颊的皮肤，传来被某种东西割到的触感。

裂开的脸颊，在感受到痛楚之前，先流出了浓稠的液体。

“嗯，这锋利度相当刺激吧？”

视线所及之处，欧莉安娜马上又用嘴撕掉单词本发动新的术式。飞击而来的极薄石刃，深深割破了上条的脸颊。

“呵呵，第一次跟你握手时我就感觉到了。学园都市里还聚集了真多稀奇的孩子呢。”

女子的这番话，指的应该是上条的右手吧。

但是上条现在没空回答。

伤口的大小，不用手指确认也能知道。

欧莉安娜拥有只要对手身受一定程度的伤害，就能仅凭厚纸片发出的声音让对方昏迷的术式！

（糟，糟糕……）

上条感到一阵寒冷，忍不住捂住耳朵。

面对这样的他，欧莉安娜嘴里又衔了一张厚纸卡。

“下次是影之剑，大姐姐可不会让你玩腻哦。”

在她撕破卡片，挥舞左手的同时，手里出现了暗之剑。伸缩自在的剑一口气增长到七米，刺向伸长在地面上的上条影子。在这个瞬间——

轰!!脚边的影子爆发了。

上条的身子仿佛踩到地雷般被抛到半空中。他像竹蜻蜓一般在空中旋转，顺势摆出防护姿势掉落在地面上。

被柏油路刮到的手臂传来黏湿的疼痛感，但是比起这点，上条更在意的是——

（为什么？为什么她不用之前的昏迷攻击?!）

与其庆幸得救，无法理解敌方的意图反而更增上条困惑。既然手中拥有打败对方的王牌，应该不可能会忽略这一点啊。

处于绝对优势的欧莉安娜，却拉开跟上条的距离往后一跳。

看到上条摸不着头绪的样子，欧莉安娜微微笑着说道：

“哼，大姐姐我没兴趣重复使用曾经用过的术式。”她以充满余裕的表情说，“五大元素是近代西洋魔法基础中的基础。只要用炼金的观点学习自然，谁都可以取得，但这不过是前戏。虽然简单操纵容易应用，反过来说也容易被对方发现自己的攻

击，而被反推算出防护的术式。正式战斗只用这个，会让人担心会不会太过简单哦。大姐姐我为了不让敌人厌烦，可是准备了很多卡片呢，为此准备的抛弃式魔道书必须像月历一样用过就撕，就，是，这，个，道，理♪”

上条无视欧莉安娜的话，打算一口气拉近距离。

看到这样的上条，她只用嘴撕破单词卡的一页。

之后，上条的正后方突然吹起一阵狂风。被后面的风势一推，上条奔跑的速度被迫突然倍增。绊到脚的上条往前倒下，与敌人距离突然被缩短的欧莉安娜，举起夹在身体右侧的巨大看板，给了上条的下颚一记下钩拳。

轰!!

本来往前倒下的上条受到冲击，又往后画出一道弧形仰去。接下来，欧莉安娜又调节看板的位置，将看板的边角撞向上条腹部正中央。

伴随着一声钝声，上条的身子弯曲成弓字形往后方倒下。

“嘎……啊!!”

脑袋与呼吸的动作同时阻断，上条就连上下的感觉都分不清了。东西南北四方全在转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用手撑住地面试图爬起身来。

“嗯。”

欧莉安娜又撕下一张单词卡的活页。

“真是太没用了，现在才进入前戏，腿这么快就没力了？”

某种力量发动了。上条的背与地面之间，突然爆发出水蒸气般的东西。再次被抛向空中的上条，这次来不及采取任何防护就滚倒在地面上。

上条用力振作即将停止的意识，仔细思考眼前发生的事态。

“呜……”

就连思考也被痛楚截断了。上条咬着牙，忍住体内各处喷发而出的剧烈疼痛。

“混蛋……为什么？”

上条不断地思考，脑中浮出的只有疑问。

“……她说曾使用过的魔法，不会再用第二次。那为什么组合的形态会这么多……”

他不清楚什么四大还是五大，只知道主要就是将颜色及名字两者组合在一起。在这种状况下不断使用魔法，所有的组合模式应该在瞬间就会用完。

“呵呵呵，组合不只是这样哦。你仔细看大姐姐我应该就会知道，是吧？”

欧莉安娜将左手的单词本，拿到自己的嘴边。

“！”

上条忍不住戒备，但力量无法传到全身。看到眼前行动缓慢的少年，欧莉安娜并不加以攻击，只是用舌头弄湿单词本的厚纸。先从长方形短的纵边，然后是边角，最后是长的横边。

上条愣愣地看着她的动作，好不容易说道：

“……角度？跟衔住厚纸时的角度有关？”

“嗯，那也是要素之一。这是西洋占星术的基础。零度到九度、一百七十一度到一百八十九度、八十一度到九十九度、一百一十一度到一百二十九度、五十四度到六十六度，还有其他许多的坐标法则，这也就是‘星座跟行星的关系会因为角度而改变功用’的理论。需要我帮你上一课，教你星星和颜色及



元素之间的关联吗？”

欧莉安娜咧嘴笑道。

“因为大姐姐我的术式还加入了页数的数秘分解，严格来说无法重复使用同样的魔法。就跟逝去的时光无法追回一样，曾经翻过的书页也无法再翻回去。”

她用微微沾湿的单词卡的边角，沿着自己的上嘴唇划动：

“这是大姐姐的界限。就算我再努力写魔道书，‘原典’也不肯安定下来，不断重复着失控与自毁的动作，而且我的字潦草到没有任何人可以理解，无论是身为魔法师还是魔导师，我的实力都只不过是半吊子。”

欧莉安娜微微眯起眼睛。

“不过，正因如此大姐姐我才会不断书写魔道书，持续产生新的术式。即使大姐姐知道自己写的半吊子原典，每本最多只能保持一小时，快的话，数秒内就会自动毁灭。因为我自觉到如果停下脚步就此妥协就一定会输，所以大姐姐我要不断地上进——这叫做勿忘初衷，是吧？”

说完后，欧莉安娜用牙齿横咬住湿掉的厚纸。

但是她却没有撕破厚纸。

她将厚纸放在舌头上，嘴巴并没有太大的动作，她以含糊的声音说道：

“接下来我要使出的是用红色描画的风之象征，角度则是零度的合项（conjunction），总页数高达五百七十七张的抛弃式魔道书‘明色切断斧（Blade Crater）’。我已经先通知你啰。”

她顿了一下又说：

“你如果一移动就会死。”

她发表了宣言。

“但如果不动，下一招你一定会投降。你已经不是小孩了，该选择哪个，自己决定吧。”

——欧莉安娜衔住厚纸往旁一拉。从串住单词卡的金属环撕下的厚纸上，以红色的笔记体写着“Wind Symbol”。

（……）

上条把手撑在地面上想起身，失去平衡的身体摇摇晃晃无法马上回应，光让单膝支在地上就很困难。他心想周围没人真是太好了，如果被人看到这个样子，一定会引起骚动。

（别动……是吗？）

——在回想起欧莉安娜所说的话同时，地面好像有东西在爬动。以欧莉安娜为中心的半径一米左右画出了一个圆，然后圆的外周又画出无数有如树枝一样的图案。看起来简直就像在充血眼球四周浮起的毛细血管。花纹越过上条站立的位置，穿过路上的自行车以及放置式看板和车子下方，直到倒下的土御门身前。

“一动就会死。”

——地面上所描绘的纹样，发出令人讨厌的震动声。

就此认输吧，上条的心软弱地说着。根本无法具体预测欧莉安娜下一次会是怎样的攻击，也就是根本无法想出对策。而且她说过，如果毫无防备地受到接下来的攻击，破坏力足以让心脏停止。

（如果不动，下一击就是死棋了。）

两种选择之间的分别是，后者“不用被杀就能解决”，大概会像土御门一样昏倒吧。如此而已。接下来，欧莉安娜只会逃跑，而且还有史提尔会去追击。不会因为上条倒下，就马上决定胜负。门外汉就算倒下，也不会有任何人责怪。眼前的专家土御门不也败北了吗？要他再力抗下去未免太不通情理。

（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

但是，上条仍旧握紧右拳。

他用力紧紧握拳，直到指甲掐入手掌。注入的意志让手臂充满力量，然后他向发软的腿送出指令，让脚重新稳稳地踩踏在地面上。

恐惧感以及想对抗的心情不断翻滚，但是他的脑中想的是：

（“你这家伙到底有没有心要让大霸星祭成功？”可以完全无视吹寄制理这句话吗？你这没用的家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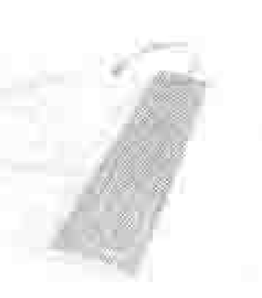
（——不管敌人是专业魔法师，或是有什么重要的交易，这些我都不管！吹寄是自己决定成为大霸星祭的营运委员，到今天为止不断地努力准备，现在她所付出的努力就要被毁于一旦了！难道我能这样坐视不管?!我上条当麻不可能这样就会安心!!）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上条大叫，使尽全身力量往前奔跑。他还没有恢复平衡，姿势仿佛在遇到乱流的飞机中奔跑，但是他的确是在前进。

就在此时，欧莉安娜将口中衔住的厚纸往旁一吐。

术式马上完全启动。



4

“明色切断斧（Blade Crater）”。

力量灌入以欧莉安娜为中心朝四面八方展开的花纹中，有如镶了砖头的壁面或充血的眼球毛细血管。

真空的刀刃乱舞。

地面上描绘出的无数图样，沟痕全部朝着上方，有如倒放的铡刀一样，刀刃由下往上切斩，斩击数量足足有两百零八道。如同蜘蛛网般展开的刀刃世界，将置于其上的所有物体全部均等切断。

（……你这小笨蛋!!）

欧莉安娜·汤姆森微微咬牙。

乍看之下虽然是随意设置的攻击，其实她原先的设定，是让上条站的位置避开真空刀刃的喷射口，但上条却无视这一点站了出来。

欧莉安娜原本的目的是想用地面喷出的真空刃帘围住上条，等他完全不能动弹后再让他昏倒。就跟她当初没杀掉专业魔法师土御门一样，因为她判断死者的出现会影响自身的“工作”。

当上条往前跨步的同时，术式开始启动。

地面喷出的真空刃铡刀，隔离了无人的安全地带。数量达到两百零八道的真空刃，将图案正上方所放置的看板或脚踏车无情地切断。

然而他却跑出安全地带，跳入刀刃漩涡中。在前方等待他

的未来，除了切断、鲜血以及死灭之外，别无其他。

然而。

“!!”

上条的身体并未被切断。

地面上无数的斩击喷出口，往正上方喷出真空刀刃，两百零八座断头台切开周围的空气——却没对他奏效。他刚好跳向了斩击集中较薄弱的地方。上条所站的地点，可以说是与欧莉安娜准备地点之外的另一个安全地带。欧莉安娜搞不清楚这是偶然，还是被他用什么方法发现了。

（这样的话!!）

欧莉安娜使用了待命术式。能够避开真空铡刀的场所，不论是她事先准备与否，全都是被刀刃包围的隔离地带。所以上条只不过是从蜂巢的一个洞，移到了另一个洞。

他无法逃走。

但欧莉安娜的预测，又再次落空。

“哦哦!!”

吼叫的上条，用右拳挥向眼前的真空刀刃。乍看之下简直是要对方切断自己手臂的愚蠢行为，但真空刀刃却粉碎散开。不只是眼前的刀刃，而是以欧莉安娜为中心展开的所有刀刃。

啪擦的破碎声，慢了一步响起。

此时，上条已经早一步踏出。

剩下三步，距离快缩短到零了。

（什么……那只右手竟然能做到这个地步!!）

无法理解目前状况的欧莉安娜，决定先将心思专注在打倒眼前敌人上。她咬下单词卡的一页，上面写有黄色笔记体的命

令文。

这次的术式名称是“昏睡之风”，外观是被压缩的风枪。可以将直接打击到的对象意识强制由外界转向内部。这是不给予对方任何痛楚，就让人倒下的攻击。原本她想让风枪穿过刀壁，击中真空刀刃所包围的目标。这可以说是预料之外的展开。

就算是预料之外，欧莉安娜还是毫不犹豫地放出术式。

“接招吧——!!”

当她还没说完时，上条的右拳已经打飞“昏睡之风”的前端。粉碎的风枪，无意义地往四周飞散，消失在空气里。

（为，为什么?!）

在她惊愕的这段时间，上条又往前了一步。接下来还剩两步。欧莉安娜陷入无法理解现状的状态，敌人虽然在眼前，却不知该怎么应对。

（为什么他能应对?!就算他有特别的右手，门外汉的他怎么能预测我的行动！一定有什么可供判断的材料，那是……）

对方再逼近一步，接下来只剩一步了。

欧莉安娜的脑袋有如电击般浮现出答案。

（对了，我无法重复使用相同的魔法！也就是说，曾经攻击过的地点，同一个方向不可能有相同的攻击前来！所以他才知道答案……）

欧莉安娜·汤姆森无法重复使用已经用过的魔法。

也就是说，曾经攻击过的地方，绝对不可能有相同的攻击重复前来。

当然，炎剑攻击过的地点，可以用冰做的弹丸攻击。但是剑跟弹丸的攻击范围不同，这样的差异就会产生“漏洞”。

上条就是沿着之前被攻击过的地点移动。既然不会有相同的攻击，也就是说，只要警戒除此之外的攻击就行了，这样对应就会变得相当轻松。仿佛事前就有人教过他，下次攻击一定会有牵制，也一定会有“脱逃通道”。

（什么？我原本是为了消灭死角，让对方无法想出新的对策，所以才不重复使用相同的术式，结果竟然……）

欧莉安娜的嘴角不禁扭曲。

她自己也不知道那是怎样的笑容，但是她确实在笑。

（……结果这样反而形成了死角，给了对方想出对策的暗示！哈哈，真是不错的少年，大姐姐我最喜欢这样的创意功夫啦!!）

瞬间，双方已经进入射程范围内。

现在没有使用单词卡的闲暇了。欧莉安娜将夹在身体右侧的看板由上往下挥动，这次她是当真瞄准上条当麻的头部。

但是上条当麻往旁一闪。他以一只脚为轴心，在不改变轴线的状况下，将身体往旁一闪。只听一阵掠过鼻尖的声响，看板边缘通过上条身旁，猛烈直击地面的柏油路。

（……）

欧莉安娜·汤姆森说不出话来，只是盯着前方看。

同时，少年的右拳在零距离处发射出来。

“噢——”

上条将郁积在肺部的空气完全吐出大喊：

“——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噢噢噢噢噢!!”

肉体的重量与速度全部集中在拳头上，往欧莉安娜·汤姆森的脸部正中央挥去。冲击的反作用力由握住的拳头传到手腕、手肘以及肩膀。

喀啦!!

伴随着壮烈的爆发声，欧莉安娜的身体往后飞去。

全身被包含助跑的运动能源包围住的她，就这样摔倒在道路上，接着在地面上猛烈翻滚着。

咻，伴随着风声，她的手松开的看板掉落在上条身旁。

上条的右手手指感觉到些微麻痹的感觉。

（成功了？这样总算能够阻止“刺突杭剑”这项魔法道具的交易了吗……）

总之，欧莉安娜携带的货物已经在自己手上了。虽然还是担心失去意识的土御门，以及潜藏在学园都市里的交易对象，但应该算是度过最大的危机了吧？

“呵……”

正在想事情的上条，听到随风传来的笑声。

上条慌慌张张地转回视线。

“呵呵，你好粗鲁哦，人家扣子掉了啦。”

仰躺着的欧莉安娜，以刚刚午睡醒来的动作，支起上半身。这之前抱着看板的右手，压住敞开的工作服胸口附近。

（没……没效?!）

上条相当愕然，相对地，欧莉安娜却毫不在意似的。

“嗯。大姐姐我虽然不是全身肌肉的格斗女王，不过你的移动既不笔直，轨道也有点偏离。你的身体受了伤，平衡感也

有点失衡，所以冲击力不够大。对了，整体说来的话——”

她稍微停了一下，说道：

“——就门外汉来说挥拳算是不错啦。但是对于经常被对方看破攻击，也习惯反击的大姐姐而言，这种程度有点不满足哦。”

说完后，她将左手的单词卡拿近嘴边。

上条全身戒备，但身体的擦伤一齐痛了起来。这些痛楚聚集，瞬间停止他身体的动作。

“!!”

看着脸部因痛楚而扭曲的上条，欧莉安娜愉快地撕下单词本的一页。但是，出乎意料地她没有发动攻击。欧莉安娜的周围吹起一阵风，在下一个瞬间，她的身体被小型的龙卷风吹起。不到一秒，欧莉安娜穿过拱廊的天花板与杂居大楼间小小的空隙，到达建筑物顶端。

即使她留下的看板，还留在上条脚边。

但“刺突杭剑”明明就是交易的重要物品啊。

欧莉安娜站在屋顶边缘，转过头来用嘴撕下一张单词卡。

“那个东西我就先寄放在你那边吧。不过可别以为这样游戏就结束啰，接下来场子才要热起来。”

低语般的声音，借着空气传导率的操纵，鲜明地传到上条耳边。他交互地看着地面上的“刺突杭剑”，还有屋顶上的欧莉安娜。

“……为什么？”

他提出了疑问，声音虽小，但似乎传到了欧莉安娜耳边。

“干吗问为什么？”

"'刺突杭剑'在我手上。你又不是被逼到死角，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收手了？"

欧莉安娜轻声笑道：

"这是为什么呢？猜猜其中的原因不也挺有趣的？"

她从屋顶边缘跳向中央，移动到抬头的上条视线无法看到的建筑物死角。

欧莉安娜的身影完全消失在拱廊的天花板，与建筑物墙壁所切割的空隙。

"等一下！你施加在土御门身上的术式——!!"

上条突然叫道，欧莉安娜却已经消失无踪。拱廊的天花板完全盖住了天空，她有可能躲进了建筑物，或是跳到了其他的大楼顶。只听到一阵声音传来：

"术式的效果只有二十分钟，之后会自动停止。你还真是个爱操心的超能力者呢♪"

她回答完这一句，接下来就没了声音。

上条环视四周，欧莉安娜的身影跟声音已经完全不在了。

5

土御门元春大概还要过一会儿才醒来。

上条犹豫着是否要去追欧莉安娜，但最后还是留了下来。他不能丢下昏倒的土御门，还有伪装成巨大看板的"刺突杭剑"。如果抱着这个走速度会降低，如果被欧莉安娜反击夺回，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因此上条决定打电话给史提尔。

但是他不知道史提尔的手机号码。虽然有点过意不去，他还是决定从倒在地上的土御门口袋借他的手机。他使用通话记录按下通话钮。

史提尔的意见相当单纯明快。

“好吧，那就破坏‘刺突杭剑’，靠你的右手应该没有问题。这样就能完全破坏丽多薇雅·罗伦婕蒂计划的交易。我对学园都市的警备状况不太清楚，但是一台巴士着火，内部应该会接到联络吧。在其他人赶到现场之前，赶快破坏那玩意离开吧。”

“但是，这么简单就把它破坏掉，没关系吗？愤怒的欧莉安娜她们，会不会因此出手攻击学园都市？”

“这么做会被包围的反而是她们。这里是学园都市，对魔法势力而言等于是敌营正中央。如果是冷静计划交易的人，一定会冷静地离开现场。就算是交易对手间的纠纷，也会等先到达安全场所后再进行吧。对魔法师而言，这城市太危险了。”

学园都市是危险之地，这样的解释对实际住在这里的上条而言，实在是没有什么真实感。不过，既然是专家所说的话，上条也决定听从。

“知道了，我就用右手解决掉‘刺突杭剑’。”

“快点，我会跟上面讨论今后的方针。”

说完之后，史提尔挂断电话。

“你这家伙连句‘拜托你’都不会讲吗？”

上条结束手机的通话，放回土御门的口袋。毫无反应的土御门让他觉得有点发寒，但竖起耳朵仔细听后，可以听到睡眠般规则的呼吸声。看来他的生命应该是毫无大碍。

“好吧。”

上条说了这句话后，转向掉落在地面上的看板。

那是外层用白布卷住的长方形大型看板。可能是长宽配合“刺突杭剑”的尺寸，多余的部分则用其他素材填满，以保持长方形的形状吧。虽说是用白布卷住，如果剑的形状外露，就会受到周围注目。

只要使用幻想杀手的力量，就能破坏“刺突杭剑”。上条首先决定拿掉白布，他想亲眼确认看看能不能破坏。

“呜……这是什么？还真……硬啊。”

大概是模仿业者的捆包吧，白布卷得相当牢固。打结的地方专业地打成相当难解开的形状，让人不知该从何下手。这又不像绳子一样可以用手强硬拉断，无计可施的上条只好不断地用力拉扯布面，持续一段时间后，总算感到布面松开了。

只要一端松开，原本卷起的白布就失去了整体的坚硬。上条一层层剥掉卷起的白布。被好几层的布所卷起的物体，渐渐地露出原型。

（“刺突杭剑”到底是什么形状啊？）

上条想着这件事，解开卷起的布。

但是，解开白布后——

并没看到“刺突杭剑”。

“什么？”

上条忍不住停下解开白布的手。

就像解开木乃伊的布带一样，白布里的东西出现了。那只是块细长的看板，在薄铁板上漆上油漆的看板，看起来就像学

生制作的东西。应该是大霸星祭期间学生摊贩上的装饰物吧，上面以可爱的圆体字写着“冰激凌店”。

但是。

“这是……什么啊？”

看板难道不是伪装吗？直接搬运“刺突杭剑”，在学园都市会太过醒目。而那样的尺寸又不好收在包包里，所以欧莉安娜才会扮成涂装业者，将“刺突杭剑”伪装成看板，从外卷上白布，花费工夫不让任何人看出来啊。

没想到，她拿的真的是普通的看板。

一开始的前提瓦解了。

“刺突杭剑”在哪里？

欧莉安娜为什么会出现在上条他们面前，然后又逃跑？

史提尔·马格努斯跟土御门元春所说的大前提，是真的吗？

还有，她们所进行的，真的是“刺突杭剑”的交易吗？

“这是怎么回事……”

上条当麻呆然低语。

没有人能回答他的疑问。专业的魔法师土御门如今昏倒在地，策划这件事的欧莉安娜·汤姆森也不在。

但他还是问了一次。

完全相同的台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行间 三

1

欧莉安娜·汤姆森走在街上。

她所在的地方，是大型百货公司附近临时设立的衣帽中心。大霸星祭期间担心被恐怖分子放置炸弹，因此停止了无人置物柜的使用，改用饭店衣帽间般“用人手确认货物并保管交付”的服务。

欧莉安娜将塑料制成的号码牌交给柜台人员。年轻的柜台小姐露出“涂装业者为什么会用衣帽间”的疑惑表情，带着笑容告诉她“作业中若不保管贵重物品，怕钱包会沾满油漆”后，对方也做出理解的回应。欧莉安娜接过手提型的包包，离开了衣帽中心。

包包里装的不是钱包，而是替换的衣服。

现在手上既然没了看板，涂装业者的打扮未免醒目了点。穿着原本的工作服，什么都不做在大街上晃荡，反而不太自然。而且，工作服的第二颗纽扣因为刚才的战斗掉了。现在虽然扣着第一颗跟第三颗纽扣，因为她胸部很丰满，所以从衣缝可以看到胸部。

（……这次用了不少术式啊。真是的，有不少家伙让人想再跟他们温存一下呢。）

欧莉安娜虽然拥有丰富的术式，但另一方面却受到曾经使

用过的魔法无法再重复使用的规则束缚，所以她必须时时思考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不惜使出任何招式进行战斗。但是，这次却使出了战斗两次、逃走两次的预定外“绝招”。她虽然对效果极佳的成效感到满意，但一想到人生中无法再使用第二次，总是有点寂寞的感觉。

（这应该说是棋逢敌手吧？还是先换完衣服后再想对策。）

欧莉安娜边走边想要在哪边换衣服。涂装业者的这副打扮，要进入建筑物内还是有点醒目。

（算了，反正在哪边都可以啦。）

欧莉安娜胡乱导出结论后，离开人群走进一旁的小路。她走进小巷后，在没有人影的地方放下手提包包。看来她真的打算在这里换衣服。

她打算在换衣服的期间完成报告，所以用嘴撕了单词卡的一页，用胶带黏在地面上。

微脏的壁面，出现了橙色的文字。

这是将欧莉安娜的上司丽多薇雅·罗伦婕蒂的声音，同时翻译并显示在墙壁上的魔法。

“报告很紧急吗？你这样每次都用不同的通信方式联络，会给接收信息的我带来不少麻烦。”

“嗯哼，这是大姐姐我的方针啦，你就稍微让步一下吧。”

欧莉安娜的声音，在那边也会变换成文字表现出来。

她边说边解开扣住工作服前胸的纽扣。光是这样，衣服就像装了弹簧弹开来。这件衣服原本就不适合她的胸围。

“我只是要告诉你，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大姐姐告诉你，路上虽然发生不少事，放心吧，必须确认的点都已经调查好了。

而且我还顺便到处观光哦。”

欧莉安娜从窄小衣服的束缚解脱后，稍稍安心地吐了口气。然后毫不犹豫地一口气脱掉上衣。因为她没有穿内衣，所以上半身的脱衣这样就算完成了。

“你说发生不少事，是怎么回事？”

前面的文章消灭，新的文字列从左向右出现。

“嗯？哦，那个啊。被男孩子正面攻击脸部，然后衣服纽扣掉了，大概也被看到胸部了吧。不，我想是真的被看到了。”

“……以清贫纯洁顺从为主的修女，对这种事怎能这样满不在乎？”

接下来又出现别的文章。因为这是同时读取语言与思考，防止变换错误的术式，有时也会表现沉默。

“哎呀，这是什么侮蔑的态度？旧约里亚当跟夏娃不也是用一张叶子遮体就在世界流浪？跟那样世界规模的羞耻举动相比，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啊。”

“……”

接下来把手放在裤子上的欧莉安娜，突然察觉到对方没有回应。一看到墙壁上不断出现沉默的表示，她的脸颊不禁流下一滴汗。

“咦，哎呀？喂喂，喂喂？又来了，你到底在生气什么啊？好啦，别哭了，大姐姐我不再乱开《圣经》的玩笑了。”

“我没哭，那你的伤势呢？”

庞大的沉默表示消失了，短文又重新出现。

“哦，没什么大碍。”

欧莉安娜说道。她脱下鞋子，解开皮带，拉下拉链，当她

将两手放在原本就有点露出屁股的裤子边缘时——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受伤啦。脸颊是有点肿啦，再差一点可能连心脏都会被打穿……”

突然间，她的身体往旁一晃。

欧莉安娜像是要甩开睡意似的摇了摇头，双手脱下裤子。下半身总算是有穿内裤。当两腿从裤管里拔出来的时候，欧莉安娜身体的平衡再度不稳。

“会影响计划吗？”

“不会啦，这我可以断言。你就交给大姐姐我吧。”

虽然对方看不到，但她仍旧强装着微笑回答。只穿着一条内裤的她站着弯下上半身，打开脚边的包包找寻替换的衣服。她的动作异样柔软，身子软得仿佛可以将手掌平贴地面。

“嗯，接下来大姐姐要穿上战服啰。如果能够脱离工作服的印象，工作就会比较好进行吧。”

要穿哪一件？欧莉安娜搜寻包包内部。从打开的拉链看到的衣服，无论哪一件都很花哨。

此时，丽多薇雅那边传来觉得不可思议的文字列。

“什么换衣服？”

“刚刚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扣子掉了差点就要被人看到胸部，不，一定是被看到了。因为衣服坏了，所以我不能穿成这样子啊。就是这样而已。”

“……我说你为什么能这样满不在乎？”

因为个性啦，欧莉安娜不理会她，从包包中拿出几件候补的衣服。

“还有我逃走的时候忘了回收看板。两手空空穿着工作服，

大姐姐我也觉得这样不太自然。”

“……你的意思是？”

“啊，对了对了。看板被对方回收走了啦。”

“……这是怎么……”

“大概里面的东西已经暴露了。大姐姐我其实抱着垃圾在街上逃跑的事情也一样。”

“——”

“嗯，哎呀？没问题啦。就算‘刺突杭剑’的事曝光，也不会影响到交易啦。光是扣一分又不会就此丧失比赛资格啦。而且现实的战斗跟比赛不同，如果善加利用被扣掉的一分，说不定反而可以取得胜利呢。”

欧莉安娜穿着一条内裤，两手拿起胸罩贴近胸部，在脑海里不断地计算颜色的组合跟暴露的程度。

“我会完成工作的。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打扰这场交易，无论是谁都无法打扰。如果这场交易可以让大家幸福，我更是会做到，对吧？”

这是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她看着天空，这么说道。

学园都市的天空，湛蓝清澈到有点近乎于悠闲的和平，偶尔有空炮般的烟火砰砰作响。

2

“被摆了一道啦。”

结束跟学园都市首长亚雷斯塔的会话，向许多部署下达指

示完毕的英国清教最高主教萝拉·史都华叹了口气。自两人通话结束后已经过了数小时，日本现在大概是中午时间吧，那边跟伦敦约有九小时的时差。包围圣乔治大教堂的是深夜的黑暗跟宁静，以及地面冰冷的寒气。

坐在说教坛前的椅子上，将长度是身高两倍以上的长长金发垂在地面上的她，吐了一口气后将双手伸往头的后部。她用两手抓住过长的发根，像挥动钓竿似的用力晃动。她利落地抓住像蛇爬行一样呈波浪状的头发前端，一只手拿起银制发夹固定头发。瞬间就恢复成将头发折成两折的平常发型。

由于熟练，这一连串动作乍看之下虽然有点粗鲁，但是却充满了洗练的美感。特别是沐浴在月光下的金发打出层层波浪时，更像是充满官能美感的光之艺术。

过去十二使徒之一的约翰，就曾禁止女性蓄长发，强行要求修女将头发剪短收在帽子里。原因是女性的长发会诱惑男子使其堕落。在现代看来似乎是很可笑的歪理……但是萝拉的头发，其光泽和光辉足以让人改变这种想法。

“此处所写属实吗？”

萝拉一把抓起放在自己膝上的文件晃动着。二十张纸上面写的，是大英博物馆关于“刺突杭剑”的报告书。

乍看之下随意做出的动作，却包含着情感在内。

那种情感名为愤怒，温度是极寒。

听到萝拉自言自语般的声音，对方停顿了一个呼吸的时间后传来回应。

那是中年男子的声音。

“真的非常抱歉。您长期任命我们管理，但是到今天为止

我们竟然都没发现到。结果一直持续错误的展示……”

“够了，用不着那么害怕。我并非对你生气。反而是你这个时间还没下班，真是辛苦了。”

萝拉察觉到在灯光照射下的大教堂内部——出入口附近的那个人因为恐惧缩成一团。看到那个样子，对方就连跟萝拉处于同样的月光下也感到相当惶恐似的。

他是查尔斯·康德。

既是考古学的权威，也是大英博物馆的“保管员”。

跟在世界四处奔波收及博物品的“调查员”不同，他是负责博物馆内物品管理及修复的人。要想让动辄就有三千年以上历史的物品继续存在一千年，需要世界最高等级的“学者头脑”跟“艺术家手腕”。查尔斯虽然年近四十，却仍然未出这个业界“期待新人”的领域。他现在处于虽然有能力，但经验仍未受到承认的等级。

他们所处理的物品中，魔法道具其实不少……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是与魔法没有任何关系的一般人，就算是馆长也不例外。英国清教则是从神学、宗教、伦理角度提供展示物处理的相关意见，进行间接支配。

大英博物馆本身过于有名，同时也进行一般招募。其中如果光明正大地设置魔法部署，魔法之名瞬间就会在全世界传开。

查尔斯本人并不知道英国清教精于魔法的事，也没注意到自己加以调查并撰写报告书的物品是魔法道具。他对萝拉所怀抱的尊敬并不是受到她实质“力量”的威胁，而是仅仅出于虔诚的信仰。

“对了，康德。我有事欲认真问你……”

是的，黑暗中的对面传来这样的回答。

并非即时的回答，而是先停顿一拍后才回应。唯有能马上察觉现场气氛的人才知道这样的绝妙时机。

嗯，萝拉似乎很满意地看着正面的黑暗处。

“……康德，你听到我的遣词用字，是否曾偷偷嘲笑过我？”

“什么？”

“你是否为了掩饰，才故意躲在暗处？”

“不，不是的，我绝对没有……”

“那你的声音为何要颤抖呢，你这个笨蛋！每个人都愚弄我的遣词用字！基本上这全是教我错误遣词用字的土御门元春那家伙的错……”

“最高主教，我之前是听过您似乎不太擅长于日语。”

“在伦敦已经风闻此事了？”

“请您冷静，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在交谈啊。即使您真的说了一口不流畅的日语，也跟现在这个场合完全无关啊。”

“……”

咳咳，萝拉故意咳嗽掩饰。

查尔斯·康德想必已经用尽全力安慰她，但是萝拉本人为何还是感觉到一丝苦涩？

“请问……可以进入主题了吗？”

“当然可以。”

萝拉重新整理精神，打算继续话题。

查尔斯流畅地继续说道：

“报告书上面也有写到，我们馆内保管的复制品‘刺突杭剑’，可以推定真品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是考古学上有时会发

生的事，也就是说那是传承的交错。”

“所谓的交错是怎么一回事？”

萝拉缓慢地问道。

大英博物馆所拥有的考古学观点，可以提供往魔法一边倒的英国清教完全不同的切入点，因而是极为贵重的头脑。

“是的，您没有收到过这样的报告吗？例如说……对了，纳斯卡地面巨画（注：秘鲁纳斯卡镇与帕尔帕市之间的巨大地面图形，约有三百种之多，是由公元前500年至1500年间的纳斯卡文明所建构。有些图案是令人无法理解的几何图形，有些则是明显的动植物图形，包括蜂鸟、猴子、苍鹭、鲸鱼、蜘蛛及花朵等）、复活岛摩艾像，本国的例子就是巨石群（Stonehenge）……历史中有时会发现制作目的不明的物体。”查尔斯在黑暗中弯低身体，“接下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物品的制造理由，后来就会被任意附加。毫无根据的传承或神话，像雪球一样不断增殖。例如圣母的画像，就是最容易懂的例子。”

“嗯。”萝拉回应。

圣母玛利亚肖像画（在一神教的十字教正式场合，虽然被下达了节制令，但实质上相当受欢迎），是圣母崇拜代表的“奇迹之物”。初期是出现“圣母肖像画会流泪”的传言，随着时间经过演变成“只要触摸过就可以治愈伤口”、“挂着就能消除恶灵”，接二连三的新“传承”不断地扩大，超过了“偶像理论”可以说明的范围。不管信仰上的问题，就史实来说实在是难以置信。

“也就是说，是像这样吗？罗马原本有把用大理石制成的奇妙宝剑，但是罗马正教并不知道，那是谁在什么样的原因下

制作的，所以自己随意附加上‘一定是这样没错的理由’然后流传开来，结果留存在传承跟文献上？”

“是的。但是从考古学的视点来观察，这绝不是恶意行为。人类原本就是除了理论之外，会使用想象力思考的生物。除了此次的‘刺突杭剑’外，世界上也有许多同样的事例报告，不能单方面责备罗马那边……”

萝拉心想，查尔斯说的其实也没有错。

其实十字教整体也是这样。原本“神子”经由自己口述的内容，通过使徒之手记录下来成为《圣经》,《圣经》又因为解释的不同而产生意见分歧，结果最后配合各国的风土与民族等要素，发展成各种宗教。这就是今日十字教教会世界的实际情形，无论是旧教、新教、英国清教、罗马正教、俄罗斯成教等，信仰的中心无疑都是《圣经》。因国家而异，所使用的语言也不同，“配合英国清教专用整理内容的《圣经》”其实不存在。

即使如此，还是产生了多样的想法，而导致信仰的分化。

所以，这样的事态在历史上并不稀奇。

（……或者，是罗马正教意图使用“刺突杭剑”的传承隐藏事实。不，其实这才是单纯的臆测？）

萝拉的头左右摇了摇。

总之目前可以确实断言的是，“刺突杭剑”这项灵装的传说，其实是人们随意散布的传承，一开始其实就不存在。

她虽然不知道那把大理石剑是为了什么理由制作的，至少它没有“光以剑尖一指就可以绝对地杀死所有圣人”这种胡说八道的效果。

这么一来，在学园都市进行的交易重要性就减低不少。这

让萝拉总算松了一口气。

“那么，可以掌握到那把麻烦的大理石剑原本的传承吗？”

“是的。由于滚雪球式的传承不断交错，现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这个记录恐怕是正确的。”

咦，萝拉的头微偏。那是文件上没有的情报。

果然不能只靠魔法的观点，考古学的“一般”观点也很重要，她胡乱地想着。

“这项物品，其实并不是‘剑’。”

“什么？”

萝拉怀疑地皱起眉头。她看到暗处大英博物馆的保管员举起了复制品的“刺突杭剑”。他将黑暗中浮现的白色大理石剑倒转拿着。

“是十字架。在当地好像称为‘使徒十字’。”

“彼……”

在那瞬间，萝拉·史都华几乎要停止呼吸。

“你说那是彼得的十字架?!”

伯多禄（Pietro）是十二使徒之一彼得的别名。就算对十字教不甚清楚的人，也至少听过位于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这巨大的教会名副其实是世界最大宗派罗马正教的心脏。

而彼得的十字架，与圣彼得大教堂，甚至罗马、梵蒂冈全区域的历史深深相关，是十字教全体屈指可数的最大等级灵装。

其危险度就算是“刺突杭剑”——不论距离与障碍物，都可以一击杀死所有圣人的灵装也比不上。

听到最高主教突然发出大叫，大英博物馆的保管员想必吓了一跳。这也不奇怪，查尔斯自始至终都是考古学权威，对魔法并不清楚。就算他不知道自己口中说出的名字具有多大的破坏力，那也是无可奈何。

但是，萝拉不一样。

正因为她精通魔法的世界以及十字教世界，所以更能理解事态的严重性。她现在无暇顾及还站在暗处的查尔斯，只顾着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

（糟糕了。如果是这样，那些人进行的“交易”意义根本就和预想的不同。如果他们真的要在学园都市进行“使徒十字”的“交易”——）

“使徒十字”。

历史上即使确实存在，但到目前为止罗马正教从未公开过。就以与“神子”并无直接关系的圣遗物而论，可说是史上最高等规模“传说”中的灵装。如果其真的拥有书籍上所记载的效果……

（伴随着“交易”的结束，学园都市将会崩坏。不，会发生更严重的事件。）

萝拉口中喃喃说道，咽下一口唾液。

她的脸上浮现出壮烈的笑容。

萝拉心想，在眼花缭乱的状况中，要怎么做才能对自己最有利？

3

“‘使徒十字’……我们这里叫彼得的十字架。真是的，这是怎么回事？”

史提尔·马格努斯用手机接收报告后，吐出这句话。

这里是离自动巴士整备场很近的露天咖啡座。大约十张桌子上有阳伞，他占了其中的一张。其他的座位上坐着上条当麻，以及好不容易从欧莉安娜的昏迷术式清醒的土御门元春。

桌上什么都没有。他们并不是在等点餐的东西，在场的人完全没有任何心情吃喝。

“喂，那个彼得的十字架是什么？是用不可思议的材质彼得做成的十字架吗？”

“彼得是人名啦，笨蛋。他是十二使徒之一，传说他是管理天国钥匙的人。但是重要的不是这个神话，而是其他的传承。”

“其他的？”

上条再次问道。还没恢复体力的土御门回答道：

“彼得这个人，就是那个啊……教廷梵蒂冈的所有者。不，严格来说，应该是在彼得遗产的广大土地上，成立了教廷梵蒂冈喵——”

“梵蒂冈……就是那个，世界最小的国家？”

上条歪着头问道，史提尔不耐烦地吐了口烟：

Vatican City State
“‘梵蒂冈市国’这个名字，是一九二九年在拉特朗（Laterano）协定所决定的。以往是称为‘罗马教廷’的领土。还有，那里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小的。领地的大小因时代而异，最盛时期是

以罗马为中心的意大利中部，广达四万七千平方公里的土地。意大利跟战国时代的日本一样，因为内部纷争，所以梵蒂冈也随着意大利全国的统一逐渐变小。”

“问题是，要怎样成立罗马教廷？在彼得遗产的土地上，罗马正教最开始到底做了什么？”

啊？上条发出疑问的声音。

可能是大家在荒地耕作之类的吧，他胡乱想着。

“是建立坟墓。埋葬彼得的遗体，然后竖起十字架。”

上条吓了一跳。

彼得的十字架，指的就是竖在彼得坟墓上的十字架。

上条脸色看起来不太好，土御门没理他，继续说道：

“罗马正教的意见是，因为这块土地是彼得长眠之处，教会为了不让任何人打扰他的安眠，所以要致力于遗产的管理。一开始是君士坦丁大帝在彼得长眠之地上致赠、建设教堂，文艺复兴时期，又发起愉快的变革进行大规模改建。就连米开朗琪罗所设计的现在的圣彼得大教堂——名副其实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也是建立在死者上方的圣域。”

彼得死时是公元一世纪，圣彼得大教堂完成的时候是四世纪，由法王赠与罗马教廷是在八世纪时，其实这中间有相当长的时代间隔，但是最初的契机还是彼得之死并建立坟墓的时候。

听到这样的说明，上条还是不太清楚事情的状况。

“呜……就是那个吗？像是祭祀伟人的建筑物之类的？”

“算是喵。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想，也可以说是‘利用圣人尸体加强新建教会的权威’。”

这样到底是守护死者的安眠，还是将收藏尸体的坟墓当做观光资源？好像无法判定是哪一个。

“总觉得……这个我听起来还是有点不懂。罗马正教是会干到这种地步的宗派吗？”

“什么？这种程度的事到处都有人在做啊。例如英国古代有个名叫圣托马斯·贝克特（注：Thomas Becket，12世纪英王亨利二世所任命的坎特伯利大主教，后由于与英王对立而遭刺客杀害。他的事迹曾于1964年拍成电影）的大主教，这个人在1170年12月29日在某个教堂被‘皇室派’给暗杀了，而这个教堂就是坎特伯利大教堂——英国清教的大本营。”

土御门说完后，顿了一下。

然后他咧嘴一笑：“坎特伯利大教堂在之前原本是远离首都伦敦的地方大教堂……但因为伟大的人物死去，一口气升级为大本营。贝凯特大主教暗杀事件，反而招来世人对‘皇室派’的反感，结果‘皇室派’不得不承认教会的独立权——这里也被称为英国清教的发源地。光是‘圣人长眠之地’就有极大的效果哦，阿上。”

上条虽然听不太懂，总之就是不管怎样的形式，只要跟伟人有关的教会就会提高价值。

“……还有，欧莉安娜运送的并不是‘刺突杭剑’，而是那个‘使徒什么来着’吧？那也是危险的东西吗？还是像美术品一样，有奇怪的稀有价值？”

“两者都是，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当然是前者。”史提尔不快地吐出一口烟雾，“刚刚我不是说过吗？罗马教廷这片广大的土地——严格来说应该是始于‘使徒十字’竖立的场所。如果

是这样，反过来说……”

“反过来说？”上条问道。

“是啊，也就是说竖立‘使徒十字’之处，完全会在罗马正教支配下。就算是学园都市也不例外。”

等等……上条不禁语塞。

土御门以苦涩的声音说道：

“‘刺突杭剑’原本传说是‘能刺穿龙并钉于大地之剑’。”他先屏住呼吸后说道，“拥有双翼的巨大存在，从沉睡财宝的守护到私欲的屠杀，这样的‘龙’，也就是侍奉上帝的‘天使’以及堕落‘恶魔’的隐语喵。‘将龙钉在地上’也有‘为了让天使守护这片大地，将其变为圣地’的意思在内……这些混蛋。”

上条吸了一口气。

还有许多问题想问，但是言语无法完整表达出来。

“等一下！支配是什么意思？那些家伙，到底打算在这边做什么?!”

“梵蒂冈这个国家，内部整体就像个巨大教会。阿上，那个内部的空间相当奇怪。在那里幸运与不幸的平衡遭到扭曲，无论做什么都会对罗马正教有利。”

土御门光这么说明，上条仍旧无法理解。

史提尔接下来说：

“具体来说，梵蒂冈这个范围内，都充满指向性的魔力。通常事情的发生都会朝着对罗马正教有利的方向进行。比方来说，就是使用磁铁操纵赌场的轮盘，无视珠子原本的动向，让

珠子滚入自己想要的号码。”

听到这番话，上条还是无法理解。

但是，他知道“让状况对某人有利进行的魔法”。

“这是说，就跟那个一样？就像那个炼金术师一样，可以让自己心里所想的事完全现实化？”

名为奥雷欧斯·伊萨德的男子。

他将炼金术发展到极致的结果，编出了“将自己所想的事全部化为现实”的术式。也是因为这样，他后来被自己内心的“疑念”给打倒……

“不，那并不像可以汲取人类的意志的‘黄金炼成’，这完全是‘自动导向对罗马正教整体有利的方向’。但是，这样的东西如果竖在学园都市里，会怎样呢？”

“你这么一说……”

是指学园都市会变得对罗马正教有利？

心里浮现的只是相当漠然的印象，上条做不出具体的想象。他直接说出心中的想法：

“那个……就是会变得对罗马正教有利。那如果罗马正教徒来到学园都市，不就会变得相当幸运吗？”

“对啦，算是这样。如果‘使徒十字’的效果跟文献上一样，也不全然都是坏事。进入这城市的罗马正教徒，在赌博时即使遇到重大输赢也会连续赢钱，就算建筑物被炸弹轰掉也不会受一丁点伤，这才是不自然。再加上……”

史提尔讽刺地歪了歪嘴角。

“‘使徒十字’也会救助除了罗马正教徒以外的人。罗马正教徒如果在赌博中持续赢钱，当然也会有人输钱。但是‘使徒

十字’会营造出输了真好的状况。就算炸弹也一样，就算建筑物因为爆炸而炸毁，也不会有人受到致命伤害。会营造出‘大家没事真好’的幸福状况。”

“？？？”

上条歪了歪脖子。

如果史提尔说的全部正确——

“这样的话，大家不就都会很幸福吗？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问题可大了。”

史提尔吐出这句话。

“听好，如果一开始不架设‘使徒十字’这种东西，根本就不会有人在赌博中输钱，也不会设置以罗马正教徒为目标的炸弹。乍看之下大家都过得很幸福，但实际上‘使徒十字’给周围的人带来极大的负荷，而且是在看不到的情况下。”

土御门上半身浑身无力，趴在桌上继续说道：

“实际上在十字教的历史中，像这样幸福的‘偷换’一直惊人频繁地进行着喵。例如圣马坦——在英国清教称为圣马丁，这家伙有个很有趣的故事。那是他为了十字教的传教，曾经破坏异教徒的古代神殿，还打算砍掉神木时的故事喵。不想成为十字教徒的异教徒农民们抵抗到最后说：‘如果真的有神守护你，你就接住我们砍掉的神木。如果你真的受到神的庇佑，应该就不会死。’”

原本吊儿郎当的土御门口中，竟然能顺口就说出十字教的神话故事。这对同班同学的上条而言，实在是不太熟悉的画面。

“听到这句话的圣马丁，对着朝他倒下的神木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结果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神木竟然往反方向倒

下，差点就压扁了异教徒的农民们。农民们感到真的有主的神迹，于是改宗信仰十字教……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喵？用不可思议的能力让神木倒向农民的人，明明就是圣马丁本人啊。他大可以让神木倒在更安全的地方，话说回来，那么轻易地砍掉神木好吗喵？为什么他还能受到感谢？”

“反正结果就是，往反方向倒的神木并没有杀掉异教徒。因为这就是主所赋予的慈悲，获得改宗机会的农民们都很幸福。无论这样的结果是好是坏，他们原先的历史跟传统、精神文化无疑整个都被消除掉了。”

上条心想:这算什么啊。

这样的确能够给予幸福。但那不是“因为发生某件事的幸福”，而是“无论发生什么都会感到幸福”。

土御门抬起贴在桌面上的头说道：

“这个手法在心理学上，已经认定有某种程度的效果喵。首先，实现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要求A’，当对方哀求做不到的时候再提出原来的‘要求B’。这么一来，比起一开始就提出‘要求B’，要求会比较容易达成。就像‘跟A比起来B好得多，真是太幸运了’喵。只要依照特定的顺序，操弄负面跟负面的天平，就可以降低幸福的相对值。”

史提尔上下晃动嘴里的香烟继续说道：

“‘使徒十字’就是利用这种神话上的心理效果。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朝着对罗马正教有利的方向进行，被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的周围众人，不知为什么就会接受……这对罗马正教而言，无疑是最舒适愉快的‘圣地’吧？”

魔法师们的话，渐渐进入了上条的脑海中。

这么大规模的事情，要花些时间才能慢慢理解。

“等一下，史提尔。说到那个‘使徒十字’的交易，那欧莉安娜她们具体上是要进行什么？”

“这个世界如果分成两部分，那就是科学势力与魔法势力。现在刚好是维持平衡的状况。”

史提尔简单地回答道：

“其中，科学势力的领导者就是学园都市，如果这个学园都市全面归于罗马正教庇护之下，你想这个世界的平衡会变得如何？”

啊，上条终于想到了。

占了世界一半的科学势力，如果成为魔法势力底下的“某个组织”，凭着“世界一半的科学势力＋魔法中自己的组织力”，的确可以掌握世界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势力。接着只要靠多数决议的简单道理，就可以随心所欲操纵世界。

更何况——

如果那又是十字教中最大宗派的罗马正教。

“如果被科学与魔法两面夹攻，只属于‘单一方面世界’的组织或机关，是无法对抗的，这就等于是腹背受敌。世界的权力平衡，会完全倾斜于罗马正教那一端。”

罗马正教完全不用考虑“具体要怎么做才能将学园都市纳入掌中”，只要将“使徒十字”插在学园都市，之后学园都市就会完全采取“对罗马正教有利”的行动。

具体而论，会发生什么事？

难道学园都市的管理者统括理事会，会突然决议接受罗马正教的庇护？

或是学园都市整个区域会陷入经营不振状态，然后受到资金提供者罗马正教的支配？

还是学园都市本身化为灰烬，结果由罗马正教主导其复兴重建，而不是由日本政府主导？

虽然不知道是怎样的形态，无论是哪种状况，对罗马正教而言无疑是最“有利”的发展。而且学园都市的人们，无论是谁都不会对结果抱有疑问。

无论那是怎样不合理的要求，无论他们得背负多少不合理的重担。

那是个每个人都只能感到幸福的世界。

“那欧莉安娜她们的交易是……”

“是啊。不是‘刺突杭剑’或者‘使徒十字’的灵装单品交易，而是‘有利于罗马正教支配’的——学园都市，以及世界支配权的“交易”吧。”

史提尔·马格努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嘴角的香烟因为吸入了氧气，燃起了橘红色的光。

“送货人欧莉安娜·汤姆森跟寄件人丽多薇雅·罗伦婕蒂，除了她们之外，根本没有另一边的收件人——这个交易跟其他任何人没有任何关系。俄罗斯成教很可疑这点是假的，因为这是罗马正教自己送给自己的东西。”

他顿了一下，最后又说了一句话。

“一定要阻止这场交易。否则，会发生比世界毁灭更糟的事情。”

上条当麻跟土御门元春听到后都点了点头。

但是不知道凭他们三个人能做什么。

没有任何保证他们一定能赢过欧莉安娜·汤姆森，以及在她身后的丽多薇雅·罗伦婕蒂。

即使如此。

既然她们以为，只要将对自己有利的想法强加在学园都市的人身上，罗马正教就能获得世界的支配权。

——那么他一定要用这只手，毁掉这样的幻想。

4

上条刀夜与诗菜两人走在街上。

已经过了下午一点，若依照厚厚的导览手册上的赛程表，应该早已经进入午休时间，但现在似乎还有其他地方正在进行比赛。像这样预定时间的出入，也是大霸星祭像一般运动会的一面。若是奥运以及世界杯等国际比赛的场合，赛程表应该会比较严谨。

刀夜卷起衣袖，将皱巴巴的衬衫抚平，说道：

“好啦，孩子他妈，现在虽然有点晚了，我们去找个地方吃午饭吧。”

“哎呀，说得也是。”

诗菜重新戴好大小姐风的淑女帽：

“……怎么感觉上从刚刚就一直没有看到当麻？他真的在

那场比赛里吗？”

“那么多人在同一项比赛里互斗，有时也很难找到吧。等一下跟当麻会合后再听他的英雄事迹吧，当务之急是先占位子啦。”

刀夜急着要找吃中饭的场所，并不是因为他肚子饿。

大霸星祭有别于其他普通运动会的一点就是“占位”。

跟一般的运动会不同，大霸星祭必须依照比赛种类一直更换竞技场地，并不是只要占一次位置就够了。家长们也必须配合自己子女参加的项目，不断地更换场地。

当然，吃中饭时也是一样。比赛结束后，选手跟观光客就会被赶出竞技场，所以必须“确保能够吃中饭的位子”。

学园都市的居民有两百三十万人，外部来的参观者人数更是在此之上。

这么多人同时一起行动要寻找食物跟吃饭的场所的话……学校餐厅跟小卖部人挤人的状况，应该不难想象吧。

刀夜转动梳着大背头的脑袋东张西望。

“本来的午休是从十二点开始啊。因为比赛延长所以出来得太晚，老实说，现在抢位子似乎已经来不及了。”

“哎呀，我们准备了便当，所以不用选太好的地方啦。”

诗菜看着挂在手臂上的藤篮，愉快地说道。看到这样的情景，刀夜皱眉说道：

“孩子他妈，这样不行啦。这是你好不容易做的便当哦，我们找个吃起来最舒服的地方吧。这样当麻不但会开心，我也会很高兴。如果孩子他妈也能感到开心就好了。”

“哎呀，刀夜你真是的。”

诗菜微笑地将一只手贴在自己的脸颊上。边用一只手将领带放松，边忙着四处寻找场地的刀夜，没有注意到她的笑容与视线。

“……嗯，这里的店家跟长椅都已经被人占了。当然也有找到其他空位的方法啦，还是跟当麻连络请他建议也可以——咦？”

一直在考虑的刀夜，突然看到人群中有熟悉的脸孔从对面走来。

那是在开幕式前遇到的女大学生。

现在她的身旁，并肩走着一个大约初中生年纪的女孩子。女孩身穿田径选手专用的慢跑服跟短裤，茶色的头发及肩。记得那个孩子好像叫“美琴”。

两人像是感情极好的姐妹，正在大声地交谈着。

“哎呀，美琴，莫非你是因为爸爸没来才生气？我也是硬要求大学放我一个礼拜的假才来啊，所以你就饶了我吧。”

“……我没有。爸爸现在不是在伦敦工作吗？如果他硬撑着发青的脸色过来，反而更麻烦。”

“嗯嗯。爸爸如果听到你这么生气的声音，一定会很高兴的。不过对你来说，爸爸没来反而比较好吧？”

“为什么？”

“因为美琴不是有喜欢的男生吗？听到这件事，爸爸的反应一定会很有趣吧！”

“噗?!”

女初中生突然喷了出来。她满脸通红地抬头望向比自己高一个头的女大学生。

“为，为为为什么你会突然说出这种话!!”

“咦？不是这样吗？你不是为了那个黑发冲天头的男生夜不成寐，忍不住在床上紧紧抱着枕头吗？”

“才，才没有！你是凭什么说出这种话的！还有，为什么你知道那个笨蛋的事?!”

“真是令人太在意了，你竟然用这种亲昵的语气叫对方‘那个笨蛋’。美琴，你在惩罚游戏打算要求什么呢？我说得没错吧。爸爸没来真是太好了对吧？打赌的结果到底是怎样呢，美琴♪”

“惩罚游戏……你从哪里听来的？喂，不要在那边扭腰，赶快给我回答!!”

看到刘海与肩膀冒出蓝白色火花的女初中生，刀夜重新感觉到这里是学园都市。因为自己的儿子是等级零无能力者，所以他没有特别意识到，但这里的确是电影或漫画会出现的超能力者之城。

“今晚比赛结束后不是有夜间游行吗？美琴你打算怎么办？还是利用那个电击，营造出只属于你们两人的霓虹灯？”

“噗?!你的品味真的很差欸！就，就就就算有夜间游行，那个跟我，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对她们而言，因为身边就有“超能力”，所以对这种事不会感到太惊讶。

刀夜心想，这应该就是学园都市特有的气氛吧。

女大学生跟女初中生，好像注意到了眼前发呆的刀夜。女大学生的脸突然发出神采：

“啊！刚才真的很感谢您。多亏了您，我总算跟美琴会合了。”

女初中生对着女大学生皱眉：

“……等一下，这俩人是什么人？又是工作上认识的人吗？”

“不是♪那是美琴你在意的那个男生的爸妈哦。快啦美琴，赶快表现一下。”

“吵死了！给我安静！我都说不是这样了!!”

女初中生像要咬住对方不放般地大叫，女大学生却丝毫不在意地当做没听到：“对了，请问您用完午餐了吗？如果您不介意，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用餐？我们预订了一间小餐厅，带便当进去也没有关系哦。对吧，美琴？”

刀夜思考着女大学生的意见。

可以带便当进餐厅……原来在场地不足的大霸星祭这么做，也不会被责怪。诗菜的便当在安静的场所，跟许多人一起吃也会比较好吃吧。而且对身材娇小的诗菜而言，不要让她在大太阳下一直走在柏油路上可能会比较好。

因此刀夜说道：

“真是太好了，那我们还可以再追加一个人吗？”

“这样正合我意呢。对不对啊，美琴♪”

面对微笑的女大学生，女初中生撇过脸去，无言地放出蓝白色的火花。真是有个性的女孩啊，刀夜摇了摇头，然后转向诗菜那边。

“孩子他妈，这样没问题吧——你怎么又露出这样可怕的表情……”

看到诗菜露出打从内心感到失落的表情，脸部的阴影足以媲美一千日元钞票或五千日元钞票，刀夜忍不住往后退了一步。

诗菜的嘴唇明明没动，却能听到清晰的声音：

“真是受不了，刀夜你总是这样。你到底想要我怎么做？要我用整篮便当扔你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太可怜了，完全无辜的当麻要因此中午饿肚子了？”

为什么她要生气!!刀夜马上倏地往后退。诗菜的话绝对不是玩笑，她是那种夫妻吵架时，无论手里拿的是盘子还是DVD播放机，都会丢过来的贵妇。

因此刀夜连忙往后退保持安全距离。

没想到因此背部又撞到了人。

“哇!!对，对不起!!”

上条刀夜转过身子快速低头道歉，视线所及之处却是女子丰满的胸部。由于在近距离，原本打算低头道歉的动作，却反而像在偷看的姿势。

女子胸口距离他的鼻尖只有四毫米。

刀夜连忙以两倍的速度抬起脸。

“对，对不起，真的非常抱歉！呜哇哇哇，孩子他妈从正后方传来的视线好刺人啊——!!”

这下事情糟糕了，但是他却没有勇气转过头来确认诗菜的表情，刀夜重新与眼前的女子面对面。

“没事没事，您没受伤吧？抱歉，我不习惯这么多人。”

眼前的女子，有一头特别且形状复杂的金色长卷发。

白皙的肌肤配上蓝色眼珠，西洋系的立体五官。

均匀的肉体，散发出诱人的气息。

一阵金属声响传来。

她长长的食指上，挂着一个直径两厘米左右的金属环。环

上穿有许多口香糖片大小的四边形厚纸，那好像是背单词用的单词卡。

她把单词本像钥匙串一样把弄着。

“大姐姐我一点也不在乎哦——我是很想这么说啦，但是我明明比你小，好像不能自称‘大姐姐’哦。”

“再见。”她说完这句话后，就背对着刀夜走开。

之后她自然地走入人群中，渐渐看不见她的身影。拥有这么出众的容貌，以及浑身散发出的诱人气息，却好像没人注意到她。

刀夜呆望着金发女子消失的转角半晌。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刀夜？你总算是醒来了吧，只用关节技会不会太便宜你了？哎呀，讨厌啦，我该怎么办？还是干脆让你成为夜空中的星星？”

“咦……不是啦！孩子他妈，你搞错了，我并没有呆呆看着那个女人诱人的脸跟胸部跟腰跟脚啦，所以就是那个……这全都是我不对啦!!”

看着辩解到一半突然转为道歉的刀夜，美琴小声地说了一句话：

“……果然是父子啊。”

他们并没有发现。

学园都市内部正在发生的事。

自己身边的那个少年，正为了阻止这件事到处奔波。

还有——

危机，已经迫近刀夜的鼻间四毫米处。

没有安全的旁观者，在这条充满危险人物的街道上，大霸星祭进行得更加热烈。

无论是在科学，还是魔法的意义上。

后 记

一本一本阅读本书的读者们，好久不见。

一口气连买九本的读者们，幸会了。

我是镰池和马。

每次都像是变化球一样的感觉，这次当然也是变化球。而本集的乐趣就是，这次将会投出怎样的变化球？

这次的魔法关键字相当基本——就是魔道书跟魔法阵，这是目前为止本系列小说中经常出场的字眼。

故事的舞台是大霸星祭——也就是超巨大规模的运动会，您觉得如何？我是几乎忘掉运动会是怎样的活动了，所以写这本书时，可是在一边烦恼一般运动会中会有怎样的比赛，一边将这本书完成的。

很高兴最后能写出运动会的感觉。

负责插画的灰村先生、责任编辑三木先生，感谢两位的协助。这部作品如果没有两位一定无法完成，今后也请两位多多指教。

同时感谢各位读者。如果没有你们，根本不可能有这部作品产生。今后也请多多指教。

那么，本集就到此为止。

希望您还能再翻开下一集。

至此，请容我先行搁笔。

话说回来，这次的女主角是谁啊？

镰池和马

人格互换大混战——
最终『灵魂』会回归到『身体』吗？

◎著者：（日）庵田定夏
◎绘者：（日）白身鱼

（日）庵田定夏/著
（日）白身鱼/绘 木吉/译

心灵链环1
人格随机

CS 湖南美术出版社

心灵链环 1 待续

山星高中文化研究社五名平淡无奇的成员原本过着平淡无奇的高中生活，直到有一天其中的两名成员——青木和小唯——发生了人格交换事件之后，他们也一个个陷入了“交换”的旋涡之中。从此，“平淡无奇”一词彻底与他们的人生无缘……

定价：22.00元

TIANWEN KADOKAWA

Light Novels



◎著者：（日）赤松中学

◎绘者：（日）小舞一

冰与火的殊死对决！

黑发巫女传承千年的宿命——

绯弹的亚里亚 1~2 待续

强袭科的超级精英，S级的最强武侦亚里亚选择了（平时是）普通人的远山金次当她的搭档。这次他们的使命是保护超能力搜查研究科的白雪免受诱拐犯魔剑的绑架。然而金次不觉得白雪有危险，与亚里亚不欢而散……气势恢宏的动作大戏&恋爱喜剧第二弹！

定价：各20.00元



Light Novels

TIANWEN KADOKAWA